



周文祝唐

傳傑四

續集

程瞻廬著



行印局書眾大海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5249B

唐祝文周四傑傳續集 第六集回目

第五五回

有意論鳳翹翠兒抱憤 無端露馬脚少婦羞顏……………九三一

第五六回

千秋林處士瞻仰祠堂 一曲湘夫人悠揚隄岸……………九四七

第五七回

玉人何處重歌百尺樓 金妹多言誇說三姝媚……………九六三

第五八回

殷勤聯縞紵何等虛心 破綻露牀幃難逃慧眼……………九九九

第五九回

荷榭涼生聯吟好詩句 蘭湯浴罷摸索假山峯……………一〇一五

第六〇回

天良不昧跪地說真情 月老有緣伴房添笑史……………一〇三一

第六一回

引逗春心柳夫人動怒 潛聽密語王公子施威……………一〇四九

第六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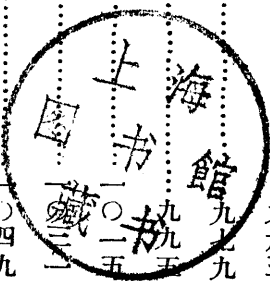
天道好還秀娘思舊事 良緣巧值慧婢吐真情……………一〇六五

第六三回

戒之在色傻公子受冤 別矣銷魂默秀才揮淚……………一〇八三

第六四回

皓月映三潭銀蟾光滿 童年誇四傑雛鳳聲清……………一〇八三



第五十五回

有意論鳳翹翠兒抱憤

無端露馬脚少婦羞顏

周文賓夫婦從城外回來。當夜的時候不早。一宿無話。待到明日起身。便在家
人面前提起昨夜湖上所遇的美人。周太太搖頭不信。以爲杭州的美人。除了
我們媳婦。還有誰來。阿二。你不要見異思遷。「隔牆的果子分外的甜。」文賓
的嫂子大娘娘也笑道。二叔自己是美人。娶的弟媳又是美人。美人出於我們
的一家。說話時。見素琴也坐在旁邊。便指着說道。他也是個美人。你們一夫二
婦都是美人。美人集於一家。還有什麼美人來。素琴理一理裙幅。把自己的兩
隻鰻魚腳縮了一縮道。他們一對是美人。奴家算不得是美人。周老太太笑道。
你呢。面貌很不錯。但是裙下的東西。總有些不雅相。素琴聽了。益發不好意思。
但是惹起了素琴侍婢翠兒的不平。他也是一對鰻魚腳。他的出身是麒麟街
王公館裏的婢女。向來和素琴很是投契。只爲彼此都是大足。若在目今時世。
便是小脚踏伍。大足抬頭。素琴和翠兒儘可做睨不凡。可惜十六世紀。正是小

脚的極盛時代。上自后妃。下至婢妾。誰也都是仗着小脚出風頭的。所以王兵部府中婢女很多。大抵都是蓮鈎瘦蹙。只有小姐身邊的素琴。老太太身邊的三等婢女翠兒。彼此都是一對鰻魚脚。周文賓和王秀英結婚以後。便即收納素琴爲偏房。當然要撥一名丫環去服事素琴。但是素琴不要。卻要王兵部府中的翠兒和他做伴。文賓到岳家去的時候。便在丈母娘面前。替素琴代爲請求。王太君毫不遲疑。便派着翠兒去服事素琴姨奶奶。翠兒也是毫不遲疑。奉着太夫人之命。來到周禮部府中去服事這位素琴姨娘。翠兒爲什麼這般的高興呢。只爲素琴去後。他在兵部府中便覺得勢孤了。向來有人笑他大脚。自有素琴幫着他出氣。素琴是小姐的寵婢。在那青衣隊中。大都忌憚他三分。便不敢把翠兒十二分的侮辱。素琴一去。翠兒的一雙鰻魚脚。在那許多蓮步姍姍的婢女中往來。當然感受着一「彼衆我寡」的苦痛。人家爲着他失了靠山。有意的把他揶揄。瞧見他到來。不是道一聲打綽板的來了。定是假作奇怪道。

怎麼這幾天內。鰻魚已上了市。翠兒受了這種種奚落。待要去告訴太夫人。知道告訴也沒用。只爲譏笑他的。都是些一二等的婢女。太夫人的封建觀念極深。一個三等婢女。在主母前控告一二等的婢女。分明是下屬訐告着上司。有理也成了無理。何況太夫人又是金蓮瘦蹙蹙的人物。小脚總幫助着小脚。所以「薄言往愬。」總是一逢彼之怒。「翠兒雖不是康成詩婢。卻也飽受泥中的羞辱。所以儘人揶揄。他只是往愬無門。有時恨恨的自言自語道。小脚有什麼希罕呢。總有一天。大脚交了運。小脚失了風。貴家婦人千金小姐沒有一個不是生就鰻魚脚。越是大脚。越是受着人家的尊敬。只見小脚婦女向大脚婦女磕頭。卻不見大脚婦女向小脚婦女答禮。有了這般的大脚世界。才是我們大脚婦女揚眉吐氣的日子。翠兒在自己房中這麼的喃語。誰知「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却被旁的小脚婢女聽在耳朵裏。急匆匆的在太夫人跟前搬弄是非。說什麼翠兒這婢子。不但脚大。他的膽子也大的了不得。他說小脚

是賤相。大脚是貴相。小脚婦女合該向大脚婦女磕頭。大脚婦女卻不該向小脚婦女答禮。這幾句話。說的王太夫人火上添油。便把翠兒喚到。一聲冷笑道。你這大膽賤人。你是大脚。我是小脚。我該向你磕頭。你卻不該向我答禮。於是責令侍婢。把翠兒責打十下家法板。打的翠兒冤氣冲天。伸說不得。婢女們把他打罷。還要說着俏皮話道。對不起。對不起。我們賤相的小脚女子。卻來責打你這貴相的大脚女子。翠兒忍氣吞聲。一言不發。其實呢。翠兒的預料。一些沒有錯誤。到了二十世紀的時代。真個是大脚交了運。小脚失了風。只有小脚的向大脚婦女請安。卻不見大脚的向小脚婦女答禮。千金小姐都是大脚。落伍傭婦才是小脚。不想翠兒是一個區區的青衣使女。他卻料事如神。有這看到三百餘年後的敏銳眼光。周文賓在丈母娘面前乞取翠兒去服事素琴。正是翠兒被責家法板的後一天。所以王太夫人對於這婢女並不愛惜。翠兒聽得素琴要他。正叫做「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脫卻了小脚的勢力範

圍。而來侍奉這一位大脚姨娘。「惺惺惜惺惺。」素琴很體貼這大脚丫環。翠兒也是很忠心的服事這一位大脚姨娘。現在聽得周老太太嫌着素琴姨娘的裙下不雅相。素琴沒有說什麼。轉是翠兒代抱不平起來。便笑着說道。老太太大脚小脚。也是各隨所愛。若說大脚便不雅觀。西施是大脚。楊貴妃也是大脚。也不見得是不雅觀。老太太是信奉觀音娘娘的。但看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所塑的三尊觀音娘娘。那一尊不是赤着雙趺。也不見得是不雅觀。周老太太聽着便笑將起來。翠兒再要往下說時。素琴已連連的向他歪嘴示意。王秀英也發話道。翠兒無禮。你知道這裏的太太比着自家的容易說話。你竟越發膽大了。周老太太道。賢哉。你不要埋怨他。只要有些道理。便由他多說幾句也不妨。我倒並不在意的。昨夜游湖。你們夫婦倆都去的。大概是文賓這孩子過甚其辭吧。秀英笑道。好教婆婆知曉。並不是丈夫過甚其詞。昨夜的三女子中。卻有一個足夠叫做美人。非但貌美而且才美。於是便把昨夜蕩湖所見的情

形很詳細的說了一遍。對於那美人的裙下雙鉤。尤其讚不絕口。周老太太聽到這裏。忽然想起他亡過的女兒瓊枝小姐。便向文賓說道。假使你姊姊還在人世。我倒要教你姊姊和他比一比金蓮。只爲你姊姊的裙下雙鉤。比着人家一概的小。可惜他沒福。已做了泉下人了。說時。眼眶裏含着未破的淚。文賓道。媽媽又來了。閑談之下。怎麼想起姊姊來呢。孩兒曾和秀英談起。假使那美人是住在湖濱的話。我們總有方法。訪出他的住址。秀英便可以慢慢兒和他訂交。又可領他到母親面前。子細端量一下。究竟他的蓮鉤。和瓊枝姊姊孰大孰小。周老太太道。相差的過多。這是可以一目了然。相差在一二分之間。這便難以辨別了。周大娘娘道。便是相差着一二分。也可辨別的。小姑雖然去世。小姑沒有穿過的繡鞋兒。還有多雙。假使那美人來到這裏。送給他一雙。教他試穿一下。嫌寬。是他的脚小。嫌緊。是他的脚大。假使寬緊相當。便是他和小姑的蓮鉤無分上下。周老太太道。假使他真個無分上下。教老身益發要想念着我們

的瓊枝了。秀英道。假使真個無分上下。媳婦憑着口舌之力。總要說的那位美人拜在你老人家跟前做義女。那麼婆婆添了千金。媳婦和大嫂也添着一位小姑。這不是很好麼。經這一說。大家附和其詞。都道很好很好。周老太太笑道。你們和那美人還沒有通過姓名。訂過交誼。便說這「一門心思」的話。直叫做「天上麻雀飛。地下便斬着蔥椒」了。周大娘娘道。婆婆。天下相巧的事正多咧。現在這般說的空言。將來難保不成爲實事。又笑向秀英說道。妹妹。告訴你。我們小姑新近去世的時候。婆婆悶悶不樂。我們便把小叔裝做小姑的模樣。婆婆見了也會破涕爲笑。只有一件扮不像。小姑的三寸金蓮。卻教小叔難以模仿。所以一看到他的走路模樣。便騙不過婆婆了。周老太太也笑道。阿二扮瓊枝。究竟扮不像。阿二扮大腳姑娘。卻瞞過了老身。周大娘娘看了秀英一下道。非但瞞過了婆婆。而且瞞過了令兄。秀英見他重提着舊事。不禁紅霞暈面。低着頭兒弄裙帶。文賓怕秀英難以爲情。便把說話颺開道。說到令兄。自從

他結婚以來。多日沒有見面了。這位新娘子。是寧王十美圖中的一個。確乎是一位美人了。秀英笑道。美雖是美。只是一盡美矣。未盡善也。一究不及轟轟烈烈的崔素瓊。三尺孤墳。可以博得後人的憑弔。周文賓道。崔小姐是天上神仙。當然不肯受那塵世的垢辱。至於這位令嫂。雖然久居王府。不免有那白玉的微瑕。不過這是他的命運不好。我們合該原諒他的。試想奸王的勢燄薰天。十美人中。除卻這位從容捐軀的崔小姐。那一個不受奸王的侮辱。我對於令嫂的遭遇。很是原諒的。說到這裏。又笑向秀英說道。今年正月裏。府上的老總管王升從京師南下。報告的警信。說老大人屈伏於奸王權勢之下。要把小姐送往江西寧王府中。希圖免禍。我這時坐在府上的愛竹居中。得了這消息。幾乎哭得一個死去活來。秀英尙沒回答。素琴旁邊的翠兒丫環。便忍不住的說道。姑爺說誑話。那天哭到在愛竹居中的。是看燈借宿的鄉下大姑娘。並不是姑爺啊。只這幾句話。博得衆人都笑個不停。老太太恐怕素琴笑動了胎氣。便道。

你帶着翠兒隨意散步去吧。我們笑笑不打緊。你是多笑不得的。素琴從了婆婆之命。便帶着翠兒自回房中。翠兒滿腹疑雲。定要知個下落。便道。姨奶奶。你可以告訴我了。怎麼那天哭倒的鄉下姑娘。姑爺卻說便是他。素琴輕輕的說道。你是我的心腹。我可以告訴你。但是你不能講給人家聽的。翠兒道。姨奶奶放心。我素不喜搬是弄非。我的一張嘴。再要祕密不過。素琴道。這件事。兵部府中的上下人等。除卻太太公子小姐和我與錦瑟五人以外。誰都不知道這底細。只道姑爺是姑爺。鄉下姑娘是鄉下姑娘。我還記得小姐出嫁的一天。兵部府中的姊妹們都在奇怪。奇怪這鄉下姑娘爲什麼不來吃喜酒。小鶯道。鄉下姑娘太沒有良心了。小姐待他。比甚麼人都好。小姐吃參湯。他也吃參湯。小姐吃蓮子羹。他也吃蓮子羹。誰知正月十六日備着轎兒送他回去以後。他一直沒有來過。難道他不知小姐要出嫁麼。春燕道。人有了良心。狗也不吃屎。大概這鄉下姑娘不是好東西。鬼鬼崇崇了一夜。騙去了許多珍珠寶貝。所以沒有

面目來上大門。我聽得他們這麼說。幾乎笑將出來。他們這一羣小腳丫環。自以爲玲瓏乖巧。誰知都是個笨蟲。他們那裏知道姑爺便是鄉下姑娘。鄉下姑娘便是姑爺。於是便把元宵搶美的內容。向翠兒說個大略。又叮囑翠兒休得講給兵部府中的姊妹們知曉。翠兒扁着嘴道。任憑貪講閑話。也沒有這空閑舌頭。講給這一輩賤人知曉。他們仗着自己腳小。一狗眼看人低。一把我百般欺侮。小腳賣多少錢一斤。丫頭們纏小了腳。依舊是一個丫環。不見得可以一婢作夫人。一倒是你姨奶奶不曾纏腳的好。一交跌在青雲裏。一也可以呼奴喝婢。做姑爺的側室夫人。況且又恭喜了。將來生下了狀元官人。怕沒有五花冠誥。封贈你這大腳夫人。大腳的好處。正在後頭呢。到了將來。管教氣死這一輩小腳賤人。素琴搖頭道。你又要說這不知高低的話了。幸而在這裏說。假使在房廳上說。怕不觸犯了他們的忌諱。別人猶可。假使姑奶奶生了氣。你既不免一頓家法板。我也面子上很不好看。翠兒。你替着大腳婦女不平。只好在

暗地裏不平。決不要當着太衆不平。幸而這裏的老太太好說話。假使也似了兵部府中的老太太。這一頓家法板。決計打的不輕。翠兒道。姨奶奶休得擔驚。我也是看人打發的。假使在兵部府中。我只好忍氣吞聲。屁都不敢放一個。素琴又道。恰才的話。休說兵部府中的姊妹們。沒有知曉。便是這裏的姊妹們也。未必盡知。姑爺和姑奶奶幾次誥誡他們。倘在外面亂講。便要驅逐出府。翠兒笑道。做婢女的吃了主人的飯。自然要替主人代守着祕密。但是只怕婢女們不說。他們自己倒洩露了風聲。恰才大房裏的大娘娘和老太太說。什麼姑爺扮了大腳姑娘。瞞過了老太太。又回轉頭來向姑奶奶說。也瞞過了令兒。姑奶奶聽了。便把頭兒低了下去。粉面也紅暈了。我正在滿肚皮的疑惑。怎麼姑爺扮了大腳姑娘。可以瞞過我們的天豹公子呢。便是你姑奶奶不把這看燈搶美的一件事向我說。我也會自己猜想出來。他們既然要把這件事瞞得和鐵桶一般。便不該自己在閑談時露出這馬脚來。姨奶奶。你須知曉。我是依你吩

咐。不肯向外面亂道的。不過似他們這般的口頭不慎。難免走漏了風聲。外面搖筆頭的文人。要編什麼才子佳人的風流佳話。正拉不着什麼材料。假使人聽入耳朵裏。編成了小說唱本。在各處流行。卻不能怪我翠兒。這是他們自己走漏的風聲。和我翠兒無涉。素琴笑道。你放心便了。休說外面不會知曉。便是知曉了。也不會編入小說裏面。這件事關係着禮部公子。兵部千金。他們要編成唱本。再也沒有這般的膽量。不過幾百年後。有人要把王老虎搶親這一樁故事。在茶寮裏面彈唱。我們便沒法禁止了。丟下了房中主婢。再談房廳上的諸人。還在談論這位王大奶奶柳春陽美人。編書的在正集中已經表過。柳春陽便是寧王十美之一。他是錢塘柳貢生的女兒。非但貌美。而且善彈着湘靈瑟。彈的出神入化。大有一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一的幽妙。他沒有被寧王徵選入宮的時候。王天豹曾羨慕他的才貌雙全。央媒上門說合。柳貢生知道這位公子哥兒。平日不大安分。所以婉詞推託。只說寒家難對高門。齊大

非偶」只得謹辭。王天豹知道了，十分悶悶。後來不到三個月，便被寧王徵選入宮。柳貢生心中悔恨，不答應了。王兵部府中的親事，那麽女兒有了夫家，便可免卻入宮。現在已不及的了。柳貢生常把這悔恨之詞，逢人告訴。人家也代他惋惜。待到寧王失敗，所有諸美人一齊放還母家。柳春陽當然也在放還之列。父女相逢，抱頭痛哭。春陽痛恨失身於奸王，本圖尋個自盡。只因捨不得老父，所以忍辱回鄉。現既父女相逢，此身已成了有玷之玉，情願蒲團清磬，做一個帶髮修行的人。送過了老父的千年，再行削髮出家。柳貢生見女兒這麽說，竟無法可以勸解。誰料王天豹聞得柳女回鄉，他對於貞操二字，倒有些滿不在乎。他歷年在外面胡行亂爲，被他破壞貞操的女子，早已不計其數。自己的妻子，只要才貌雙全。至於貞操二字，他以為不成問題。但求進門以後，保全他將來的貞操。所有過去的事，王天豹並不放在心上。仍去央託着原媒，到柳貢生府上來求親。柳貢生不勝驚異，以為兵部門庭，何至要娶一個已被摧殘

的女子。那原媒便把王天豹的意思向柳貢生說了。柳貢生問過了女兒。柳春陽含羞應允。這親事便成就了。王天豹和柳春陽是在四月十五日結婚的。現在六月望日。恰恰滿了兩個月。夫婦倆如魚如水。異常莫逆。素喜冶遊的王天豹。到這時也有了一個歸宿。杭州的社會上便安靜了許多。只爲他無暇出外闖禍了。王秀英雖然佩服這位嫂嫂不愧是有才有貌的美人。但爲着身入寧王府的一節。總覺得美中不足。所以道了一句「盡美矣未盡善也。」周文賓要迴護着柳春陽。便想到今年在愛竹居中所聽得的警信。王秀英也險些兒做了柳春陽。一個不留神。竟把自己哭倒在愛竹居的一句話。漏了出來。便惹起了翠兒的奇怪。引得房廳上諸人一齊大笑。待到素琴挈着翠兒。離開了房廳。秀英便怪着丈夫道。你只知叮囑人家「守口如瓶。」自己的一張嘴卻又不謹慎。怎好當着翠兒。說起你在愛竹居痛哭。他只知道是鄉下姑娘痛哭。不知道鄉下姑娘便是你變的。難怪他要大驚小怪。周大娘娘也笑道。我恰才也

有一句失言。我向你說。鄉下姑娘也瞞過了令兒。翠兒聽到這一句。便向着我呆看。我才知道這句話說錯了。但是沒法可以收回來。周老太太道。似這般藏頭露尾的祕密。倒不如不祕密的好。我想喚翠兒到來。索把這事告訴他。他已是我們家裏的婢女。主人的祕密。他應該緊守的。叫他不要在外面亂講。在這當兒。周德進來稟報道。兵部府中的公子在客廳上。要和二少爺和二少奶奶講話。文賓笑道。他有兩個月不到這裏來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此回替翠兒作小傳。非爲翠兒計。爲余美顏計也。否則羣雌粥粥。婢女正多。何獨詳於翠兒耶。

在小腳婦女飛揚跋扈時代。一般天足女郎。吞聲忍氣。以淚洗面。前集所謂「小腳一雙。眼淚一缸。大腳一雙。眼淚也是一缸」也。小腳之眼淚。皮肉上之苦痛也。大腳之眼淚。精神上之苦痛也。作者寫十六世紀之豔史。當然要推尊小腳。同時也要替大腳女郎不平。前集寫一素琴。續集寫一翠兒。足爲

當時大脚女郎。吐出一口悶氣矣。

翠兒一腔憤話。竟句句都是先知家之預言。妙哉翠兒。我欲奉汝爲預言家。我欲贈汝以標語曰。能知三百年後之中國女界未來事。

老太太憶念亡女。便爲下文巧試金縷鞋張本。

回顧前集中事。無一不脈絡貫通。我讀至此。不忍釋手。

周解元一時忘形。自作供狀。本無可笑也。特經翠兒一問。則文字都成捧腹資料。無怪房廳上面。人人笑不可仰。

翠兒妙人。竟想到數百年後有人編爲說部。其慧可知。

柳春陽事在前集中僅述其大略。留作續集補寫張本。柳雖失身於寧王。而既作天豹之婦。便成克家令妻。花花太歲何幸得此賢婦耶。

第五十六回 千秋林處士瞻仰祠堂 一曲湘夫人悠揚隄岸

久不到來的王天豹公子。忽的來訪他的妹夫和妹妹。彼此在花廳上相見之下。居然「三日不見。刮目相看。」這時的王天豹。已不似昔日的王天豹了。昔日的王天豹。打扮的和花花太歲相似。開出口來。總是粗鄙無文。這時的王天豹。卻是一個溫文書生的裝束。海青一襲。是淡淡的湖色九絲羅。上面並不繡甚麼大朵的牡丹花。和他向日愛穿的華麗衣服一般。文賓道。我們都是至親。不用客氣。現在正值暑天。請卸去了衣巾。從容談話。向例王天豹去巾卸衣。都沾染着戲劇化。他要去巾。不用僕人上前。只把頭上的武生巾。向外一撩。僕人搶球也似的搶在手裏。他才歡喜。要是失手落地。僕人便有捱打的痛苦。向來身上的長衣卸了下來。提起着手腕。團團的幾轉。把衣服絞的和餅攤上所製的油煎食物「絞捩棒」一般。然後向着隨來的僕人遠遠的撩去。僕人接取以後。才替他摺疊整齊。這是王天豹去巾卸衣的慣例。而且向日訪客。總是隨

帶着四名家丁。替他花花太歲裝場面。無論走到那裏。總是神氣活現。使人家望而生畏。今天隨來的只是一個十餘齡的小僮。叫做王喜。天豹聽得文賓叫他卸去衣巾。他卻謙稱道。不須。不須。雖在初伏中。天氣還不算酷熱。王秀英笑道。哥哥何必假惺惺呢。你頭上兀自有汗點呢。你不寬衣。你妹夫也只好衣巾相陪。王天豹笑道。那麼放肆了。妹夫快不要衣巾相陪。我在這裏寬卸了。他輕輕的升去了頭上的巾。授與王喜。又慢慢兒解去海青上的衣帶。卸衣時並不絞成了絞捩棒。好好兒授給王喜。由他去摺疊。秀英笑道。哥哥學得好規矩。文賓也笑道。料想是舅嫂教導之功了。於是分賓主坐定。爲着暑天。僕人絞過手巾。送過薔薇花露。然後彼此暢談。好在花廳上綠蔭當前。一排十二幅湘簾。微風拂處。漾動那一縷縷的簾波。久坐此間。令人渾忘酷暑。文賓道。聽得人家說起。在這兩月中。你那意氣飛揚的豪華公子。變做了深閨內院的伴房小姐。天豹道。你休笑我。你在新婚宴爾中。也曾和我一般的足不出戶。文賓道。這倒不

然我結婚以後。蘇州已到過了兩回。王天豹笑道。你休誇口。第一次。你是和妹子同去的。彼此寸步不離。所以在蘇州留了幾天。第二次。你去送老祝的行。也要和妹子同去。伯母不答應。你才一個人到蘇州。送了老祝的行。並不留。便匆匆的回杭了。這是什麼道理。王秀英道。彼此都不用取笑了。談談正經事吧。哥哥熱暑暑的趕到這裏來。大概總有什麼要事吧。王天豹道。「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天到府。叫做「急來抱佛脚。」文賓奇怪道。「新婚燕爾。你來抱什麼佛脚呢。王秀英道。哥哥不說。我也明白了。聽得爹爹有信來。無論如何。今年一定要你去應秋試。是不是呢。王天豹笑道。妹子畢竟聰敏。但是還只猜出了一半。爹爹的來信。雖然寫的懇切。但是遠在京師。究竟不能十二分的逼迫。我只要推託一聲臨場的時候。因病中止。那便可以瞞過去了。秀英道。難道媽媽強逼你下場。不見得吧。天豹大笑道。要是媽媽可以做我的主。我早已用功勤讀。也不被人叫做王老虎了。秀英已猜出了那一半。但是伉儷情深。定要

分着一半兒給丈夫猜。笑向文賓道：「再有一半兒，你去猜吧。」文賓笑道：「你已猜着了，卻不肯說。我來代說了吧。」舅兄對於堂上之命，尚可通融。對於閨中之命，不敢違拗。大概舅嫂定要你下場吧。天豹道：「正爲着這件事，現在急於要抱一抱佛脚。可憐我對於八股文章，久已置諸度外。這次用着廕生的資格去下場。我自知甚明，並不希望着高中舉人。但是無論如何，三場總得完卷。倘不完卷，便要貼出。這是和我的面子有關。豈不心頭着急。」秀英道：「這有什麼着急呢？爹爹要你下場，也不過叫你嘗嘗風檐寸晷的滋味。並不是真個要你中式。你只須應過三場考試，而不曾貼出，那便無礙了。」文賓道：「杭州人去應鄉試，便在本城。再要便利也沒有。不比我昔年應鄉試時，須得趕到南京，須受許多風塵辛苦。況且現在距着進場日子，尚有五十天光陰。舅兄在府上用功，儘可從容不迫。但求一舉成名。小登科後，大登科。天豹搖着頭道：「倘在自己家中讀書用功，我倒不擔着心事。」文賓奇怪道：「不在府上讀書，到那裏去讀書呢？」天豹道：「這真

是我生平未歷的苦楚。爲着在家用功。總有雜事分心。從今天起。我便要到孤山林處士的祠堂中去讀書。已延定了一位林舉人。在那裏授課。林舉人便是林處士的裔孫。所以便在林姓的家祠中讀書。這家祠是新近修建過的。風景很好。只是寂寞一些。秀英道。怪不得你上了心事。原來新婚以後。便要教你去住在這麼的冷靜地方。不見得是爹爹媽媽的主張吧。天豹道。若是他們要我去。我罰咒不去。文賓道。照這麼說。又是舅嫂夫人的主張了。天豹道。他已催促我多次。要我在新婚滿月之後。便到林祠去讀書。我着了慌。便去央告媽媽。要他老人家說一句緩頰的話。媽媽說。媳婦要你讀書。這是很好的事。爹要你讀書。你不聽。娘要你讀書。你不聽。現在媳婦勸你讀書。你卻不敢不聽了。我正要。去謝謝媳婦呢。假使不謝媳婦。反而替你去說情。豈不要給媳婦齒冷。笑我溺愛不明。秀英點頭道。媽媽的話很有道理。你便怎樣。天豹道。彼此都是自家人。我不怕你們笑我。只好老實講了。我當時情急。只好跪求着媽媽。無論如何。總

得請他老人家向媳婦緩頰。可否寬緩些期限。待到雙滿月後。一定便到林祠去讀書。媽媽方才勉強答應。只說一次情。不說第二次。後來婆媳會面後。總算婆婆的面子大。媳婦答應着雙滿月後請丈夫到林祠中去用功勤讀。妹夫今年的天時有些改了常度。文賓道。「天反常爲災。」今年沒有什麼天災啊。天豹道。天災固然沒有。但是今年的日子。真覺得飛一般快。自己也不相信。這兩個月的光陰。竟匆匆地過去了。過了今天。明天便要入祠讀書。雖然離家很近。但是不到十天八天。便不能回家一走。文賓夫婦聽了都很歡喜。想不到這頭野馬。現在也會受了羈勒。怪不得王太夫人娶了媳婦。婆媳倆的感情非常融洽。天豹又說道。明天入了林祠。我果然寂寞了。但是還有一位林老夫子作伴。他在閨中。不太嫌寂寞麼。他是喜弄音樂的。尤善於彈那湘靈瑟。可惜我是個蠢男子。他若彈琴。我是一條牛。他若彈瑟。我只是一頭豬。秀英笑道。只聽得對牛彈琴。沒聽得對豬彈瑟。天豹笑道。對豬彈瑟。算是我的杜撰典故吧。我要懇

求你們最好介紹兩位女友。去伴伴他的閨房寂寞。倘然懂得音樂。這是最好。次一層也須精於刺繡。只爲他在閨房中的日常功課。不是彈瑟。便是拈針。有了兩位知心的女友。時時去陪伴他。他才不會悶出病來。秀英笑道。想不到哥哥這麼性情豪爽的人。卻也懂得深憐密愛。放心吧。不但弟婦要有幾位知心女友。我也要尋訪幾位閨閣中的韻友呢。文賓道。只要機緣巧。那怕没人到。天豹笑着說道。妹夫有暇。也可替我留意。但有一句要緊的話。入閨陪伴的女友。須得纖纖蓮鈎。我才放心。要是大脚的鄉下姑娘。我便不敢請教了。這叫做「吃一次虧。學一次乖。」秀英微嗔道。我只道哥哥被嫂嫂管好了。原來獸性未除。依舊說這風風顛顛的話。他們說話時。屏門後站着的翠兒。聽到這裏。幾乎笑將出來。忙把手兒掩着嘴。到堂樓上去報告姨奶奶知曉。一進了房門。笑的吱吱格格。素琴道。笑什麼。我着你探聽兵都府中的公子。來到這裏。可有什麼要事。你怎麼只是傻笑。敢是吃了笑藥不成。翠兒笑停以後。才把王天豹所說

的話。一一向素琴說了。素琴道。阿彌陀佛。娶了少奶奶。他竟成人了。翠兒道。我恰才向姨奶奶說。這件事要我祕密是很容易的。只怕他們自己不祕密。漏了出來。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恰才兵部府中的公子。爲着他到了孤山去讀書。少奶奶要覺得寂寞。便央求姑爺姑奶奶薦幾位女友去解解寂寞。又向姑爺說。女友須得小腳姑娘。不要大腳姑娘。只爲他已吃了大腳姑娘的虧。姨奶奶。你想這幾句話不是又露了馬脚麼。幸虧我掩嘴的掩快。險些兒在屏門後笑了出來。姨奶奶。這般的祕密。謝謝吧。遲早總要給大家都知道。但是和我翠兒不涉。素琴聽了。也覺得好笑起來。他們越是要瞞人。越是在不知不覺之中。會得自己露馬脚。又令翠兒再去探聽。假使公子爺提起着我。快來通報。以便出去見見舊日的小主。他若不提及我。我便懶於出外去了。肚皮高聳聳。出去時。惹人家注目。總覺得不好意思。翠兒重到屏門邊去竊聽。這時。王天豹已穿好衣巾。興辭出門了。文賓道。舅兄也太客氣了。水酒三杯。何必固辭。天豹道。改日

奉擾吧。爲着返舍以後。須得整理書籍。還有一番忙碌。文賓笑道。整理書籍是虛。陪伴舅嫂是實。舅兄明天便要上孤山去讀書。回府以後。喁喁話別。這是千金一刻的光陰。兄弟也不來強人所難了。待到來朝。再行登門恭送行旌罷。天豹出外時。秀英送到備弄左近。文賓卻送出大門。看他上馬加鞭以後。方才入內。一宵無話。到了來日。文賓夫婦都坐着轎兒到麒麟街王兵部府中去送天豹公子的行。天豹並無遠行。但是科舉時代。對於讀書一事。何等重視。文賓和天豹。一至親莫若郎舅。一自有前來送行的必要。兩乘轎兒。直進兵部府的轎廳落轎。天豹夫婦早在那裏迎接。待到文賓夫婦都出了轎。王天豹挽着文賓。柳春陽挽着秀英。同上壽康堂。王太君已是笑逐顏開的接見女兒女婿。相見行禮。自有一番客套。不在話下。彼此坐定。送過茶後。文賓向岳母道賀。說舅兄少時任俠。現在折節讀書了。將來功成名就。一定可以馳騁當世。秀英也說道。這是堂上二老的洪福。哥哥平日厭棄詩書。今日裏也知刻苦用功。他的前程。

正是未可限量。王太君指着柳春陽道。這是我們賢哉的功勞。若不是賢哉的感化。野馬也似的天豹孩兒。怎肯收束這野心。柳春陽肅然起立道。這是公公的義方之教。婆婆的訓勉之效。媳婦何功之有。周文賓眼光所及。覺得柳春陽的態度。又婀娜。又流麗。無怪豔名卓著。要被寧王物色入宮。秀英雖替他惋惜。說他成了有玷之玉。其實呢。便是白玉有玷。他嫁了天豹。總是有屈了他。天豹雖強作斯文。總脫不掉他的儉荒面目。春陽和秀英坐在一邊。可算得一時瑜亮。論豐腴。他遜着秀英三分。論婀娜。秀英也遜卻他一分。不言文賓默默忖量。且說王太君看見兒子媳婦女兒女婿都在一堂。有說有笑。好不快活。王太君道。我們都是念書人家。老相公也是科甲出身。倘如天豹孩兒這般的弄刀弄槍。到處胡鬧。實在有忝了我們的家聲。總算家門之幸。也有這一日。其時。恰恰春燕丫環。來到太君面前送參湯。王太君道。春燕你看少奶奶進門以後。大爺可是立時變化了好性子麼。春燕是素得着太君寵愛的。恃着伶牙俐齒。便笑

着答道。據了環眼光中看來。少奶奶進門以後。大爺的性子好了一大半。王太君道。還有一小半呢。春燕道。還有一小半。是少奶奶沒有進門時。大爺已改好了。少奶奶是大功臣。還有一位是小功臣。大爺若沒有他。未必便會覺悟。王太君便問誰是小功臣。春燕笑道。正月十五夜的鄉下姑娘。好算一位小功臣。若沒有他。說到這裏。已被王太君喝止了。道。一句休得胡講。這時羞煞了文賓夫婦。文賓假作賞鑒自己扇面上的唐寅畫意。把紙扇張開了。遮着羞容。秀英掉過臉去。和柳春陽絮絮談話。把窘態掩飾過去。但是柳春陽有些莫名其妙。怎麼春燕談起了元宵的鄉下姑娘。婆婆立即把他喝止了。究竟鄉下姑娘是誰。如何丈夫遇見了他。卻會醫好了一小半的性子。這鄉下姑娘既然有功於丈夫。便是有功於我。暫時不便細問。待有機會。向丈夫悄悄地問個明白。我倒要訪問這位鄉下姑娘。向他深深道謝呢。呵呵。柳春陽那裏知曉。所謂鄉下姑娘。便是你小姑的丈夫。便在眼前。何用訪問。有一夜。住在後房的丫環。聽得少奶

奶睡在牀上。笑個不停。柳春陽爲什麼好笑。便是他向丈夫問到鄉下姑娘是誰。天豹便老老實實的講給他聽。他便忍俊不禁的笑了。又笑。所以把睡在後房的丫環都笑醒了。這是後話。表過不提。且說天豹所有的書箱行李。早已安排就緒。趁着時候尙早。日光沒有當午。便在壽康堂上拜別了慈親。王太君自有一番叮囑的話。無非是眠食當心。用功勤讀。隨帶的書僮。便是王喜。先已押着行李。出城下船。柳春陽王秀英周文賓都要相送出城。連着王天豹一共是四乘轎兒。帶同丫環。直到湖濱。一同下船。彼此言明。周文賓須得親送王天豹到林祠中謁師行禮。王秀英便可陪着他嫂嫂在湖上遨遊竟日。所有坐船。便是兵部府中的自置畫舫。艙位寬敞。布置華貴。比着那天文賓夫婦所蕩的扁舟。非但大小不同。而且華樸異致。先在湖中容與了片刻。然後泊舟在白公隄的錦帶橋邊。郎舅倆帶着王喜。上岸而去。臨上岸的時候。天豹道。我和妹夫在山上吃飯。今天爲着宴請先生。有屈妹夫去作陪賓。現在將近午刻。湖面陽光

正盛。這裏好在柳陰濃蔽。你們姑嫂倆便在艙中吃飯。待到妹夫下山後。再行開船不妨。周文賓暗想回去時。天豹不在艙中。我若和舅嫂同船。非但嫌疑攸關。而且他們姑嫂倆談談說說。有我在旁邊。未免有些不方便。他想定了主意。便道。我不下船了。林祠席散以後。我便陪着林老夫子談今論古。待到斜陽影裏。我便騎着驢兒從蘇隄而回。你和舅嫂難得相敘。儘可隨意遨遊。我不相陪了。秀英笑道。你不相陪也好。我和嫂嫂談話。也可爽快一些。於是文賓天豹帶同王喜。以及挑行李的夫役。都上孤山林祠而去。不在話下。且說泊舟在綠陰之下的姑嫂二人。彼此談心。頗不寂寞。秀英恐怕觸動他的煩惱。對於江西寧藩的事。一字不提。但是柳春陽性子豪爽。並不藏頭露尾。秀英談到哥哥慣會淘氣。幸而受了嫂嫂的感化。現在已成人了。柳春陽歎了一口氣道。不瞞妹妹說。春陽是一個受辱之身。塵世繁華。早已瞧破。滿擬一輩子蒲團清磬。修修來生的福利。不料你哥哥原諒春陽的受辱奸王。並非孽由自作。兩度央人來說。

親以致成就了眷屬。又蒙婆婆格外垂青。也不爲了失卻女子十年之貞。稍存輕視。春陽感激之下。便想竭盡心力。做幾樁有功於王氏的事。而不敢以尋常女子自待。尋常女子嫁了一位富貴兒郎。只須「無違夫子」。便已不虧婦職。春陽若不相夫成名。出一番死力。那麼回想前辱。益發慚顏無盡了。秀英便勸慰了一番。漸漸談到音樂上面。說嫂嫂素擅湘靈瑟。可惜沒有帶到舟中。一聆妙奏。柳春陽道。區區薄技。不足污耳。但是提起彈瑟。便教春陽太息痛恨於寧王。只爲春陽所遭的一番不幸。也和彈瑟有關。去年春間。侍奉着家父遊湖。只爲別無消遣。便把帶來的瑤瑟。奏一闋「湘夫人」。以博老人一笑。誰料奸王的黨羽。正在湖上物色美人。春陽不幸。竟被人謬稱美人。還加着一個「善鼓湘靈瑟」的考語。以致惹起這一場滔天大禍。從此起着戒心。再也不敢在舟中奏曲。免得又生枝節。秀英聽了。頻頻點頭嗟歎。少頃。廚娘已排設酒肴。姑嫂倆對飲。艙中帶來的丫環小鶯。在旁斟酒。錦帶橋洞中時有微風解慍。令人頓

忘炎暑。飲到中間。清風起處。捲着一陣彈箏的聲音。清越動聽。春陽停着杯道。奇怪奇怪。箏中所彈的。便是春陽愛彈的一湘夫人。一彈得好純熟也。秀英也是注意着誰在那裏彈箏。說時遲。那時快。早見上流搖來一葉扁舟。已在柳陰之下停泊了。艙中坐着三女子。王秀英暗暗喚着有緣有緣。原來前夜在月下相逢的女子。今日裏又是第二度會面也。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王老虎亦有偃武修文之日。可見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柳絲兒絆住了白額虎。柔可以剋剛。柳春陽可以勝王郎。得婦如春陽。王天豹可以無憾矣。

花廳談話。作者偏有餘暇寫及屏後之翠兒。又有餘暇寫及未出房之素琴。涉筆成趣。不拘拘於寫一人一事。可謂妙人妙事妙文。尤妙在以大脚姑娘作小脚姑娘之映襯。大脚小脚。各分黨派。

春燕口中之小功臣。令人絕倒。老練如周解元。立有紙扇障面之日乎。正所

謂「丈二豆芽菜老嫩」也。

柳春陽不作小家子口氣。寧府受辱。絕不相諱。自是豪爽人吐屬。白璧微玷。人人當原諒之矣。

一曲湘夫人。洵是禍水。柳春陽遊湖奏湘夫人。引起第一回之不幸。柳春陽遊湖聞人奏湘夫人。又引起第二番之不幸。幸而第二次之不幸未成事實。否則春陽將何顏以對夫壻耶。

第五十七回 玉人何處重歌百尺樓 金妹多言誇說三妹媚

王秀英西湖泛舟。重與那舟中三美相遇。秀英喜出望外。以爲有緣有緣。看官們是知道底細的。只怕要替秀英捏一把汗。道一句「有緣怎及無緣好」呢。柳春陽只是全神貫注的聽那彈箏聲中的「湘夫人」。末一段。這阮箏真彈得好聽啊。但聽得如泣如訴的聲調道。

登九疑兮迎湘靈。靈之來兮御白雲。捐余袂兮江之濱。遺余襟兮澧之濱。蹇汀洲兮杜若馨。將以遺兮遠方人。良時去兮不復臨。目眇眇兮心忡忡。

柳春陽好生驚異。他想我的湘靈瑟。是一位山西的琴師教授的。他說。這一曲「湘夫人」。在北方的。人能彈者已是少數。至於南方。益發絕無僅有了。所以我的彈瑟。歷年來竟覓不到一個能與我酬和的人。自己已成了「廣陵散」。誰料湖上相逢。竟覓到了一個同調的人。可惜素昧平生。不能夠喚來問訊。再者自己是經過患難的人。爲着在湖上彈一曲湘靈瑟。以致大起風波。可見有

了絕技。還是韜晦的好。管他同調不同調。還是不去睬理的好。王秀英看到來船。卻停泊在第三株柳陰之下。和自己的坐船。距離很近。而且彼此泊船的姿勢。都和隄岸成一個丁字形。所以秀英看那鄰舟的三美。可以絕無障礙。歷歷在目。彼等三美。分據三面而坐。打扮的異常淡雅。身上稱體的衣裳。都是一例白羅衫。看來都是姊妹花。湊成一曲「三姝媚」。凡是皮膚白皙的人。穿了淡白衣裳。益發添嬌助媚。三人的肌膚如雪。還加着白羅衫的映襯。宛比三朵白蓮花。開放在錦帶橋畔。還加着日光照柳。柳影染衣。似乎老天憐他們的衣裳太縞白了。所以襟邊袖上。映上了一縷縷淺青淡碧之痕。那彈箏的女子。和秀英正打個照面。中坐的一個女子。也可瞧見他的亭亭側影。惟有坐在那邊一個女子。只見一個背影。秀英便不免抱了一種遺憾。原來那人便是前夜所賞識的三美中最美的人。只把背影對着自己。雖然瞧得見他的烏雲髮。瞧得見他的螭鬚領。瞧得見他的削成的肩。瞧得見他的瘦損的腰。可惜不能夠省識

他的春風面。咦，怎麼不回轉臉兒來呢。其時彈箏的女子，已把阮箏放下。三姊妹只在艙中絮絮閑談。王秀英向他們目不轉睛的看。他們偶爾迴眸。瞧見了秀英春陽。似乎也在那裏凝神注目。但是略一注視。他們又細細的講他們的。話了。背坐的那位美人。卻依舊沒有回轉臉兒來。秀英春陽各有他們的心思。都在那裏默默思量。艙中伺候的小鶯丫環。忽的笑了起來道。少奶奶姑奶奶。你們呆呆坐着做什麼。酒要冷了。換上一杯吧。素英春陽自己也覺得好笑。怎麼失魂落魄的竟看得呆了。幸而女子看女子。要是不然。豈不要惹人笑話。於是重又舉杯。細談那距離丈許以外的舟中三美。只爲便在左近。所以不能講話講的太高了。只是喁喁地姑嫂絮談。春陽道。那女子所彈的歌曲。便是春陽愛彈的湘夫人。這曲調是南方人不大彈的。我看他們不像是江南人物。秀英道。嫂嫂和我同心。我在十四夜舟中。已和他們會面。雖在月光之下。認識不清。但是我聽得其中一人吟詩的聲音。分明是北方口吻。於是便把那夜相遇。

的情形。述了一遍。春陽道。不知其中那一位是妹妹。以爲最美的吟詩女郎。秀英道。便是背對着我們坐的。他不但是貌美。而且蓮鉤纖小。殆無其匹。可惜現在不能瞧見。嫂嫂。我們不妨遣人去相請。請他們也到這裏來談談。好在艙位寬敞。在座又沒有男子。昨天哥哥說起。他上山讀書以後。嫂嫂不免寂寞。最好物色兩位風雅的女子。做嫂嫂的閨中韻友。我看這幾位。大概可以做得閨中韻友吧。況且又有那位會彈「湘夫人」的女郎也。可算得是一位「曲高和寡」的知音人物。春陽沈吟了片晌道。妹妹。我想不要多事吧。照着情理而論。我所渴想的閨中韻友。今日裏萍水相逢。似乎不能把這好機會錯去。但是妹妹。可憐我春陽自從歷險以來。真叫做「驚弓之鳥。見曲木而高飛。」和他們素昧平生。便要請他們過船相見。似乎有些不放心吧。秀英口頭雖然贊成着春陽的主張。但是心頭忖量。春陽太覺膽怯吧。任憑素昧平生。畢竟彼此都是女流。湖上相逢。請他們過船一敘。談談家世。論論學問。也是一種難得而易失的機

緣偷使他們都是大脚女郎。休說春陽放心不下。我也有些不敢相近。現在舟中三美都是纖足女郎。怕什麼呢。正在思量時。忽聽得那背坐的美人說道。大姊。你彈了阮箏。再品一曲玉簫。可好。那坐在對面的說道。吹些什麼詞調呢。中坐的說道。「百尺樓」可好。背坐的笑道。三妹說的是。便請大姊吹一曲「百尺樓」吧。我在十四夜填的一首詞。也是一百尺樓。只爲會聽得湖上吹簫。便是倚着「百尺樓」的調兒。我一時高興。便也謔成一首。現請大姊吹簫。我來唱歌。三妹在中間點拍。也可以解除寂寞。秀英聽了。又驚又喜。驚的百尺樓詞。在不多幾天以前。我曾在船中吹着。丈夫依譜唱着。卻不料已被他們聽得。喜的是今天這般的巧。隔舟所彈的箏。既是嫂嫂所愛彈的湘夫人。所吹的簫。又是我所愛吹的百尺樓。其時的鄰舟中。果然簫聲起。歌調作了。吹既吹的悽惋。歌又歌的哀豔。秀英春陽又都停杯的聽着。但聽得唱道。

漫耽山水游。應念鄉關杳。楊柳深深淺淺痕。染出愁多少。

身同一葉浮。月共千江照。好夢何能夜夜來。不在眠遲早。

簫聲雖好。但秀英是此中的健者。聽來並沒有什麼驚異之處。至於詞句的哀豔。竟使艙中的秀英。不禁拍着船舷。連連稱贊道。這一首新詞。填的好。唱的也好。只這幾句道好的聲音。賺得那個背坐的女子。回轉臉兒來。向秀英微微一笑。重又回過頭去。向其他的兩人說道。我們快不要班門弄斧吧。那邊有識者咧。那中坐的說道。久停在這裏。怪沒趣的。好在日光已淡。我們搖到那邊去逛吧。於是吩咐搖船女郎。把船兒搖進錦帶橋去。秀英懊悔着兩聲道好。把他們嚇逃走了。得要和他們扮談。又覺得近乎冒昧。又沒有得着春陽的同意。防着他不敢放心。只得注視着這隻小舟。解了纜繩。搖向錦帶橋去。這才把那個唱曲的女郎。看個清楚。又風流。又倜儻。北地佳人。果然有北地佳人的特色。其時自己船上的船娘。笑着說道。阿金妹。開船了麼。那邊搖船的是一個十五六齡的女郎。笑道。開船了。說話時。這隻小舟已搖過了橋洞。只瞧得見半支櫓尾了。待

到瞧不見了小舟。秀英歎道。兩度相逢。依舊未通一語。正似蒹葭詩中所說的。一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宛在水中央了。春陽也連喚着可惜道。可惜可惜。這都是愚嫂的拘泥。以致絕世佳人。失之交臂。方才他回轉頭來。向着妹妹一笑。這真是一個接談的機會。妹妹聽了愚嫂的話。以致錯過這機會。簡直可惜。唉。早知他們便要開船。我們便和他們艙中一敘。有何不可。說時。又搔了搔髻邊道。好在他們去得不遠。我們便遣發舟子上岸。去追取他們回來吧。秀英笑道。嫂嫂不要見怪。恰才嫂嫂不贊同請他們過船一敘。似乎有些過慮。現在他們已開船了。特地遣人去追取他們回來。似乎又有些孟浪了。只要有緣。總有和他們接談的日子。嫂嫂。佛家的因緣二字。我是很相信的。大概這番遊湖。我們只有和舟中三美會面之緣。而沒有接談之緣。若要接談。只好留以有待吧。春陽便問船娘道。那個搖小船的。是你認識的麼。船娘答道。好教少奶奶得知。凡在西湖上搖生意的。我們大概是認識的。秀英道。那便好了。要知三

美的蹤跡。便在那個阿金妹身上。不患沒有端倪可尋了。於是也問船娘道。假使你見了那個搖小船的阿金妹。你可叫他到清和坊禮部府中來。我有話要問他。船娘道。姑奶奶放心。阿金妹的停船塢頭。我是知曉的。我可以去找他。今天找不到。明天總可找到的。找到了。便叫他立即上岸進城。到禮部府中來聽候姑奶奶問話。姑嫂倆談了一番。待到吃過飯後。便即吩咐開船。沿着蘇隄一帶緩緩而行。待到斜陽光中。春陽向北一指道。騎驢來的。不是姑夫麼。秀英回頭看時。果見他丈夫騎着一頭白驢。在蘇隄上得得而來。船娘防着姑爺要下船。便把船兒攏近了隄岸。船夥們正要繫纜攔板。把竹篙兒打着扶手。但是文賓停驢在壓隄橋畔。揚着鞭絲說道。你們不用停舟。我和你水陸分途。各有各的興趣也。於是猛着一鞭。驢兒便急急的上橋而去。轉瞬之間。已去得遠了。於是他們的坐船。依舊容與中流。春陽笑道。騎驢畢竟比蕩舟來得爽快。你看我們的船。還在三潭印月的左近。姑夫所騎的白驢。早已如飛而去了。秀英道。可

惜只是解元歸去驢如飛。不是狀元歸去馬如飛。春陽道。妹妹不用性急。今年是解元歸去驢如飛。到了來年。便是狀元歸去馬如飛。畫舫容與了一會子。待到暮色蒼茫。月出於東山之上。秀英恐怕母親盼望着嫂嫂。便不敢在月下停留。催着泊舟。預備坐着轎兒。彼此分道歸家。誰知坐船攏岸。恰見方才搖小舟的阿金妹。正坐在空船上。揮扇納涼。船娘道。姑奶奶。你要問話。阿金妹便在這裏。可要喚他上船。秀英大喜。便吩咐他上船。無多時刻。阿金妹已進了船艙。他知道這是兵部府中的遊舫。一位是少奶奶。一位是姑奶奶。阿金妹希圖得些賞號錢。先向少奶奶行禮。再向姑奶奶叩頭。姑嫂倆說過罷了以後。阿金妹便問有何吩咐。秀英便問恰才坐船的三人是誰。阿金妹道。這是西泠橋邊姚姓的三位小姐。他們住到湖濱來。不過一個月光景。每逢喚船遊湖。總是作成我們的。只爲我們船上。沒有男子。他們是很規矩的。男子多的地方。叫我們不要搖過去。能躲避。須躲避。我倒好笑。說男子又不吃人的。何必怕到這般地步。三

位中間有一位說道。我們是受過風浪的人。所以見了男子。便不願意去接近。秀英道。你可知道他們是什麼地方的人。阿金妹道。他們說的北京話。大概都是北京人吧。秀英道。他們家中還有什麼人。阿金妹道。他們的父親。前數天還在家中。現在聽說出門去了。要一個月後才得回來。只雇用一個老婆子守門。看來景况也是平平的。只爲家中的布置東西。一切都不大考究。春陽也問道。他們見了我姑嫂倆。可曾問起你什麼話。阿金妹道。怎會不問起呢。大小姐先問我。這船裏坐着的一對美人。你認識麼。我答。這是王兵部府中的少奶奶和姑奶奶。都是杭州城中的有名才女。三小姐歎了一口氣道。可惜我們沒福和他們做個朋友。大小姐道。休得妄想吧。他們是豪門中的少奶奶。我們是貧家女子。一烏鴉怎入鳳凰羣。秀英道。他們竟把勢利人看待我們了。你怎樣回答呢。阿金妹道。我回答他們。兵部府中的少奶奶和姑奶奶。都是不勢利的。他們見了有才有貌的女子。都是很看重的。任憑是三瓦兩舍人家。他們也當做

平等相看。我這麼說時。大小姐和三小姐似乎有些動心模樣。交頭接耳一會。子不知說些甚麼話。但聽得二小姐說道。不用如此。我們去訪問他。無論如何。總不免趨奉着富貴的人。要是他們真個憐才的話。他們總會設法和我們相見。着甚麼急呢。秀英點了頭兒。不再盤問。便賞給些碎銀。開發阿金妹去後。秀英向春陽說道。瞧不出他們倒是很有氣節的人。我們去訪他。是叫做憐才。他們來見我。是叫做趨勢。幸而恰才沒有遣發船夥去追取他們回來。要是追取他們也未必回來。反而顯出我們仗着聲勢。有這一呼之即來喚之即去的習氣。春陽又問道。妹妹的意思。是不是要去訪問他們。秀英道。我想明天便去訪問他們。嫂嫂肯同往麼。春陽有些吞吞吐吐。近乎懷疑的模樣。秀英道。嫂嫂不去也好。且待我見了他們以後。察言觀色。果然是品學兼優的女郎。然後薦給嫂嫂。作爲嫂嫂的閨友。話雖如此。但不知他們是否應允。春陽道。妹妹說的是。照這麼辦就是了。其時王周兩府的轎兒都在船埠守候。姑嫂們上轎以後。

各歸府第。不待細表。且說王秀英回到禮部府中。不先不後。恰和跨驢回來的周解元。同時到府。夫婦倆出轎下驢。到了裏面。見過家中諸人。便在內堂閑談。周文賓說起孤山林祠中的這位林老先生學問確是很好的。又是柳春陽的母舅。他教導他的甥婿。一定是循循善誘的。想不到天豹這麼一個裘馬少年。也有折節讀書的日子。秀英也把今天的經過。述了一遍。原來舟中三美。卻是姚家姊妹。雖沒有和他們接談。但是他們這一種清高的態度。已可從那搖船女郎口中得之。又說。西冷橋畔既有孤芳自賞的「三姝媚」。明天便去一訪。不知使得使不得呢。周老太太第一個高興道。這是理該去訪問的。他們是客。我們是主。賢哉親去一訪。這是做地主的理所當然。他們如來答拜。老身定要。看他們怎樣的纖纖蓮鈎。難道會得勝過了我們的瓊枝。周大娘娘道。婆婆放心。決不會勝過的。至多一個差不多罷了。在座之中。惟有素琴不大開口。他聽得人家在那裏讚美小脚。那有大脚娘娘置喙的餘地。周文賓道。他們既然怕

見男子。我在家中。只怕他們不敢上門吧。秀英道。我也想到這一層。好在你們的詩社中。不久便要開社了。在你赴社的日期。約他們來盤桓。竟日。他們大概不會推卻的。其實呢。他們有什麼怕。你又不吃人的。文賓笑道。顧名思義。我是美秀而文的文。相敬如賓的賓。非虎非豹。怎會吃人。秀英聽得出是嘲笑他的哥哥。便即微嗔道。你這人真不知好歹。我說你不吃人。是替你洗刷。你反而含譏帶諷。說這不尷不尬的話。我聽了。不過一笑置之。假使我那嫂嫂聽了。豈不要生着分兒。幸而恰才你不在舟中。要不然。你也胡言亂語。教我對着嫂嫂。何以爲情。周老太太道。阿二。你不要學了。祝枝山。不說好話。假使那三姊妹肯來的話。我也勸你預先走開的好。文賓道。一定可以。他們那一天來。我便不逢詩社吟詩的日子。也得到外面去訪友閑談。消遣這一天的光陰。秀英道。假使三姊妹和我談的投機。我要留他們住在這裏。你可肯在外面宿過一宵。文賓道。這有什麼不可以呢。湖上寺院處處可以留宿。況且令兄便住在孤山。我便到

林祠中去伴他一宵。有何不可。秀英笑道。你不怕被他吃下去麼。文賓道。這真叫做「六月債還的快」了。周老太太忽然有悟道。二賢哉。留他們住在這裏。倒也很好。但不知道他們三姊妹個個都是小腳姑娘麼。秀英聽得出婆婆意有所指了。垂着粉頸說道。個個都是小腳姑娘。就中這位二小姐的蓮鈎。尤其纖小。站在素琴身旁的翠兒。也猜出了老太太的言外之意。便看着素琴姨奶奶。做出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樣。素琴向着他連連霎眼。禁止他休得多言。這夜吃過夜飯以後。一宵無話。到了來朝。王秀英清早起身。一切梳洗等事完畢。便坐着轎兒。去訪姚家三美。他只挈着婢子桃枝。坐着小轎相隨。兩乘轎兒出了城。並不在埠頭下船。只是沿着湖濱。轉往西泠橋而去。這西泠橋又名西陵橋。本有錢塘蘇小小的一段豔史。所謂「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便是這個所在。橋在孤山路的西北盡處。地方又叫做西村。凡是游湖的船隻。往往在過午的時候。盡行入橋。到西村小駐。周弁陽的詞云。「看畫船盡入西村。閑卻半

湖春色。這便是替西泠橋寫照。秀英轎到這裏時候還早。所以臨湖還沒有游舫停泊。他在西泠橋下便停了轎兒。喚轎夫們只在橋畔守候。自己和桃枝便在附近人家詢問。這裏可有姓姚的人家。問的湊巧。正問着姚姓的貼鄰。便指道。左邊便是姚家。住着三位小姐。不是吹簫。便是讀詩。你不聽得裏面有書聲麼。秀英忙移步到左邊去。隔着短扉。便聽得裏面有女子的吟聲道。

西泠橋下水如烟。蘇小風流憶昔年。落盡梅花三百樹。不知何處訪逋仙。秀英忍俊不禁。便卽推門而入道。女詩人。不速之客到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素所賞識之美人。僅見其背影。此真無可奈何時也。秀英此時。不無遺憾。然而如此美人。還是不見其真面爲妙。一見真面。則忘其真相矣。殆哉。哉。惟此時爲然。

春陽驚弓之鳥。語多顧慮。惜哉。不能貫徹此主張也。

湘夫人一曲已足動人。何況百尺樓乎。先之以湘夫人。繼之以百尺樓。於是姑嫂二人於不知不覺間入其彀中矣。

周文賓騎驢湖上。如入畫圖。吾讀至此。彷彿見一美少年柳岸加鞭。漸漸遠去。

阿金妹在船埠相逢。章法緊促。若如船娘所云。待至來日。乃往禮部府聽候問話。則失之呆板矣。

周老太太真是好人。除華老太太外。容易上當之老太太。無出周老太太之右矣。

周老太太。一顛預人也。亦慮及姚家三女子。是否人人纖足。其意云何。固不待明言矣。雖然。老太太亦知天下之事。恆出於所料之外乎。令郎以大脚姑娘欺人。人卽以小脚姑娘欺老太太。男女之性別問題。豈在脚之大小哉。

第五十八回 殷勤聯縞紵何等虛心 破綻露牀幃難逃慧眼

王秀英闖入了姚姓門中。便是闖入了是非之門。但在秀英本身那裏曉得。只有看書的代他着急。叫他休去入了桑冲餘孽的彀中。但也徒然着急。沒法阻止。他不和這西貝的三姊妹相見。他一到了裏面。紙窗竹簾。別有一種山林風味。他住慣了高堂華廈。來到這小小結構的地方來。也覺得眼界一新。其時秀英眼光中的姚二小姐正在那裏哦詩。一聽說有不速之客來了。便即出外相迎。恰和秀英打了一個照面。秀英道。你是姚二小姐麼。久仰你的高才。特來拜訪。姚二小姐道。你是兵部府中的姑奶奶啊。昨日湖上相逢。今日來踏賤地。大概是這搖船女郎饒舌了。便即挽着手兒。同到客座中坐定。桃枝也便跟了進去。站立一旁。這客座中雖然布置簡樸。卻也掃盡俗氛。幾幅書畫。都是雋品。還有笙簫琵琶等樂器。掛上牆壁。靠壁一張書案上面。疊着詩稿畫本。秀英瀏覽之下。真個是一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似這般小小結構的住宅。蕉蔭當

窗。吟聲達戶。比着富貴家庭中狂飲豪賭。其雅俗真不可以道里計了。姚二小姐肅客入座以後。便介紹他的姊妹出來相見。向內喚道。大姊三妹快來。貴客光臨了。無多時刻。這兩個西貝女郎。也是蓮步珊珊的出來見客。秀英起立。方才啓問芳名。看書的都已知道。這三個是余美容余美顏余美姿三人。他們爲着祕密起見。到一處便變換了姓名。在蘇州時是姓余。在杭州時又姓姚了。排行三人通着姓名。便是姚想容姚想顏姚想姿三人。於是一一坐定以後。姚宅自有雇用的老婆子出來獻茶。一切寒暄客套。不須細表。秀英所急於要知曉的。便是他們三人的家世。以及住在杭州的原由。這當然由這位西貝二小姐姚想顏答覆了。他在桃花塢唐府中捏造的履歷。便是父親叫做余上達。曾居顯宦。爲着奸人所害。發往邊疆。自己被寧王選入了美人冊。強行押送江西。幸而寧王反謀已露。自己才能釋歸。爲着舉目無親。才到蘇州訪親云云。這是預備騙信陸昭容的話。現在又換了一番話。他說父親叫做姚上選。原籍山西。久

在北京經商。所生三女。便是他們三姊妹。只爲愛若掌珠。所以對於女兒的教育。異常注意。研究文學。有文學的先生。研究針黹。有針黹的女師。研究音樂。有音樂的教習。三姊妹中各有性之所近。大姊喜音樂。尤喜彈箏吹簫。對於針黹也擅長。只有文學不是他性之所近。三妹性之所近的是針黹。他的針黹最工。音樂也很有功夫。至於文學。也是非其所近。惟有我想顏生性喜習文學。但對於音樂針黹書畫以及一切雜技。又都不肯放鬆。父親對於我們三姊妹。尤其寵愛着想顏。所費的金錢。也是在想顏身上消耗最多。所有他貿易所積的贏餘。早已漸漸消磨了。果然把我們三人培植好了。可以安慰他老人家的桑榆晚景。倒也罷了。無如爲這分上。幾乎鬧的家破人亡。秀英聽了愕然。忙問其故。姚想顏又捏造他所預備的一篇鬼話。略說。寧藩生性貪色。遣人在各處物色有才有貌的女人。以備充他後宮之選。姑奶奶。這便是想顏等的不幸了。父親耗費了許多心思財力。結果只是爲福不足。爲禍有餘。可恨寧藩的奸黨。竟把

想顏的名字。寫入正號的美人冊上。又把大姊想容。三妹想姿。也寫入副號的美人冊上。幸而父親有一個朋友。和奸黨們素有聯絡。得到了消息。連夜便來通報。叮囑父親快快挈帶着家眷。明早便即脫逃。倘稍遲延。只怕便難脫身。因此父親異常惶恐。帶了我們三人。祕密脫逃。所有動用器具。完全拋棄。只帶些細軟金珠。以及隨身包裹。漂泊江湖。東藏西躲。只一年來。不知經過了多少苦惱生涯。後來寧王失敗了。才敢出頭露面。只是京師中的一應器用。已被奸黨吞滅。吾們父女四人。雖有些積蓄。可以維持生活。但是坐吃山空。總非久計。因此父親把我們姊妹三人。位置在山明水淨之鄉。他便在杭嘉湖三郡經營些商業。碌碌行蹤。往來無定。我們的生活。便賴此維持了。爲着住在湖濱。愛賞天然山水。不料邂逅相逢。認識了姑奶奶。秀英聽了這一席話。怎不十分相信。只爲他也是受過寧王影響的人。他的嫂嫂也是受過寧王影響的人。他所受的影響。只受些片刻的虛驚。春陽所受的影響。卻受了畢生的恥辱。現在姚家三

姊妹所受的損害。重於秀英。輕於春陽。一惺惺惜惺惺。一當然增加着情感。想顏再喚姑奶奶時。已被秀英阻止。只許以姊妹相稱。三姊妹在先謙遜。後來情不可卻。三姊妹才喚秀英爲秀嫂。秀英便喚他們爲容妹顏妹姿妹。三妹之中。總覺顏妹最是可人。容妹姿妹雖然也不弱。但是姿色略遜一籌。裙底雙鉤。也沒有顏妹那般的纖小。一切談吐。相去益遠。秀英肚裏忖量。姚想顏是我的天然良伴。將來可以和他拜得姊妹。逢到文賓出門去。我再也不會感受着寂寞。儘可和他同牀同被同枕。做一個親熱無比的好友。我這番有了經驗。大脚姑娘是親近不得的。小脚姑娘儘可相親相近。至於容妹姿妹二人。一個會彈「湘夫人」。一個工於描鸞繡鳳。卻可以做得我嫂嫂的伴侶。哥哥在林祠讀書。嫂嫂當然寂寞的。有了一個伴着他彈湘夫人。一個伴着他描鸞繡鳳。他再會感受寂寞麼。哥哥不懷着好意。領一個假女子大脚姑娘來伴我。我倒是一片好意。介紹兩個真正女子去陪伴嫂嫂。我總算對得住哥哥了。其時。姚家三姊

妹輪流進廚房。去辦了四色點心款客。秀英感着他們的盛意。也略吃了一些。桃枝那邊也有兩色點心。這是他們敬其主兼敬其婢的意思。秀英便約期請他們光降談話。略備酒肴。以聯歡誼。他們有些吞吞吐吐的模樣。秀英笑道。想是爲着嫌疑。見了拙夫有些未便的意思。好教二位得知。我所訂的日子。便是拙夫有事出外的日子。這裏有八大吟社。擇期雅集。六月二十四日這一天。便是湖心社雅集的日子。這天正是荷花生日。吟社的同人。興致很好。夜以繼日。拙夫這天未必回家。拙夫出去以後。我們家中只有老姑和妯娌兩人。以及姨奶奶和一個未成年的姪兒。三位便在舍間過夜。也沒有瓜田李下之嫌。一言爲定。這天務須要光降的啊。想容道。大概這時。爹爹也要回來了。美姿道。爹爹信上說的。六月廿三四日。定可回家。想顏道。既蒙秀嫂相邀。情不可卻。荷花生日這一天。假使家父回家。那麼有了主持門戶的人。我們三姊妹決計前來同叨盛宴。假使家父未及回家。只好想顏一人前來叨擾。大姊和三妹。只好緩日

登門了。秀英聽這說話，很近情理，便道：「這麼很好，但是秀英的意思，最好姚先生在這時期，已回府上。那麼三位妹妹都可以卜晝卜夜，在舍間暢敘衷曲了。」於是秀英興辭而出。三姊妹送他們上轎以後，回到家中，想容想姿都在家中，格格的笑。遣發老媽子去上河灘洗衣。想容道：「魚兒上釣了。」想姿道：「今天的事，萬穩萬妥。從前是我們去求人，今天是人來求我們。」想容道：「我們去求人，譬如我們去求魚，人來求我們，譬如魚跳到我們的籃裏來，這其間一難一易，相去大不相同了。不談他們的滿懷得意，且說王秀英被人當做魚兒看待，但是這條美人魚洋洋自得，並不知道自己已化做了入網之魚。回到家中，先在婆婆面前獻功。他說：『好教婆婆快活。』這位小腳姑娘叫做姚想顏，竟是十全十美的女子。六月廿四日荷花生日，便可請婆婆認一位義女。於是把今天訪美的事，述了一遍。老太太當然歡喜。他又在丈夫面前自鳴得意。他說：『我今天覓到了一位四德俱全的女友，請你在荷花生日的一天，夜以繼日，便住在吟社裏面。』」

不要回來吧。於是又把訪美的事。述了一遍。文賓遲疑道。日間我避開了。夜間便容我回來吧。我決不闖席。只隔着屏風聽聽他們的談論。大概沒有妨礙吧。秀英微嗔道。這個不行。你們男子漢都是得步進步的。單是屏風後聽聽談論。還沒妨礙。但是聽了以後。就要舒頭探腦。就要走向外面。就要希圖闖席。就要包藏禍心。我今防微杜漸。休說見面。聽都不許你竊聽。文賓道。娘子。你太瞧卑人。不起了。難道卑人……話沒說完。秀英把指頭劃着自己的粉臉道。羞不羞。許你借宿。你便要住到房裏來。許你住到房裏。你便要睡到牀上來。許你睡到牀上……說到這裏。聽得丫環要進房來。以下的話。便縮着不說了。一宿無話。過了這一天。文賓夫婦有時還去逛湖。卻有多天不曾和舟中三美相遇。好在荷花生日。便在目前。待過數天。便有和姚家三美暢談的日子。假使三美不能皆來。姚想顏一定要來的。秀英所賞識的。只有想顏一人。所以他朝夕盼望的。便是六月二十四日這一天。快快到來。他爲着恭敬起見。先備着柬帖。三天以

前。便差桃枝到西泠橋畔姚家去邀客。桃枝回來覆命。知道到了這一天。三姊妹都可前來赴宴。只爲他們的主人。屆期可以回來了。秀英大喜。又問桃枝。他們三姊妹都在家裏做什麼。桃枝道。都是很風雅的。刺繡的刺繡。吹簫的吹簫。看書的看書。那天我們去的時候。庭中的美人蕉還沒有開花。現在卻開了三朵。婷婷嫋嫋。宛比他們的三姊妹。秀英笑道。你到了雅人的住宅。你的說話也風雅了。桃枝道。般般風雅。卻有一般不風雅。秀英忙問什麼不風雅。桃枝待要說時。卻見有人走來。便道。少停。到房裏來告稟少奶奶吧。秀英聽了。疑雲滿腹。後來到了房中。桃枝便跟了進來。輕輕的說道。他們家裏。果然布置的風雅。但是我沒有到過他們的房裏。以爲他們房裏的布置。一定是很風雅的了。我坐的地方。恰恰和三姊妹的房間相對。房門上掛着門帘。他們不叫我進房。我不能闖入房間。誰知事有湊巧。恰恰刮起着一陣涼風。吹動門帘。我眼光便射到房間裏面。布置得也不俗。卻有一件俗極了。怎麼小姐睡的床帳下面。隱隱的

露出半個綠色的便壺。秀英嗔道。我倒上了你的當。以爲什麼奇怪的事。這有什麼稀奇。他們是有男主人的啊。桃枝道。便有男主人。就該放在男主人的牀榻下面。怎麼放到小姐的牀帳下面呢。而且我向房裏注射時。二小姐已覺察了。有些局促不安。粉臉上也起着紅暈。我覺得這是很奇怪的。秀英歎道。你們粗俗的人。只會向那粗俗的東西注意。這有什麼奇怪啊。他們是景况困難的人。房屋又是很小的。須不比我們的高堂大廈。各人的東西。自有一定的地方安放。二小姐見了局促不安。爲着被你瞧破了他們的家庭窘况。所以臉也紅了。我遣發你去送帖時。便叮囑你要格外小心。休得自恃着是禮部府中的使女。傲睨一切。他們牀帳下的東西。你便見了。也要當做不見。你竟呆呆的注視不休。教他們何以爲情呢。桃枝受了申斥。便俯着頭出去了。其實桃枝之言。正是畫龍點睛之筆。秀英倘在這上面略一研究。便可以看出他們的破綻。免得有這六月二十四夜的一番危險。叵耐他預存了成見。自己是聰明人。桃枝只

是一名不識字的粗婢婢女所說的話。有什麼價值可言。當然不放在心上。到了荷花生日的一天。文賓當然到湖心吟社中去了。在明朝年間。西湖有八大吟社。一紫陽社。二湖心社。三玉岑社。四飛來社。五月巖社。六南屏社。七紫雲社。八洞霄社。都是按着地點。各立壇坫。一觴一詠。互相稱雄。文賓今天是湖心吟社的值社主人。既盡竟日之長。而且還要夜以繼日。秀英再三叮囑他不要回家。他當然便住在吟社裏面。不在話下。秀英又請着柳春陽做陪客。春陽很想物色兩位閨中良伴。所以來賓之中。柳春陽第一個到來。隨後姚家三姊妹都到了。畢竟衆人的眼光都差不多。三美之中。大家都賞識這位姚二小姐的丰神態度。比衆不同。當他們三姊妹拜見周老太太時。老太太笑逐顏開。受了半禮。坐定以後。便注視着姚二小姐的裙下雙鉤。果然纖瘦的和瓊枝的金蓮不相上下。周大娘性情直爽。便向姚想顏道達情形。說以前有一位小姑。雙鉤纖小。杭州人都說無出其右。現有他不曾穿過的繡鞋。不揣冒昧。要請三位妹

妹試穿一下。好在這裏都是婦女。所有僮兒。非逢呼喚。不能闖入中門。三美都允許了。周大娘娘才從婆婆房裏。取出一雙很精緻的金縷鞋。非但鞋兒纖瘦。而且繡工精細。出於瓊枝小姐的妙手。他們三美都是識者。見了這般的手工。都是稱贊不絕。越是稱贊。越使得老太太憶念亡女。他們試這繡鞋兒。姚想容先試。拔都不能拔上。姚想姿雖把鞋兒拔上了。但是皺着眉兒。表示疼痛。惟有姚想顏穿在腳上。寬既不寬。緊也不緊。喚一聲老伯母。這是那一位小姐的鞋兒。穿在想顏腳上。恰到好處。這一雙金縷鞋。宛比爲着想顏而製的。老太太聽着。再也留不住這兩點痛淚了。慘着聲說道。不瞞二小姐說。這是小女瓊枝手繡的鞋兒。可惜不曾穿過。他已夭折了。秀英道。婆婆不用傷悲。小姑的鞋兒。既然顏妹穿的上。可見顏妹很和婆婆有緣。婆婆便可把顏妹當做小姑看待。老太太道。老身那裏有這福分。姚想顏何等玲瓏。便道老伯母休得想念這位姊姊。想顏既然穿了瓊姊姊的金縷鞋。便可作爲老伯母的義女。說時。竟口稱母

親在上。義女姚想顏拜見。慌得老太太挽扶不迭。衆人見了。笑聲不絕。老太太這時也破涕爲笑了。想顏拜罷起身。老太太便把金縷鞋送與義女。又去檢出幾件亡女的首飾。作爲認女的覲儀。一時房廳上面。笑聲大作。宴會的地方。便在後園舫齋裏面。舫齋是一個旱船式的建築物。正臨着一個小小的池沼。池裏面荷花盛放。清香徐徐的吹來。這一席酒。在座的姚家三美以外。有柳春陽。作爲陪賓。一共四位賓客。主人方面。周老太太。周大娘娘。王秀英共是三人。素琴懷孕在身。時時嗜酸作嘔。所以不能相陪。周老太太真個把姚想顏當做女兒看待。向着他有說有笑。逢着佈菜時。先要佈給他吃。柳春陽卻和想容想姿二人談談音樂。論論針黹。都是異常投契。待到席散以後。秀英春陽姑嫂倆便要試試他們的本領。果然談文學的對答如流。奏音樂的應絃合節。試繡工的精美絕倫。於是姑嫂倆對於他們三人都是相見恨晚。盤桓了一會子。姚家三美起身謝擾興辭。說道。恐怕老父倚闥盼望。容再相見。這其時。非但姑嫂倆堅

留不放。便是老太太也苦苦相留。一面遣人到西泠橋通知他老父。說三位小姐都要明日送歸了。三美做出情不可卻的模樣。勉強應允。但是柳春陽也提起着他的請願書。要請想容想姿二人到兵部府中去盤桓一宵。秀英道。我是「無可無不可」的。只要他們兩位肯應允。想容想姿做出一種爲難的情形。秀英笑道。我猜出了你們的心思。你們存着瓜田李下之嫌。防着有所未便。放心罷。兵部府中。比着我們家裏還清淨。我哥哥到林祠中讀書去了。主人只有他們婆媳二人。其他都是僕婢人等了。於是想容想姿也就允了柳春陽的請求。衆人心中非常滿意。但是看官心中非常替他們擔憂。三個人妖。既然這樣的分派。兵部府和禮部府便不免要發生着笑話。兵部府中。或者要短「兵」相接。禮部府中。還防着人而無「禮」。王天豹把一個假女子寄在他妹妹房中。現在他妹妹把兩個假女子介紹給嫂嫂做閨中膩友。不是加倍償債麼。周文賓扮着大腳姑娘。混入人家的閨中。現在也有人扮着小腳姑娘。混入秀英

的房中。雖然是天道報施之巧。不過真個成了事實。也不免是大煞風景了。究竟怎樣的可以避免這事實呢。閑話剪斷。且說柳春陽請到了兩位嘉賓。他便急於要引着他們同進兵部府。起坐興辭。自有一番臨別的話。彼此到轎廳上。一一都上了轎。姚家二美上轎時。彼此都手提着一個元縐的小包兒。大家不以爲意。都道是預備更換的衣飾。其實何嘗是衣飾。只是幾種魅魘的東西。唉。王秀英既已招狼入室。柳春陽又是引鬼上門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人妖入深閨。既詳之於桃花塢。不得不略之於清和坊。桃花塢之人妖。係自來上門。清和坊之人妖。係被人相請至府。此作者之力避犯複也。然而招狼入室。引鬼上門。其危險情形。更甚於能靜樓上矣。人妖第二次譫言。尤比前次入情入理。何況姑嫂二人。又均受過奸王之威逼。同病相憐。自易受惑。吾讀至此。輒爲秀英春陽驚心不已。

王秀英云。「哥哥不懷着好意。領一個大脚女子來伴我。我倒是一片好意。介紹兩個真正女子來陪伴嫂嫂。」噫、秀英誤矣。令兄之不懷好意。實則一片好意。贈汝以如意郎君。汝之一片好意。實則大非好意。無非在老虎頭上套以兩頂綠頭巾耳。殆哉。岌岌。幸而未成爲事實也。

王秀英劃面羞周郎一節。如見其人。如聞其語。將正集中事。一一在本回點逗。讀之令人絕倒。周郎雖狡。其如秀英何。

桃枝慧眼識破綻。與正集之素琴聽詩見夾帶。同一可笑。然而素琴未嘗向小姐進言。桃枝偏能向秀英警告。惜乎秀英成見太深。忠言逆耳。秀英負桃枝。桃枝未嘗負秀英也。

正集中之杭州書。已極可笑。續集中之杭州書。尤覺笑不可仰。妙在大脚姑娘與小脚姑娘處處相映成趣。確是妙文。

第五十九回

荷榭涼生聯吟好詩句

蘭湯浴罷摸索假山峯

柳春陽帶了姚想容姚想姿回歸兵部府。想容想姿又隨帶着法寶同去。去了怎麼樣。編書的不能雙管齊下。只好寫了禮部府。再寫兵部府。王秀英留得姚想顏在禮部府中過宿。說不盡的心頭歡喜。他和想顏親近一些好一些。想顏這時倒有些拘拘束束。不敢和秀英十二分的接近。老太太看了這螟蛉女兒。越看越歡喜。他說。這一雙金縷鞋端的有緣。穿在你的腳上。竟似天造地設。行路時異常飄逸。想顏道。這個鞋樣。也比我原有的好。該是我要做母親的乾女兒。竟有這般湊巧的事。穿上了這雙鞋兒。再也不想換去。其時周府的僕婦丫環。誰都要稱讚姚二小姐的一雙小脚。一來姚二小姐的小脚。確有可以稱讚之處。二來讚美着姚二小姐。便可博得老太太的歡心。老太太道。你們看看。似姚二小姐這般的脚。才不愧是真小脚。你們也都是纏過脚的。比着姚二小姐的脚。你們的脚。簡直不成了模樣。丫頭們紛紛的向老太太獻媚。說你老太太

的福分好。命裏該有真小脚的女兒。伴你熱鬧。一位女兒成了仙去。自有一位女兒來伺候你老人家。也有丫環說。見了姚二小姐的脚。恨不得把自己的脚。一齊剝下。實在自己看看。不成了樣兒。老太太快活極了。便叫姚想顏坐在他身邊。把一隻小金蓮攔在自己的膝上。老太太把來撫摩了一會子。方才叫他放下。忽的感傷起來道。摸了姚二小姐的脚。柔如無骨。便想起着我的瓊枝。也是這般。周大娘娘道。婆婆又來了。你便把他當做瓊枝妹妹。豈不是好。姚想顏道。母親不用悲傷。當時瓊枝姊姊怎樣的服侍你老人家。想顏也可一般辦理。王秀英道。婆婆。你聽得麼。顏妹是孝順你老人家的。和以前的瓊枝姊姊無異。周老太太笑道。瓊枝是和老身睡在一個房間的。在這分上。只怕乾女兒辦不到。想顏不會回答。秀英先說道。這也是也許辦得到的。不過媳婦須得央求着婆婆。老太太道。你有什麼央求。秀英道。央求婆婆把這位顏妹借給媳婦一宵。待到明夜。才放他去陪婆婆。可使得麼。周大娘娘笑道。婆媳倆爭奪這位美人兒。

了。秀英笑道。我也放着他陪伴你嫂嫂一宵。可好。周大娘娘道。休得說這慷慨的話。只有一位姚二小姐。婆婆和你都爭不勻。怎會陪伴着我呢。其時翠兒走來。笑着說道。我偏不信。我也要 and 姚二小姐比一下金蓮。他便伸出一隻穿着墨繡蝴蝶鞋面的大脚。和想顏的縷金弓鞋並了一並。小的愈覺其小。大的更形其大。贏得衆人一齊大笑。都說。翠兒癡了。要是大小差不多的。或者還可比這一下。你和姚二小姐的脚。相去的天差地遠了。比什麼呢。翠兒笑道。這一比是我比贏了。我立在地上安安穩穩。他立在地上零零丁丁。我踏他一脚。他要珠淚直滾。他踏我一脚。我卻毫不知疼。我跑着十里八里。不覺什麼勞頓。他走着一里半里。便要踏破脚心。件件般般都是我贏了。你們都說小脚的好。惟有我說大脚的勝。衆人聽着又是一陣大笑。素琴要把翠兒申斥着。老太太道。你不用喝止他。聽他讚美大脚的話。倒是很連貫的。而且很有些道理。周大娘娘也順着他婆婆的口氣道。翠兒的話。很是實情。假使我們女子家都是古代的

美人一般。沒有纏腳這麼一回事。豈不是好。可惜千餘年來的風氣。人人都道小腳的好。以致做了女子。須得吃了苦楚。姚想顏道。嫂嫂的話很不錯。人人羨慕小腳。我倒羨慕翠兒姐這麼的大腳。他走一步。我要走兩三步。他和我比。確是他比贏了。我比輸了。翠兒笑道。姚二小姐。你既羨慕我大腳。你便嫁了我這大腳吧。你走不快時。我可扶着你行。你立不穩時。我可攙着你立。素蓮便不能不把翠兒申斥了。他說。翠兒無禮。姚二小姐是老太太的乾女兒。你怎麼占他的便宜。老太太笑道。這是說說笑話。當甚麼真。姚二小姐做得老身的乾女兒。翠兒難道做不得老身的乾女婿。翠兒是個天真爛漫的人。他見老太太是好人。一切都不頂真。不比王兵部府中的夫人。一言不合。便要責打家法板。他仗着在這好人蔭庇之下。一切都不怕。他搶步上前。在老太太的裙下跪倒了。口稱丈母娘在上。乾女婿翠兒拜見。這又引得衆人好笑起來。老太太忙着吩咐姨奶奶到房中去休息。我們笑笑不妨。你是不能多笑的。素琴把手帕掩了

嘴。自回房裏。他雖然嗔怪着翠兒。卻也暗喜翠兒替大脚婦女爭得多少面子。不談素琴回房。且說翠兒在衆人喧笑聲中。伏在老太太的裙邊。不肯起立。老太太道。你可以起來了。翠兒道。丈母娘吩咐小婿起立。才敢起立。他站了起來。踱幾步。男子走的方步。又向姚想顏深深一揖道。娘子。卑人有禮了。羞的姚想顏不敢回禮。只是把衣袖掩着櫻唇。吃吃地好笑。無多時刻。燈火已上了。周老太太向秀英說道。你陪着你的小姑。到園中去飲酒談心吧。我和大賢哉在裏面吃飯了。秀英聽了。正中他的心願。便吩咐婢女在水心亭設着杯盤。只和想顏兩人對飲。裏面老太太和大娘。素琴以及孫公子一同吃飯。飯罷以後。又納了一回涼。方才歸寢。但是水心亭中對飲的一主一賓。依然談詩論文。娓娓不竭。四面荷花。香風拂拂。水心亭中張着紗燈。坐着這一對如花如玉的人。假使荷花有知。也應生妬。伺候的丫環們。都倚在九曲橋邊。一面乘涼。一面聽候使喚。亭中的賓主飲酒是不多的。但是飲酒中間。還在那裏聯吟。郡便消磨着

時候了。聯的是什麼詩。便是眼前風景的「水亭卽景」詩。秀英把杯的時候。聽得水面潑刺有聲。他便首詠着兩句道。

水亭四面朱欄繞。簇簇遊魚戲萍藻。

想顏道。秀嫂說遊魚。我便說荷花了。

千朵萬朶蓮花開。或曳朱衣或素縞。

秀英道。顏妹替蓮花寫照。待我來加上兩句。便指着想顏說道。

人羨蓮花花羨人。花容怎及人顏好。

想顏笑道。蓮花當然比不上秀嫂啊。若似小妹。見了蓮花。便要自慚形穢了。

是花是人不分明。蓮池中有蓬萊島。

秀英道。你把水心亭比做蓬萊島。那麼我們都是蓬萊仙子了。我來加上兩句。

益發見得仙子的渾忘炎暑。自在清涼。

身眠八尺白蝦鬚。頭枕幾枚紅瑪瑙。

想顏笑道。這真叫做清涼世界了。我還來充足兩句。

中懸招涼一串珠。人間何處有炎燠。

秀英都說到這裏。便不能不轉筆了。我便轉到窮苦人的身上。

炎燠卻在蓬戶中。我想勞人亦草草。

想顏道。這一轉很好。我來加上兩句。作爲結束吧。

夜眠鑽進白鴿箱。來朝奔走紅塵道。

秀英聽了稱贊不絕。以爲這才見得世間的苦樂不同。想到了世上有這般苦人。我們便不該過分的行樂了。聯句完畢以後。霎時間酒闌席散。便在亭中品茗消遣。夜分已深。風吹處涼氣襲人襟袖。秀英吩咐桃枝。取出兩件蟬翼紗的背心。一件是自己着的。一件便替想顏添衣。又輕輕的說道。我和顏妹的緣分不淺。我雖出身朱門嬌女。但是只有哥哥。並無姊妹。自己覺得很有些闕憾。後來到了蘇州。才和杜月芳華秋香義結金蘭。添了兩個知心的姊妹。彼此交情。

異常莫逆。但恨蘇杭相隔。不能時時見面。現在有了你顏妹。又同住在杭州。從此以後。我便不嫌着寂寞了。想顏道。小妹是蒲柳之姿。如何比得上秀嫂的金蘭姊妹。秀英道。你不用說這謙遜的話。我老實告訴你。杜月芳是文解元的大娘娘。華秋香是唐解元的九娘娘。兩人相比。華秋香尤其美麗。惜乎你顏妹沒有和他見面。假使見了面。『惺惺惜惺惺。』一定和他莫逆。論到秋香的顏色和態度。件件般般都不輸於你。惟有他的金蓮。或者比不上你顏妹吧。便是比不上。看來相差也無多。大概只在一二分之間吧。想容聽到這裏。當然要回想到自己混入唐解元府中的情形。只是一時未便向秀英說破。秀英又道。我在下半年。或者要到蘇州去。到了那時。我可以帶着你同去。介紹你和這位九娘娘相見。彼此換着鞋兒。試一試金蓮大小。想顏口頭唯唯。心頭卻這麼想。還待你介紹麼。早已上比玉腕。下比金蓮。若不是唐伯虎中途折回。早已如是云云的了。那時秀英拍着想顏的肩道。顏妹。這裏不宜久留。和你上堂樓去吧。想顏

口頭答應。心頭却是怦怦地跳個不住。這一次的機會。比上一次好了許多。上一次九娘娘不願我上堂樓。後來我用了詐術。才得同上堂樓。現在呢。他請我上樓了。上一次好事將近。唐解元半途回。以致「功虧一簣」。現在呢。我怕什麼。休說周解元不會折回。便是回來。他爲着避嫌。也只好在樓下過宿。但是……他正要往下想。丫環們已點着燈籠。催請少奶奶和姚二小姐上樓。從花園中回到樓上。他們蓮步珊珊的人。當然要走着好一會的工夫。秀英和想顏一路走。一路談話。顏妹。你英把我當作客氣人。你有工夫。可以常到這裏來居住。便是一年半載也不妨。我和你都是險受奸王陷害的人。幸而都沒有被逼入宮。我和我的經歷是差不多的。只不過我的境況勝於你罷了。然而朋友有通財之誼。顏妹。你有什麼缺乏。你老實向我說。無論知何。我總是竭力相助的。只爲你已不是外人了。你認了婆婆做乾娘。你便是我的小姑娘。想顏只是唯唯諾諾。他沒有說一句話。只爲他的心頭。已在那裏天人交戰。忽而天良迸現。忽

而人欲橫流。天良迸現的時候。天良佔了優勝。天良的陣線。一步步的進展。幾乎要把人欲剷除一個乾淨。人欲橫流的時候。人欲的勢力。一步步的膨脹。管什麼天理昭然。怕什麼天網恢恢。竟把唐解元的規勸。自己臨走時的誓言。完全付諸東洋大海。秀英很有些奇怪。怎麼能言善辯的顏妹。現在有些改了常度呢。哦。明白了。大概他是驚弓之鳥。恐怕堂樓上面。躲藏着什麼男子。因此不免上了心事。忙笑着說道。顏妹。你有什麼心事呢。這裏堂樓上面。比着住在府上還安穩。西樓上五間樓面。上首是我的房間。下首是姨奶奶的房間。除卻我們二爺以外。更無第二個男子上樓。大爺今天住在西湖的湖心吟社。你是知道的。怕什麼呢。想顏笑道。秀嫂誤會了。想顏並沒有什麼顧慮。只是秀嫂的閨樓。宛比洞天福地。容許一個蓬門女子上去觀瞻。怎不叫我失魂落魄呢。秀英道。你又要說客氣話了。以後不許說說了。便是。瞧我不起。說話時。已到了堂樓下面。一賓一主都上了樓。這時素琴在懷孕時期。他已先睡了。只有翠兒未睡。

見了他們上樓。便道。姚二小姐。我們姨奶奶已先歸房去睡了。叫我向你道歉。一聲。想顏道。有什麼要緊呢。姨奶奶恭喜了。一切自該節勞珍重。想顏到了堂樓的中間。布置的滿目琳瑯。覺得富麗情形。也和唐府的堂樓上面。不相上下。恰才坐定。水晶盆子裏已陳設着西湖藕水蜜桃等水果。作爲宴罷解酒的東西。這時。炎夏的時令。日間。秀英和想顏已在樓下的浴室中。先後試過了蘭湯。到了臨睡。當然又要試一回不正式的蘭湯。這是分做上下截的。上截叫做揩身上。下截叫做用水。樓上天氣。當然比水心亭中增加些熱度。所以一到樓上。秀英忙着沐浴更衣。樓上有兩處浴室。一是秀英的。一是素琴的。秀英自到浴室中更衣。卻教翠兒引導。想顏到素琴的浴室中去更衣。想顏道。匆匆到來。沒有更換的衣服。如何是好呢。翠兒道。不妨。我有一套新經漿洗的夏衣褲借給你。我的身裁和你差不多。除卻我的鞋襪不能借給你。其餘都可借給你的。想顏道。這麼。有勞你了。便請取來。告借一用。翠兒道。你請寬衣。先揩身上。待我去

取來不遲。想顏道。取去以後。再揩身上不遲。翠兒笑道。這有什麼要緊呢。你便光着身子。也不須避我。須知我不是男子啊。恰才在房廳上。不過說說笑笑。你難道真個認我做未婚夫麼。要這般的遮遮掩掩。想顏道。翠兒姐。取笑了。我自幼怕羞慣的。不慣當着人揩身。假如你不肯借給我更換的衣服。便請出外。我要揩身了。翠兒道。借給你。請少待。我去取來。無多時刻。翠兒早從自己房中。取了衣服出來。都是摺疊的方方正正。又給他把水桶提了進來。叮囑道。姚二小姐。桶裏是熱水。你要冷水。便在這小綠甕內。我出去了。免得你寬衣解帶時。我揩了你的樣去。說時。轉身便走。又隨手曳上了門。想顏先把方才添上的紗背心卸去了。又解下了長裙。都掛上了衣架。才把這件白羅衫子解下。露出他的雪肌玉膚。胸前束着一個大紅的抹胸。這抹胸是不敢輕易解去的。他和尋常女子的怕羞心理。大不相同。尋常女子的怕羞。是爲着抹胸裏面有卻兩個高聳聳的東西。怕在人前袒露。他的怕羞。是爲着抹胸裏面失卻兩個高聳聳的

東西。怕在人前袒露。他再三的向後面望了幾下。才敢鬆那抹胸上的結束。驀地裏門兒呀的作響。接着大脚步踏將進來。口稱姚二小姐。可要我給你拖背。想顏這一嚇非同小可。忙把兩手抱住了胸前。口稱翠兒姐快快出去。我不用你拖背。說話時。撲的一聲。便把銀燈火吹熄了。翠兒討了沒趣。返身出門。口中自言自語道。姚二小姐倒也希奇。他真個當我男子看待麼。吹熄了燈。鬼張鬼致的做什麼。他有這兩個。難道我沒有麼。翠兒的聲音雖然是很低的。但是想顏卻句句聽得明白。暗暗好笑。我所以怕被你見。便是爲着胸前缺了這兩個。我若和你一般有這兩個。我避你做甚呢。你便替我擦背也不妨。這其時。想顏在裏面暗中摸索。好容易揩過了身子。又用過了水。又是暗這摸索的更換了衣服。翠兒催着道。姚二小姐好了麼。我要進來上燈了。想顏很慌張的答道。且慢。翠兒姐。又隔了一會子。翠兒催道。那麼可以上燈了。想顏慌道。翠兒姐。對不起。暫待片刻。其時的姚二小姐。早已更換了衣服。爲什麼不教翠兒上燈呢。只

爲恰才卸衣的當兒。胸前的兩座造的假山。匆忙忙之間。飛去了一座。待到沐浴完畢。一切衣服都已更換了。但在黑暗之中。竟覓不到這一座飛去峯。知道飛去不遠。總落在這一間浴室裏面。不過外面催促的急。心頭越是慌忙。這一座飛去峯。越是不易尋覓。假使由着這一座山峯飛去。不希望他做靈隱的飛來峯。那麼夏衣是很簡薄的。到了外面去。豈不要露出破綻。恰才的胸前。隱隱的雙峯對峙。現在怎麼只剩了一座小孤山呢。便算把紈扇兒庶遮掩掩。暫時掩人耳目。但是上燈以後。翠兒到裏面收拾殘湯。假使被他拾得這一座飛去峯。他便要聲張起來。這便不妙了。爲這分上。姚想顏俯着身子。專在廣漆地板上摸來摸去。摸不得這一座飛去峯。他總不肯放着翠兒入室上燈。總算萬千之幸。被他在黑暗之中。取回了這一座已失的山峯。依舊東西對峙。束縛妥帖。才放翠兒入內上燈。翠兒道。姚二小姐。你怎麼這般的古怪。我們姑奶奶一切都完畢了。坐在房中候你咧。你快快進房在陪伴他吧。我收拾收拾。也要歸寢。

明天再會了。於是想顏出了浴室。另有桃枝引他走入秀英的房間。秀英正坐在外房的一張湘妃榻上。便即起立相迎。教他同在榻上坐着。想顏坐雖坐了。方寸中的一顆心却不肯坐。只在心房裏跳個不停。房裏的陳飾好極了。一時目不暇給。大概和九娘的房間不相上下。更有一件相同之處。九娘娘房中有一幅桃隲三結義圖。這裏的房間也有一幅桃隲三結義圖。雖沒有細看。但是望而知爲一人手筆。都出於江南第一才子唐解元的翰墨。秀英見想顏的目光所注。便道。顏妹待我來介紹兩位美人和你見面。一位是杜月芳。一位是華秋香。你看誰好。說話時。已和想顏同立在畫幅之前。把纖纖的玉手指給他看。想顏何待秀英來介紹。杜月芳呢。他已省識過畫圖裏的春風面。華秋香呢。他久已相親相近。看一個十二分的透澈了。便笑着說道。三位美人。便是金殿三鼎甲。相差總覺無多。秀英道。三鼎甲中。誰是狀元。誰是榜眼探花。想顏道。據我看來。狀元要歸九娘娘。秀嫂是榜眼及第。杜月芳是杏苑探花。秀英拍着想

顏的肩道。畢竟目光人人相同。顏妹。我佩服你的衡鑑不虛。玉手拍處。想顏的香肩。幾乎癱化做一垛。這時的秀英已媚到了十二分。新更着薄薄的香羅。燈光下映出雪肌花膚。而且面帶酡容。和酒醉的楊妃相似。任憑魯男子。也縛不住這顆蕩漾的心。何況這存心叵測的姚想顏呢。這時候。一切都管不得了。即使鬧出事來。不免千刀剮。萬刀割。但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王秀英。王秀英。我這顆業已覺悟的心。爲着你而重又陷溺。我這個待要洗濯的身。爲着你而重又污濁。香巢便在咫尺。真個消魂大概是我意中事了。想顏在那人欲橫流的時候。忽的秀英很沈靜的說道。顏妹。我有幾句逆耳之言。不知你肯聽麼。想顏不覺悚然道。秀嫂有何見諭。秀英道。從來「懲羹吹壘。」「驚弓之鳥。見曲木而高飛。」顏妹是曾經患難之身。且又小姑居處無郎。卻住在這遊蹤往來的西冷橋畔。據我看來。只怕不是個萬全之計吧。說一句不該說的話。當今天子也似「重色思傾國」的漢皇一般。採訪秀女之舉。年年都有。要是

業已出嫁。便可無慮。只是你們的三姊妹都是深閨待字之身。又都有才有貌。一旦被人屬目。豈不又起風波。便算一時之幸。不曾選入秀女冊上。但是湖上往來。不少豪華公子。倘然不慎。入了他們的陷阱。便可禍生肘腋。不是我說一句嚇人的話。幸而我們的相公。沒有紈袴子的習氣。要是不然。存了歹心惡意。爲着你才貌超羣。設法把你誘引到府。騙你住在堂樓上。你以爲彼此都是女子。毫無嫌疑。實則包藏禍心的。早已扮了女裝。圖行非禮。到了那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豈不壞了你的名節。顏妹如果從納愚嫂的話。你回府以後。便可稟明尊翁。搬到清和坊來居住。雖不必和我們同住一家。然而我們左近的屋。都歸我們所有。也可分撥一處給你們住宿。你又是婆婆的乾女兒。住的近了。便不患沒有照顧。將來央告我們相公。在杭州士族中間。替你們三朶姊妹花。一說成了親事。從此以後。杭州便是你們的第二家鄉。你們久居也好。暫居也好。總比現在的萍飄絮泊。好了許多。說話時。丫環把恰才陳設的四種水果。搬

到房裏。又送上了兩杯頭鍋的薔薇花露。問一聞可要在旁邊伺候。秀英道。不須你們伺候了。自去歸寢吧。丫環們答應以後。帶上了房門。來到下房去休寢。秀英門上了房門。回身再和想顏來細談。誰料這時候。想顏搶步上前。竟跪倒在秀英面前。低低的喚一聲少奶奶救我。秀英驚問道。顏妹。何至於此。說時。便要扶他起立。想顏道。少奶奶。不要攙扶。且待想顏稟告本人的一片苦衷。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余美顏入唐府以後。又有姚想顏入周府。驟視之。似乎犯複。實則無一相複。謂余不信。試將兩度混入閨樓之情節。一一對照之。便知余言之匪謬也。

婆媳爭奪一人妖。當時不覺其可笑。倘在破露以後。回思當時互爭陪夜之情景。婆媳二人其不失聲大笑者幾希。諸君有欲破顏而笑者乎。續四傑比正四傑。更多可笑之機會也。

插入翠兒之大足歌謠。似是插科文章。實則非也。後文之伏案。往往寓之於插科之中。必待讀至終篇。乃恍然於行文之敏而且妙也。

杭州有飛來峯。堂樓上有飛去峯。飛來峯之傳說。却是寓言。飛去峯之發現。卻是事實。飛來峯之峯。是真的山峯。飛去峯之峯。是假的山峯。飛來峯一經飛來以後。不會飛去。飛去峯一經飛去以後。卻會飛來。

說小稽滑童兒

程瞻廬編

小器國	健忘國	糊塗國	滑頭國
-----	-----	-----	-----

每部一册定價每册二角七分

小朋友！你們到過滑頭國沒有？滑頭國裏的人，滑頭得了不得，滑頭得非常可笑。你們又到過糊塗國沒有？糊塗國裏的人，糊塗得了不得，糊塗得非常奇怪。你們又到過健忘國沒有？健忘國裏的人，健忘得了不得，健忘得非常有趣。你們又到過小器國沒有？小器國的人，小器得了不得，小器得非常滑稽。

這四國你們都沒有到過嗎？那末就請你買上面四部書看看；因為這四部書就是記述這四國的事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六十回 天良不昧跪地說真情 月老有緣伴房添笑史

房門閉時。姚想顏便向王秀英下跪。不但秀英吃驚。便是閱者諸君也不免代秀英捏一把汗。以爲這一跪。決計不是好跪。凡是小說裏面。說到男子向情人求歡。往往行使這般苦肉計。姚想顏當然不在例外的。但細辨上回的末尾。卻不像是求歡模樣。要是求歡。秀英伸手去挽他。當然來得正好。怎麼說少奶奶不須相扶。且待想顏稟告本人的一片苦衷。這幾句話。是天良發現的話。卻不是人欲橫流的話啊。原來今天闖闖的姚想顏。正徘徊在天理人欲兩條紛歧的道路上。究竟走上那一條道路。他自己也沒有把握。未上堂樓的時候。天理還佔着優勝。一上堂樓。他的天理便沒落了。待到走入香閨。他純乎帶着人欲一同進房。所有天理已拋撇在房門以外。他滿肚皮打算。六月裏天氣。便不和秀英同睡一牀。但要偷營劫寨。很是容易。所有一切魔魘的藥品。雖然不曾帶來。但是迷人的咒語。可以隨時念動。不怕秀英不着他的道兒。誰料進房以後。

秀英忽的正語相規。句句都是體恤着想顏。句句都是扶助着想顏。假使想顏是女非男。遇見了這一位女中孟嘗。當然獲益非淺。現在秀英以君子待人。自己怎能以怨報德。秀英替想顏設計。要保全他的名節。想顏反而爲鬼爲蜮。要損壞秀英的名節。這般存心。只怕天理所不容。神人所共憤。今夜的事。未必可以得手。轉是失敗的分數居多。桑老師的受劓受割。只怕本人也要同受這慘刑。想到這裏。毛髮悚然。自來心理作用。便可移轉着環境。恰才走入的溫柔鄉。轉眼之間。已化而爲森羅寶殿。香風拂拂。也變做了冷氣森森。自己喚着自己。的名字。心口相商道。余美顏。余美顏。你要自尊。正是這時候了。失了這機會。萬劫不復。休想可以回頭。其時。秀英並沒有注意。正在吩咐婢女去歸寢。而自己。去門上房門。比及回轉。嬌軀。那天良發現的假女郎。已跪在秀英面前。了秀英。英雖然驚疑。卻又誤會。誤會他聽了自己的危言悚論。一時發生了怖。所以跪在面前。央求搭救。於是。是很殷勤的要去攙扶他。要去安慰他。假女郎連連叩頭。

道。少奶奶。不要扶我。當着使女們。我不便說。我現在自首了。我是人妖案的餘孽。我是男子。我叫做余美顏。提起這人妖兩個字。嚇的王秀英的玉顏變色。他沒有出嫁的時候。曾聽得他父親談起成化年間有一起人妖的檔案。將男作女。纏成織足。他父親昔日做刑部司員。曾親見人妖案的檔冊。這是事隔多年的談話。現在被余美顏提起這人妖兩字。便想着了以前的談話。如何不猛吃一驚。驚的玉容失色。向後倒退了三五步。氣喘吁吁的說道。你你。這這話。當真。余美顏道。少奶奶不用擔驚。須念小子並沒有包藏禍心。要是包藏禍心。便不在少奶奶面前投首了。少奶奶且請坐着。待小子一一奉稟。王秀英又羞又恨。又是恐怖。怎麼交了今年。總是把男子當做女子。一一之爲甚。其可再乎。他站立的時候。已有些兩腿發顫。真個坐了下來。聽他稟告。余美顏道。我們三個小子。都是余天福造成的人妖。專做種種混入閨閣的不法行爲。但在壓迫之下。並非出於我們的本心。小子在蘇州時。曾經混入唐府。被唐解元看破奸謀。

幸而他如天之德。不曾把小子送官究辦。勤勤懇懇的訓導了一番。又賞給小子銀兩。要小子改行爲善。小子天良迸現。誓不再蹈故轍。但是離了唐府。把情形告訴小子的假父余天福知曉。余天福不肯改絃易轍。又帶着小子等三人。僑居湖濱。他的眼光。便注射在少奶奶身上。一切湖上行舟隄邊奏樂的舉動。都是我們假父設下的機謀。故意不卽不離。若近若遠。好教少奶奶見了上當。今天被留在府。這便是假父的奸計圓滿的時候。以爲少奶奶一定入我彀中。此後便可藉詞索詐。不難填塞他的慾壑。誰知小子受了唐解元的勸告。時時刻刻要覓一個自拔的機會。今天進門。便是自拔的機會到了。在先礙着他們兩個人。他們不姓姚。叫做余想容。余想姿。小子肯自首。他們卻不肯自首。他們去後。又礙着使女們。不便依實奉告。少奶奶是女中丈夫。須得憐念小子自首的苦心。把小子救出苦海。恩同再造。這裏不是小子住宿的地方。小子情願退出閨房。在樓下坐待天明。表示小子的存心不欺。就罷。連連叩頭。秀英忙問道。

你肯自首。總得成全你。但是跟我嫂嫂去的兩個人妖。他們也肯自首麼。美顏道。美容美姿還沒有十分的覺悟。只怕未必肯自首。何況他們走時。又各隨帶一個小包。包裹面都是破人貞節的符呪和藥料。秀英大驚道。好不好。我薦他們去陪伴我嫂嫂。分明是害了我嫂嫂也。趁這時候。或者還有挽回的法子。我便要冒着深夜。回到兵部府去。余美顏又叩頭道。少奶奶到了兵部府。假使查出他們並沒有肆行非禮。千萬不要深究。小子感德非淺。秀英道。我這時方寸已亂了。你且起來。我總保全你。至於他們。只好看事行事了。余美顏謝了起立。秀英已拔去門門。傳喚丫環。余美顏見外面燈火已熄。便掌着燈臺。跟着秀英同到中間。把燈臺放在桌子上。秀英坐着。他只遠遠的站立。丫環們都已解衣上牀。聽得少奶奶傳喚。準備披衣出房。第一個到來的。便是素琴身邊的翠兒。他尙沒有解衣。正對着燈兒。想那姚二小姐爲什麼這般的古怪。他越是古怪。我偏要淘氣。好在我已說過。假使姚二小姐嫁了我。他做老太太的乾女兒。

我便做老太太的假女婿。和他親親熱熱的調笑一會子。摟抱一會子。看他怎樣的羞人答答。翠兒呆想的時候。忽聽得姑奶奶的喚聲。只道姑奶奶要什麼東西。他是大腳。只須三腳兩步。便已到了中間。只見姑奶奶坐在那裏發怔。姚二小姐却在一旁站着。正待動問。秀英道。我有事還要到兵部府中去走一遭。又指着余美顏道。他不住在我房裏。你陪着他便是了。翠兒道。咦。姑奶奶時候不早了。便到兵部府。他們也睡了。碰門打戶。只怕驚了太夫人。姑奶奶不會明天一早回去麼。秀英道。你懂甚麼。到了明天。大事便不好了。說話時。其他的丫環也都到來了。秀英道。我有緊要的事。當夜要到兵部府去走一遭。你們快到樓下。傳喚僕人。趕緊備轎。事不宜遲。去去去。似這般的緊促模樣。丫環們怎敢怠慢。下樓的下樓。伺候的伺候。好在是炎天。外面的僕人。還有乘涼庭中。未曾歸寢。聽說少奶奶要出門。怎敢怠慢。向來慣例。少奶奶回去。總是一大一小的兩乘轎兒。大的少奶奶坐。小的婢女坐。樓上秀英。很匆促的換了衣裙。沒有工

夫整理晚粧。只帶着桃枝。急匆匆要回母家。老太太和大房嫂嫂。他們都睡了。不去驚動。好在就要回來的。臨走時。又向翠兒說道。你好好的陪伴他。待我回來時。再有話說。於是樓上丫環。都簇擁着少奶奶到轎廳上去。祇有翠兒。陪伴着這個小脚假女郎。湊近他問道。姚二小姐。你是知道的。我們姑奶奶爲什麼。在半夜三更要到兵部府去。假女郎道。大概總有緊要的事。少奶奶沒有說明。我不知曉。翠兒道。姑奶奶此去。大概總在兵部府中過夜。要回來。也在明天了。姑奶奶吩咐我陪你。該是我和你有緣。我同你回房去吧。假女郎道。翠兒姐。你別誤會了。少奶奶吩咐你陪我。是陪着我坐在這裏。靜待天明。不是吩咐你陪着我回房去睡。翠兒撲嘴的笑了出來道。姚二小姐。看你這般有才有貌的人。原來是「聰明面孔笨肚腸。」姑奶奶吩咐我陪你。當然是陪着你睡。不是陪着你坐。好好的有牀不去睡。反而呆坐在這裏。不是「有福不會享。坐着等天亮。」麼。你嫌我牀上不乾淨。我今天的牀上。恰才換着簇新的龍鬚席。便是蚊

帳也在昨天洗過。好像知道你要和我同睡一般。鬼使神差。會得叫我整理着牀榻。會得姑奶奶想着了什麼要事。本來要你陪着睡的。卻不教你陪他睡。而教你陪我睡。姚二小姐。合該你和我有緣。我們老太太說的。你是乾女兒。我便是乾女婿。好二小姐。親二小姐。趁着他們下樓送姑奶奶下轎。不在這裏。我和你便到洞房中去成親吧。假女郎聽說。不覺面上烘烘的熱。他不是含羞。他是發急。只怕被他弄破了機關。王秀英又不在這裏。鬧得大家都知曉了。便是秀英也難援手。翠兒伸手摸摸他的粉頰道。姚二小姐你真是傻。我們是假夫妻啊。你難道真個當我是丈夫麼。我這丈夫。不過討討嘴上便宜罷了。你若不信。到了房裏。你可以驗看的。說時。便挽着假女子的手。拖到自己的房中去了。余美顏待要。不走。聽得丫環們送過了少奶奶。都回到堂樓上來。瞧見了這般拖拽的情形。反而引起衆人的注意。所以翠兒拖看他走。他不由自主的只好跟着他走了。翠兒且拖且說。姚二小姐你不用慌。我這男子是假的。余美顏

暗地裏着急。他想。你的男子是假。我倒不怕。我所怕的。只怕發現了我的女子也是假。比及到了房裏。余美顏很覺得不自由。只爲丫環不比少奶奶的穩重。假如他動手動脚。發現了我的本相。豈不要大呼小喊。鬧破機關。雖然我已爲秀英面前自首了。秀英是才女。當然不肯聲張。翠兒懂得什麼。我若自首。他忍耐不住。一定要喊將出來。余美顏到了翠兒房中。便拘拘束束的坐在一隅。口稱翠兒姐。你自去睡。我在這裏坐待天明。並不打緊。翠兒笑道。你真要扮做新娘子了。你規規矩矩的做新娘。我便要不規不矩的做新郎了。余美顏到這地步。如坐針氈。懊悔日間動身的時候。不曾把那昏迷的藥品。隨帶在身邊。假如隨帶的話。彈一些昏迷藥在他身上。他便失去了知覺。當然不來和我纏繞。可惜藥物符籙都不在身邊。只有幾句昏迷咒。須在被咒的人睡夢迷離時。方能施術。無奈翠兒正在興高彩烈的時候。便是念動咒語也沒有效。翠兒道。新娘不睡。新郎也不睡。若要坐待天明。彼此一同坐待天明。余美顏道。翠兒姐。你若

規規矩矩。便是一同坐待天明也好。翠兒涎着臉道。規矩規矩。再要規矩也沒。有。說時。便捱着那假女郎坐下。余美顏慌的換了坐位。不敢和翠兒接近。翠兒道。你真嚇偏了心咧。你真個當我是男子麼。你看是不是男子。說時。卸去了身上的一件白地印花的夏布衫。露出一身白肉。只是胸前掩着一幅軟羅抹胸。很豐滿的籠罩着兩座玉峯。笑說道。你看。我難道是男子麼。余美顏肚裏尋思。假使我也有了這一對「貨真價實」的東西。我便不客氣。我也可以當着他解衣了。無奈他是真的。我是假的。他是肉的。我是棉的。他是天生的。我是人造的。魚目不可以混珠。棉花團也不可以混充乳峯。所以任憑着翠兒袒裼相對。他依舊很恭敬的坐在一旁。翠兒道。新娘子。你怎不寬着衣衫呢。余美顏苦苦央告道。好翠姐。你要坐。規規矩矩的坐。你要睡。你請先睡。我是不慣和人同睡的。正在說話時。忽覺自己的蓮鈎。已被翠兒握在手中。慢慢地摩挲。這倒不妨的。任憑摩挲。總摩挲不出什麼破綻來。便道。好了。翠兒姐。你總算佔着便宜了。

快去睡吧。翠兒道。新娘要我睡。我偏不睡。拾起身來。又捧着假女子的面。頻頻嗅他的粉頰。口稱好香好香。余美顏雖然着急。卻不敢攔阻。只爲任憑他接吻嗅頰。也不會露出什麼破綻來。他的破綻。卻在兩處。一處是感着不足。一處是感着有餘。所謂上不足而下有餘。他要是攔阻着翠兒嗅他的粉頰。只怕毛手毛脚的翠兒。向他肆行輕薄。發現了他的祕密。所以他曲着雙腕。把兩手障蔽着胸前的兩座假山。口中連連說。翠兒姐。饒了我吧。翠兒本來也是適可而止了。但是見了他這恐慌情形。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乳峯彼此都有的。難道他的乳峯。卻是這般的名貴。本來不想撫摹他的胸部。爲着他預先裝着保險機關。偏要去撫摹一下子。但是怎樣的騙去他的兩手呢。翠兒卻會淘氣。試一試聲東擊西的手腕。口稱我不和你開玩笑了。你休急得這般模樣。假意的走開了。待到余美顏放下了手腕。他便出有不意。悄悄的從背後走上。把他攔腰一抱。攔腰抱住也罷了。無奈雙手抄向前面。把他這兩座棉花做的假山峯緊緊捏

住。余美顏大驚。翠兒也是大驚。只爲手按在上面。軟棉的不像肌肉。捏得緊了一些。這兩座山峯竟被他捏癢了。不禁失聲道。哎呀。這是棉花做的呀。哎呀。頑的什麼把戲啊。他在失聲道怪的時候。已把那抱腰的雙手放下。轉到那假女子的面前。向他呆看。越發看出破綻來了。只爲假乳峯是沒有彈性的。經他捏癢以後。一時不會回復着原狀。但見他胸前凸着的。不是饅頭般的模樣。已被翠兒捏得扁而且灣。而且帶些癢勢。宛比茄子一般。翠兒也是伶俐的人。向着他哼的一聲道。你好大膽。你敢是男子改裝的麼。話沒完畢。余美顏已跪了下來。口稱姐姐低聲。小子雖是男子改扮的。卻不敢作惡。恰才在少奶奶房中業已自首。少奶奶急於回兵部府。便是爲着他嫂子帶去的兩個女郎。也都是男子的化身。恐怕鬧出醜事。所以當夜回去。向着他嫂嫂說個明白。少奶奶已應許小子。總有一個成全的方法。不把小子送官究辦。好姐姐。你也可憐着小子吧。須念小子和姐姐不敢接近。便是爲着這男女的嫌疑。好姐姐。請弗高聲。小

子和你坐守到天明。翠兒知道這件事鬧破不得。鬧破了有關堂樓上的名譽。況且姑奶奶已允許他不聲張。我如何可以聲張呢。那時見他這般彀彀的模樣。便起了不忍之心。忙道。你不用跪。有話且請坐着說。余美顏如逢恩赦。便卽站了起來。翠兒問他爲什麼要男扮女裝。余美顏道。這事說來話長。翠兒道。我今夜也不預備上牀了。你坐在那邊。我坐在這邊。以前和你不客氣。現在男女有關。坐得遠一些。好一些。余美顏道。姐姐倘想到男女有關。便請穿上一件衣衫。翠兒只顧着和假女子談話。沒有想到自己還裸着上半截的身子。經這一說。看到自己還是個赤膊之身。只會捏癢了人家的假山峯。卻沒有顧到自已的一對真山峯。隔着抹胸。在那裏顫巍巍的活動。便自己罵着自己道。不要你的面皮。你要死了呀。說時。忙取着衫子。轉着身兒。把衣衫穿好了。方才回轉臉兒來。面上紅噴噴地依舊帶着羞容。於是一男一女。遠遠的對坐着。翠兒剔了剔銀缸。細細的盤問那假女子的姓名履歷。以及來踪去跡。余美顏的一番報

告。在翠兒是聞所未聞。在閱者諸君早已耳熟能詳。若再不厭求詳的敘迷一徧。便是「到黃霉。」「炒冷飯」了。丟下了翠兒房中的一夕話。且說王秀英帶着桃枝連夜出門。吩咐轎班須得加快的行路。從清和坊到麟麒街。雖然同在一城。卻是一南一北。這兩乘轎兒自南至北。幸而禮部府中的靠班。都是幾個選上的人物。大概夠得上「飛毛腿」的資格。時候雖然夜深。只爲暑天的家庭。有一部分建築在露天世界。街上乘涼的人。三五成羣的還沒有斷絕。一路行來。過了衆安橋。路上乘涼的人。漸漸希少。舊時的街頭巷尾。都有巷門阻隔。玉蜻蜓說部裏面的申大娘娘打巷門。便是爲着夜行的時候。受了看守巷門者的留難。所以惹起這一番打架。杭州的鄉紳。是著名的王兵部周禮部。兩家所有的眷屬。喊開巷門。誰敢道一個不字。轎夫們都有了經驗。知道前面不多路。便有巷門阻隔。上肩的轎夫慢慢地走着。落肩的轎夫。早已抄到前面。飛步當先。高喊着「開巷門。開巷門。」還接一句。「禮部周」或者「兵部王」

守巷門者正臥在門旁的木龕裏面。一聽得喊巷門的來頭大。急忙忙的提着鑰匙前來開門。誰也不敢逗遛片刻。這時節。禮部府的轎班。早已喊開了好幾處的巷門。待到秀英的轎子到來。巷門總是開得直洞洞的。看看離着麒麟街不遠了。前面還有一座巷門。過了這巷門。便可以直達兵部府。更無巷門阻隔了。落肩的轎夫。又是照例的抄到前面。向着北面奔跑。口喊着「開巷門。開巷門。」說也希奇。遠遠的自北至南。也有人口喊着「開巷門。開巷門。」轎夫奇怪起來了。暗想。難道夜深人靜。巷裏面起了回聲不成。便又高喊道。「快快開門。我們是禮部周。」迎面的聲音。也是高喊道。快快開門。我們是兵部王。轎夫喚起阿嚏道。這真巧極了。我們這裏喊開巷門。他們那裏也在喊開巷門。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余美顏自首。正是轟雷掣電之筆。自首之詞。須用急口令讀法讀之。我讀至此。以巾拭額上之汗曰。賴有此耳。

余美顏伏地陳詞。在不繁不簡之間。最爲得體。如其過繁。則費時太多。秀英將不及赴兵部府中告密。爲其過簡。則秀英何能聽而了了。

本回有云。「翠兒尙沒有解衣。」看似尋常。實關緊要。他若解衣而臥。便不能首先出房。便不能得到陪伴。余美顏之美差使。便不能和余美顏有夫婦之緣。然則「尙沒有解衣」五字。確是會親之符籙。一個字中。有一個氤氳使者也。

秀英上轎以後。吾謂禮部府中將無書可說矣。將舍却禮部府而言兵部府矣。孰知秀英令翠兒陪美顏。竟在一陪字上。發生種種突梯滑稽之文章。我讀至此。捧腹者再。作者筆下。固無一非可笑之材料也。

捧腹者再。我腹已疼矣。我將拋書不讀矣。但不知何因。既拋之後。我重又取書讀之。於是我又捧腹矣。我又腹疼矣。作者作者。汝何與我之肚子結下不解之仇也。

第六十一回 引逗春心柳夫人動怒 潛聽密語王公子施威

看巷門的職業。比着甚麼人都苦。這小小的籠子裏面。怎容他睡的安穩。假如喊巷門的是一個尋常行人。還可假裝着熟睡。遲延一時半刻。今猛聽得自南而來的。喊的是禮部周。又聽得自北而來的。喊的是兵部王。都是很大的來頭。非得立即開門不可。卻又作怪。沒有喚醒的時候。並不想要小便。一經喚醒。便成了翰林院尿急事。非得排洩一下子不可。但是怎許他有排洩的餘暇。一方面喝道。混帳東西。還不開門。你不認得禮部周的亮殼兒麼。一方面喝道。王八且。你瞧。這是兵部大堂的燈籠。你敢怠慢。送你到縣裏。一頓重板子。看巷門的警住着一場尿。只得提着鑰匙先去開鎖開巷門。才知道南面來的是禮部尙書的媳婦。北面來的是兵部尙書的公子。看巷門的急於要排洩的一場尿。怎及他們赫赫炎炎的兩尙書。爲着不敢得罪兩尙書。只好委屈自己一場尿了。巷門開處。南面來的轎兒。恰和北面來的馬兒。在巷門口邂逅相逢。雖在黑夜

之中。遠遠的瞧不見面目。但是王秀英耳中聽得兵部王三字。已預先懷疑道。這麼時候。兵部府中還有人喚巷門。倒要注意是誰。王天豹的坐騎未到時。也是先聽得禮部周三字。也預先奇怪道。我正要到禮部府中去。却不料禮部府中先有人來。來的是誰。我須要注意一下子。待到巷門口劈面相逢。坐轎的在轎中喚道。馬上的不是我哥哥麼。騎馬的也在馬上喚道。妹子。你來了麼。我正要尋你。你是有意。還是無意。用這放野火的方法。拆爛污的計畫。搗爛藥的手段。你便要設計報復。也太刻薄了。須知我沒有辜負你。你卻要害我。秀英道。哥哥。且休怪我。我也是恰才覺察。所以特來報信。嫂嫂好麼。天豹道。險極險極。假如我今夜不回家。這一項。秀英道。哥哥。有話到家中去說。這裏不是講話之所。天豹恍然醒悟。這許多話。確乎是不該在道路上講的。瞥眼瞧見這個看巷門的。也是向着自己連連搖頭。好像在說。講不得。講不得。便道。回家去說。也好。他首先圈轉馬頭向北而去。兩乘轎兒隨後一同啓行。看巷門的長長的歎了一

口氣恰才是庶吉士（尿急事）現在變做適可（濕褲）而止。恰才天豹見他搖頭。他爲什麼搖頭呢。俗語叫做「尿搖頭」。他瞥着這一場尿。以爲轎兒馬兒過去以後。便可行他的方便。誰料坐轎的少奶奶。和那騎馬的公子。忽又哥哥妹妹的攀談起來。他們攀談不打緊。但是苦了這看巷門的一場尿。竟沒有揮灑的除地。轎中的是禮部家媳。馬上的是兵部公郎。自己任憑怎麼的尿急。如何可以「兩腳行來八字開。雙手請出令尊來」呢。待到忍無可忍的當兒。上面在那裏搖頭。下面早已淋淋漓漓洋洋灑灑吟了一首十二分酣暢的詩。以致實行了一句適可（濕褲）而止的成語。後來這一行人去遠了。看巷門的只好熬着這條濕褲。重把巷門上了鎖。回到龕子裏。才好把濕褲脫去。又沒有第二條可換。只好捱到天明。再作道理。趁着王天豹和秀英還沒有進那兵部府的時候。編書的須把王天豹回家的事。補敘一下。王天豹爲什麼不在孤山讀書呢。原來這位放縱慣的公子哥兒。要叫他專心致志的閉戶讀書。當然不是

容易的事。他一連住了七八天。「捱一刻。如一夏。」幸而這位林老夫子很是一循循善誘。想出許多方法。把他收束野心。又加着是妻黨的長親。王天豹既是懼內的。當然對於這位林老夫子也是懼怕三分。林老夫子允許他住了十天。放他回去住一天。在那前五天。天豹卻還心死。以爲歸期尙遠。並不十二分的戀家。待到五天以後。扳着指頭兒。歸期一天近一天了。他的意馬心猿。如何束縛得住。休說夜間睡不安穩。便是日間誦讀文章。也是恍忽若有所失。捱到第八天。再也捱不下了。便來請求先生。可否提早兩天。允許他回家一次。林老夫子在先不允。怎禁他再三央告。林老夫子只得略示變通。這一次格外通融。許他回家住宿。下次不滿十天。萬萬不准離館住家。天豹連連答應道。只此一回。下不爲例便是了。林老夫子又出了一個文題。須待他交卷以後。才許進城。而且不許草率完篇。如其草率。須得罰令重做。天豹在前幾天的作文。大概草率了事。這一次卻不敢草率了。假如罰令重做。今天便不及回去了。所以接

到題目以後。只是慘淡經營。不敢粗心浮氣。直到上燈以後。方才交卷。林老夫子雖沒有叫他重做。但是要他吃了晚飯以後回家。到了明天。須在上半天到館。在這裏吃午飯。如誤了時刻。以後便不許他回家。天豹怎敢違拗。便陪着先生吃過了晚飯。然後回家。他在途中的時候。柳春陽正和這兩個自稱姚想容。姚想姿的。非常莫逆。先是「取瑟而歌」。彈一曲「湘夫人」。姚想容彈着。月琴相和。居然「絲絲入扣」。兩樣樂器。彈成一樣的聲音。柳春陽大喜道。我自從學會了這一套「湘夫人」。竟不到聆音識曲的人。長是獨奏瑤瑟。從來不曾合奏過的。現在有了你妹妹。我道不孤了。但不知可肯常在閨房中伴我。姚想容道。少奶奶要我們作伴。決不推辭。只須你們大少爺不住在府上。那怕日夜和少奶奶同住一房。我們都辦得到的。惟有大少爺回到府上。我們只可和他避面。出這兵部府以別男女嫌疑。柳春陽道。兩位妹妹放心。我們公子早已收束野心。上孤山去勤讀。過了十天。才得回來一次。現在尙沒有到期。你們不

須顧慮。姚想姿道。萬一公子回來。我們只怕不及相避。這便如何是好。柳春陽道。老實向兩位妹妹說。現在的公子。和以前大不相同。以前喚做王老虎。人家聽得了。未免要談虎色變。現在呢。猛虎已化做了柔羊。便和你們相見。也無妨礙。假如你們不放心的話。我一聽得公子從前門進來。我便放你們從後門出去。可好。姚想姿道。若得這般。我們姊妹倆便死心塌地的來陪伴你少奶奶。任憑少奶奶無恹無睬。我們總可以博得少奶奶的歡心。博得少奶奶的稱心遂意。姚想姿在語裏藏機。閱者知道他們是假女子。便知道這語裏藏機。分明不懷着好意。但是柳春陽那裏知曉呢。他以為姊妹倆靠着彈箏刺繡的工作。博得本人歡心。博得本人稱心遂意。那裏知道姚想姿所說的歡心。所說的稱心遂意。是指着下層工作。不是指着上層工作呢。這其時。夜餐才散。想容想姿都是含着些酒意。益發媚態橫生。柳春陽也因多喝了幾杯酒。紅噴噴的面帶春色。夜餐是在壽康堂上。和王太夫人同席的。席散以後。王太夫人自回他的東

樓安息。柳春陽卻在西樓上住。柳春陽所住的地方。便是前集書中王秀英的閨樓。秀英出嫁以後。這座閨樓便空了。過了兩個月。便做王天豹的新房。天下真有相巧的事。王天豹在正月裏把假女子周文賓介紹上樓。便是這一座閨樓。隔了五個月後。王英秀把假女子姚想容姚想姿介紹上樓。也是這一座閨樓。周文賓不曾辜負了才子身分。雖和王秀英同牀而睡。只做到面訂終身。並沒有做那進一層的工作。現在這兩個假女子。但聽這語裏藏機。已知道不懷着好意。況且小包裏中已藏着昏迷藥和昏迷符。只須閉上了房門。便要施行魅術。這時還坐在怡雲樓的中間。先由余美姿在燈光之下。做些針黹的活計。請少奶奶指教。名曰請教。實則自炫其長。柳春陽見他運針如飛。繡出的花朵。確是活色生香。自己深愧不如。便約定想姿要常到這裏。做他的刺繡導師。又聽了想容的合奏湘夫人。益發欣喜欲狂。以爲相見恨晚。後來便從樓的中間走入春陽的外房。春陽的意思。是欲在外房特設着牀榻。以便他們姊妹倆住。

宿。但是想容笑着說。少奶奶。你難道臥榻之旁不容人鼾睡。想姿接着說。少奶奶若許我們同房住宿。也不須特設牀榻。只須在地板上權宿一宵。我們也有了仙氣。想容道。我們是塵間女子。少奶奶的閨房。彷彿瓊樓玉宇。少奶奶瞧得起我們。決不會把我們拒絕在廣寒宮外。想姿又接着說。少奶奶假如不許我們進這內室。便是嫌着我們的塵凡之氣。污着你的瓊樓玉宇。他們倆一搭一擋。一吹一唱。怎麼柳春陽不入其彀中。惜乎王天豹不曾把誤搶周文賓寄頓闔樓一段趣聞。講給他夫人知曉。假如柳春陽預知這一頁歷史。那麼姓姚的希圖入室。情現乎詞。或者要惹起他的幾分疑慮。以爲他們倆爲什麼定要我同房住宿。其中莫非有計。無如春陽並未知道以前有這麼一回事。所以今夜借着原有的舞臺。重演這一幕撲朔迷離的趣劇。他完全沒有覺悟。轉以爲姊妹倆真個羨慕他的房間考究。便是睡在地板上也有餘榮。他便容納了姊妹的要求。情願讓出大牀。給他們姊妹倆同睡。自己臥在旁邊的楊妃榻上。也

沒打緊。哼，怎說不打緊。許他們入房同睡。便是引狼入室。他們先把帶來的小包裹放入內房。一切揩身用水的應有功課。一主二賓都是先後的做過了。姊妹倆假裝着呵欠連連。柳春陽便請他們入房安寢。丫頭們伺候完畢。早已退出房間。想容想姿都進了深閨。知道這件事已十拿九穩了。只須探聽得丫環們都已上牀安臥。外面已沒有了聲息。他便可以打開包裹。使用他的媚藥了。在這時候。外面的聲息還沒有靜止。他們傍着春陽同坐在一張大理石的春檯上面。想容在左。想姿在右。春陽左顧右盼。笑着說道。可惜春陽是個女身。假使是了男子。豈不是左擁右抱。千金一刻的春宵。想容也笑道。可惜我們都是個女子。假使是了男身。倒也可以收那左右夾擊之效。春陽聽得這句話。有些不大規矩。便道。容妹你這句話。不是閨閣中人應當說的。想容道。少奶奶。又來了。一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你不說風情話。小妹怎敢說風情話。你不佔我們的便宜。我們怎敢佔你的便宜。春陽道。這倒不錯。是我自己惹出來。

的。想容暗自忖量。看這雌兒。似乎容易着手的。不像是個三貞九烈之人。小包裏的東西。本來不得已而用之。最好備而不用。只用些風情說話。打動他的心坎。待到他春心蕩漾的時候。然後乘隙下手。這是最穩妥的辦法。因此又把說話打動他道。少奶奶。假如你愛說這風情的話。儘說不妨。好在彼此都是女流。婢女們又不在眼前。說說笑笑。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事。春陽笑道。沒有出嫁的女郎。卻喜聽人家說風情話。你不覺得害羞麼。想容道。女流和女流。甚麼話都好講的。又沒有男子在旁。有什麼羞。想容也道。少奶奶和天豹公子。如是這般的實行其事。也不見得害什麼羞。難道我們空口說說。倒要害起羞來。春陽拍了秀容一下道。我只道你們是好人。原來你們不是好人。這幾句話。假如春陽是正色而談的。想容想姿便不敢再說打趣的話。只好乞靈於包裹中的東西。試行魅術了。現在聽他的話。卻是很溫和的。又經着纖纖玉手。在自己肩上拍了一下。想容雖然久歷江湖。但是他所沾染的。也不過庸脂俗粉中人。柳春陽

是寧王十美人中之一。他的美麗和王秀英不相上下。又兼着同坐在春檯上面。雖不會真個消魂。只這脂香粉氣。已麻醉了想容的心靈。猛地裏肩上一拍。就那至少限度而言。想容的三魂六魄已被他拍去了一半。想容的魂魄是減少了。想容的膽量卻又激增起來。自來「色膽大如天」。他不知不覺地說道。少奶奶。你說錯了。你道我們不是好人。你略待片刻。便知我們的確是好人。春陽笑問道。什麼時候。才見你們是好人。想容道。這是很容易的。只須門上了房門。同到牀上。便見得我們都是好人。春陽道。你又要到口頭佔便宜了。想容道。少奶奶到了那時。才知我們心口如一。並非能說而不能行。春陽聽他的說話。愈說愈可疑了。春陽也是個機警的婦人。知道他們的來路不正。便即哄的從春檯上站了起來。一霎時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喝一聲你們快替我出房。我這嚴肅的閨中。怎容得你們這兩個無恥之人。想容想姿見他翻臉。便道。少奶奶驅逐我們。我們取了包裹。立時便可離卻這裏。於是兩個假女子。一齊站起。同

去取那包裹。他們真個肯離開這裏麼。非也。他們急於要去打開包裹。取出裏面的法寶。只須彈上一些春藥。管教柳春陽另換了一個人。和唐解元府中的桃奴一般。他們把小包裏取在手中。口中說走。實則不走。正在打開包裹。要取出這法寶應用。柳春陽那裏知曉。只道他們檢點檢點東西。真個要走了。卻不料一聲狂吼。跳進一個麻面的郎君。把這兩個假女子。一人賞一下嘴巴。打的他們頭昏眼暗。口喚着少奶奶救命。麻面郎君把他們推到房門左近。每人請他吃一隻金華南腿。向着他們臀部踢去。他們直衝的衝到外房。跌了一個狗吃屎。各各跌得鼻青嘴腫。半晌扒不起來。跌地的時候。他們已經打開的包裹。也都跌落在地上。麻面郎君眼快。見裏面有硃書的黃紙條兒。拾起看時。卻是符籙。他猛然想起父親昔日回南的時候。曾經講起成化年間的人妖案。把男子纏小了雙腳。混入閨中。借着符籙行魅術。看來這兩個人倒像是人妖案的餘孽。便罵着大膽的奸徒。你們這一輩人妖餘孽。竟敢混入本公子的內室中。

可知道刑部衙門中還存着這一起檔案。你們不怕千刀萬刀割麼。余美容余美姿兩人。被王天豹道破機關。知道這件事躲避不得了。只好跪在地下。哀泣求他們夫婦倆網開一面。柳春陽不去睬理。只問他丈夫如何今夜便回。天豹道。危險危險。幸而提早回來。要是不然。柳春陽道。不然便怎樣。天豹道。豈不要鬧出笑話來麼。春陽嗔道。難道只有你看得出他們的破綻。你便不來。我早已看出他們都不是好人。天豹忙變着論調道。少奶奶的說話不錯。我便不來。你也會把他們驅逐出門。柳春陽道。我要問你。爲什麼你上樓來。一些聲息也沒有。丫頭們也不來稟報。其時丫頭們都站在旁邊看熱鬧。聽得少奶奶這麼說。一個丫頭上前稟告。公子上樓梯的時候。是躡着脚步兒的。我瞥眼見了。正待叫喚。公子卻是連連的搖手。輕輕地說。不許你們聲張。若要聲張。便是一頓毒打。我們怕着毒打。便不敢聲張了。公子又輕輕地問我。少奶奶睡了沒有。我說少奶奶恰才進房。和兩位女賓在裏面談話。公子聽了。便卽蹣着脚。悄悄

地到外房來竊聽。春陽又問道。你爲什麼這般鬼鬼崇崇。究竟是何居心。天豹道。少奶奶休得錯怪了我。我所以禁止他們聲張。只爲今夜回來。是出於少奶奶意外的。我輕輕地上樓。好教少奶奶正在憶念我的時候。忽地和我會面。便有一種意外的快活。春陽聽到這裏。嗔意全消。便冷冷地說道。你曠着功課。提早回家。我只是意外的失望。說什麼快活呢。我所快活的。只有你讀書成就。考得功名。又向丫環們說道。以後公子上樓。須先通報。公子要毒打你們。自有我來作主。丫環們連連答應。以後一定通報。其時跪在地板上的一對假女子。還在哀哀求饒。天豹忙問春陽道。他們怎樣混上閨樓的。柳春陽道。多承你這位令妹介紹的啊。天豹怒道。他怎麼介紹兩個男扮女粧的人。來上我們的閨樓。他難道希圖報復麼。便是報復。也只須一個。柳春陽道。你喃喃的說些什麼。天豹才知道出了口銃。連忙掩飾道。我氣極了。我自己也不知道說些什麼。柳春陽摸了摸雲鬢。忽的想起了一件事。忙問跪在地上的兩人道。住在禮部府的

姚想顏大概也和你們一般的了。姚想容戰兢兢的答道。是我們的同黨。和我們一般的。柳春陽便喚不好。催着王天豹快到禮部府中去一走。說破奸人的祕密。免得中了人妖的奸計。天豹道。我們管了自己吧。一嫁出的女兒。恣出的水。一便是中計。也只有周老二去戴着這項綠頭巾。和姓王的不相干涉。又摸了摸自己的頭顱道。我總算運氣還好。妹子要害我。卻不會受他的害。春陽重又發嗔道。你這人太糊塗了。令妹何嘗要害你。他自己也沒有知曉。自古道。一不知者不罪。一況且你會央託令妹和妹夫。介紹兩個風雅的女友來作伴。令妹一片好意。你怎麼錯怪了他。這兩個人。暫時押到樓下。鎖在堆置什物的一間屋子裏面。你快快騎着馬。到清和坊去一走。見了令妹。悄悄的告訴他這樁祕密的事。不要大驚小怪。鬧得滿城風雨。天豹怎敢不依。先押着兩個假女子下樓。由丫環掌燈前行。到了堂樓下面。出了側門。在一間堆置什物的屋子裏面。喚他們先行入內。他們怎敢不依。丫環們交頭接耳。隱隱地說。看不出他們

是男扮女粧。王天豹也有些疑惑。看他們這般嫵嫵婷婷的行路。完全沒有男相呈露。我倒要驗他們一驗呢。想定了主意。也跟着入內。卻教丫環們掌着燈在外面守候。天豹到了裏面。吩咐他們背倚在牆上。把兩手高高地擎起。他們怎敢違拗。如法泡製。天豹略矧着身子。雙腕並伸。行使他手盤鐵丸的拿手好戲。直向他們的胯下伸來。嚇得這兩個假女子一齊喚起救命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四傑傳中之杭州書。如祝枝山寫無字聯。王老虎搶親等事。已極滑稽之能事矣。作者於續四傑傳中。也寫一段杭州書。其突梯滑稽之處。直欲超過正集。更妙在處處與前傳相應。即使善哭之阮藉見之。亦當笑得如彌勒一般矣。哈哈。

不特正文可笑。卽插科人物。如看巷門之適可而止。亦足令人解頤。余氏三妖。祇有美顏能化妖爲人。故結果亦較佳。容姿二人。不堪造就。其得

免顯戮。而以蒲團清磬終其身。不可謂非厚幸矣。
二余蠱惑柳夫人。形勢異常嚴重。其危險之程度。更甚於秀英。包裹業已打
開。媚藥蠱人。僅一舉手之勞耳。於山窮水盡處。忽聞一聲虎吼。文筆遂化險
爲夷矣。不禁拊掌稱妙。

鍾吉

字著

女學生外傳

一名「嫵史」

近一代 唯一情 名著名著 全 國 青 年 同 聲 讚 美

四出版書 已銷十萬冊

在皇后與校花的勃興時代。本書是個最忠實的消息記載員。本書著者鍾吉字君（現在世界晨報主筆）的足跡。北至燕趙。南至兩粵。中至兩江。各埠著名的女學校。他沒有不執過教鞭。村的俏的俊的俊的女學生。見過多多少少。關於學生們的樂事韻聞。也聽見過多多少少。這部書就是「多多少少」裏的一部份。事蹟是異樣的事蹟。筆調是異樣的筆調。歡喜異樣的人。來看這部異樣的書。有詩為證：

情願不赴情人約 來讀這部纏綿書
 書中多少哀艷事 任爾鐵石亦覺癡

欲知東宮西宮的宮主們消息如何。且聽本書分解。

全書四厚冊二十萬言定價二元（六折）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六十二回

天道好還秀娘思舊事

良緣巧值慧婢吐真情

王天豹沒有娶柳春陽的時候。他的手中是盤慣鐵丸的。左右手各托着兩個鐵丸。骨碌碌盤弄不歇。自從春陽入門。不許弄這玩意兒。天豹早已洗手不弄了。今夜他聽了婢女們的竊竊私議。起了一種好奇心。盤弄鐵丸的技痒欲搔。不如伸入他們的胯下。一試自己盤弄鐵丸的故技。他們柔軟的雙丸。只須天豹的虎掌輕輕地一托。盤還沒有盤動。他們倆早已痛淚直流。口中喃喃的喚起救命來。站在門外的婢女。見這情形。又是害羞。又是好笑。笑的花技招展。幾乎擎不起手中的燈臺。天豹厲聲的喝道。兩個忘八羔子。暫時沒有功夫盤問你。且待回來以後。懲治你們這傷風害俗的人妖。返身出了這間屋子。搭上了屈戍兒。又喚丫環。加上了鐵鎖。鎖住了這一對妖魔。然後預備傳喚家丁。牽出自己所坐的駿騎。向清和坊去走一遭。等到一切完備。待要出去上馬。卻見一名婢女手托着銀盆。請公子爺洗手出門。天豹道。出門便出門。洗什麼手。那婢

女道。公子爺不怕髒了手麼。天豹道。胡說。我又不曾上廁所。手會得髒麼。婢女笑着。把嘴努向這間鎖上的屋子道。公子爺在裏面。難道不曾髒了手。天豹恍然醒悟。便在婢女所托的銀盆中。洗了左手。又洗右手。銀盆下面襯着一塊手巾。擦乾了手。然後重整衣巾。跨上馬背。出了大門。經過了麒麟街。行得沒多一程路。爲着喊開巷門。兄妹倆的轎馬相逢。便有上回書中的巧值。編書的交代明白以後。且說兄妹倆在途中。不便講話。一進了牆門。下馬的下馬。出轎的出轎。自有婢女們知道姑奶奶回來了。東樓的太夫人業已安睡。不便上去驚擾。卻是急匆匆的報上西樓。說公子爺出去沒多一會子。早已偕同姑奶奶回來。聽說是路上相逢的。柳春陽怎敢怠慢。整了整衣裙。連忙下樓梯去迎接小姑娘。才到樓下。只見丫環們掌着銀燈。早已照着秀英入內。姑嫂相見。彼此手攙着手。秀英第一句問道。嫂嫂沒有吃虧麼。春陽道。幸而已看出了破綻。才得轉危爲安。妹妹你怎麼樣。秀英道。爲着這個人尙有良心。他竟不待發覺。向小妹自

首了。小妹暗暗吃驚。一個發覺了。兩個尙沒有發覺。小妹是保全了。只怕害了嫂嫂。所以連夜到來向嫂嫂告密。春陽道。愚嫂也和妹妹一般主見。這裏破露了。只怕妹妹那邊還沒有覺察。所以連夜催促着他。快到妹妹那邊來報信。天豹在旁邊插嘴道。妹子。你真個不是有意介紹他們到來的麼。秀英道。哥哥如何這般不明白。我和你是同胞姊妹。爲什麼使這促狹的計謀。要害你兼害嫂嫂。天豹道。我只道你要報復正月十五日的仇啊。但是這一夜。你該報恩。不該復仇。秀英嗔怒道。哥哥。我只道你已改好了。怎麼依舊這般傻頭傻腦。春陽知道裏面定有啞謎兒。但是當着小姑不便詢問。便請秀英上堂樓去坐。於是他們一行人都上了堂樓。丫環送茶以後。春陽先問秀英。那個自稱姚想顏的。如何肯向妹妹自首。秀英道。這倒是唐家大伯的功勞。便把余想顏怎樣自首的經過。一一說了。又問春陽。這裏的兩個。如何發覺的。現在人到那裏去了。春陽也把恰才的經過情形。細細的說了一遍。秀英不禁微微的歎了一聲。這一聲

微歎之中。秀英包含着許多意思。他沒有發表。編書的卻可以代他發表。他想。這座停雲樓。現在是嫂嫂的閨樓。在那五個月前。卻是自己的閨樓。男扮女粧的混上閨樓。半年之中。已有了兩次。我雖沒有復仇。但是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番作用。哥哥把喬扮女裝的男子。引入妹子的閨中。妹子也會把喬扮女裝的男子。引入嫂嫂的閨樓。哥哥錯疑妹子是復仇。其實妹子並不要復仇。卻是冥冥中如法泡製的把他一番戲弄。再者。想到自己丈夫周解元風流自命。會得扮了女粧。瞞過多多少少的人。誰知人家的喬扮工夫。會得勝過了他。那天月下游湖。他笑我的眼光平平。辨不出迷離撲朔的人。但是他自己何嘗辨得出呢。他在月夜初會人妖。也當做是個月下美人。他自己仗着喬粧騙得妻房。誰知他的妻房也險些兒受了喬粧者的侮辱。冥冥中的弄人。實在是異常巧妙。怎教他不想後思前。微微的長歎。編書的代達他的心思。不免費了好幾行的筆墨。若在秀英的一寸芳心。這思潮和電浪一般迅速。不過略略沈吟。已想到

了這幾層。於是向着哥嫂說道。這件事要真便真。要假便假。聽得爸爸說起。以前的人妖公案。是成化年間的一件大獄。非但奸徒身受極刑。便是他供出的許多婦女。也有好幾個羞憤自盡。現在第二起人妖案給我們破露了。趁着尙沒有張揚出去。還是設法消弭的好。自古道。「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柳春陽聽了。頻頻點頭。王天豹是惟柳春陽是聽的。春陽點了頭。天豹的頭也是不點而自點了。坐了一會子。更鼓已交四點。秀英起立告辭。天豹夫婦要留着他住過一夜。明天回去。秀英道。我們家裏這一個。還沒有發落。須得早早回去。說時。帶着桃枝。準備下樓。桃枝道。少奶奶。你相信了小婢麼。秀英道。相信你什麼。桃枝道。那天少奶奶訪問他們。小婢陪着同去。風吹帘動。被小婢瞧見了。他們牀下的便壺。以爲可疑。少奶奶反而替他們掩飾。把小婢一場訓斥。秀英聽了。不禁一笑。承認是自己疎忽。桃枝的所慮不錯。這一夜。真正忙極了。王周兩家的少奶奶都是整夜的沒有安睡。但是兩家的老太太。正在黑甜深處。誰

也不知家中幾乎鬧出絕大的笑話。且說身在轎中的王秀英。忽然又上了一件心事。自己家裏的人妖。並沒有鎖禁在一室之中。卻又不該。吩咐翠兒去陪伴他。假使這人妖野心未死。和翠兒有了什麼曖昧。自己重名節。丫環也該重名節。這便如何是好。比及到了禮部府。入門下轎。一切瑣事。不須細述。王秀英帶了桃枝。急於要上堂樓。看這沒有發落的人妖。究竟在樓上幹些什麼。其時樓上的翠兒。聞得姑奶奶回來。急急的下來。把姑奶奶迎上堂樓。秀英細看翠兒面色不變。心頭略定。坐下以後。便問翠兒你沒有睡麼。翠兒道。姑奶奶吩咐我陪伴那個小脚的。他不睡。我也不睡。我和他坐待天明。恰才聽得金雞叫。大概天明不遠了。姑奶奶啊。這小脚的很奇怪啊。秀英聽出根由。知道翠兒已瞧破了他的祕密。便道。小脚的在那裏呢。翠兒道。他坐在小婢的房中。秀英道。他規矩麼。翠兒笑道。天下規矩的人。總沒有勝過了他。小婢要親近他。他卻遠避着。小婢。秀英道。你不要親近他吧。親近不得的。翠兒道。爲什麼呢。秀英道。你跟

我進房來。我有話向你說。翠兒道。小婢也有許多話。要和姑奶奶說。秀英好生奇怪。便帶着翠兒進房。叫他掩上了房門。然後悄悄地問他道。翠兒。你可知道那小脚的是一個男身麼。翠兒道。姑奶奶。你好有耐性。直到這時。才告訴小婢這一句話。幸而他是个君子。要是不然。那便鬧出新鮮話。巴戲來了。秀英笑道。這件事。確乎我有些失誤。但是你要原諒。我經他自首以後。便想到方才跟往兵部府中去的。也是兩個禍種。若不連夜去報信。這笑話便鬧的大了。臨走的時候。我的方寸已亂。沒有想到你們的男女嫌疑。好在他是個君子。沒有玷辱了你。這是你大幸。翠兒道。他雖是個君子。沒有玷辱小婢。但在小婢的房中過了一夜。小婢問心無愧。人家怎肯相諒。總說小婢房中私藏着男子。姑奶奶啊。姑奶奶注重名節。小婢也是注重名節。姑奶奶知道要從一而終。小婢也知道要從一而終。小婢說一句放肆的話。假如有一個喬扮女裝的男子。在姑奶奶沒有訂婚的時。竟混入姑奶奶的閨中。過了一夜。雖然是一位君子。並沒有

玷辱了千金之軀。但是人言可畏。一經宣揚出去。將來和人家訂婚。人家也不要。姑奶奶。你道是不是呢。秀英聽了。面上烘烘的熱。翠兒明明已知道了元宵的一夕話。這是誰告訴他的呢。只怕是素琴吧。秀英沈吟不語的當兒。翠兒又換着論調道。姑奶奶在閨中的時候。本來沒有這麼一回事。姑奶奶做閨女。雄蒼蠅也飛不進一個。何況男子。小婢所說的話。不過請姑奶奶設身處地。代爲作想罷了。姑奶奶啊。小婢是個待字之身。偏偏房中藏着這一個男子。這男子真是阿彌陀佛。見色不亂。不過人家怎會知曉。一黃鼠狼躲在雞棚上。不吃雞也吃雞。一姑奶奶。你是個才女。假如你遇見了這個局面。如何才是個萬全之策。秀英聽出了口音。知道這大脚婢女。已看中了小脚的男子。這叫做有其主必有其婢。我既演過這一齣戲。便傳授與他也不妨。於是笑着說道。假如這小脚男子。不嫌你這大脚丫頭。你便和他訂定終身也好。他已做了你的未婚夫。人家便進你的謠言。你也不怕了。不過他看得中你麼。翠兒喜道。不瞞姑奶奶

說。他已千肯萬肯。和小婢訂就這婚姻。只求姑爺姑奶奶大度寬容。不要追究他的前事。他有了家室。再也不去重蹈故轍。他要懇求着老太太在府中賞他一碗飯吃。他願替禮部府中做一名書記。他在文墨上也過得去。他願一輩子的替主人努力。決沒有什麼越禮的行爲。他雖和小婢面訂着終身。又恐姑奶奶不答應。他便教小婢到姑奶奶面前來請示。姑奶奶。你已應許了他麼。秀英聽那翠兒口中一疊連聲的他他他。本要撲嗤的笑將出來。但是轉念一想。我和翠兒。真叫做「朋同類也。」我笑翠兒。翠兒也要笑我。便忍着笑說道。我是允許你了。但是到了來朝。說時。揭門窗帘。張了一張道。我說來朝。現在已是來朝了。少停。老太太起身後。我把這事向他老人家稟明了。你也得去求求老太太。翠兒喜道。只要姑奶奶一允。老太太沒有不允的。說時。便卽伏地叩了三個頭。謝這位「成人之美」的姑奶奶。翠兒拜罷起身。秀英便叫他同着余美顏都到樓下去。既已知道他是個男身。不便放着他在堂樓上停留了。翠兒應着

出房。其時東方早已破曉了。樹上的宿鳥早已飛上枝頭。向着同伴請早安。尤其是掂斤播兩的白頭翁。口口聲聲說什麼「半斤八兩」。秀英平日聽了。並不注意。現在卻暗暗地好笑起來。我和翠兒。同樣的把喬扮女裝的男子。藏在房中過夜。我藏的是周美人。他藏的是余美顏。一般都是因禍得福。私訂終身。白頭翁口中的「半斤八兩」。分明是嘲笑我們的一主一婢。桃枝進房來。勸少奶奶暫睡片時。以資休息。秀英道。睡到也睡不着。不如把這件事了結以後。再行午睡。桃枝這件事。你須祕密。傳到外面去。便要釀成大獄。造孽不淺。桃枝道。少奶奶放心。小婢也知道這件事鬧破不得。決不多言。秀英道。那麼便好。你先下樓去。吩咐家僮。快到城外湖心詩社。接取二少爺回府。說有要事。急待商議。你回到樓上時。再行準備臉水。伺候我洗臉梳頭。桃枝奉了主命。自行下樓。且說這位周老太太。向來清早起身。須得空心念佛十遍。再進早餐。今天六月二十五日起身。他在洗面漱口以後。空心念佛。要念三十遍。才進早餐。爲什麼

多加了十徧。只爲他老人家收得了一個乾女兒。實在快活極了。他件件都是滿足。有夫有子有媳有孫。他所欠缺時。便是一顆掌珠。生生的碎掉了。昨天有這麼的大好機會。和瓊枝一般纖足的姚二小姐。竟肯認他做乾娘。竟肯和瓊枝一般的孝順堂上。這都是佛菩薩的保佑。把他自以爲美中的不足。完全彌補了缺憾。這是合該多念着十徧的經。以表自己的感激。而且揀着日子。還得到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去進香。周老太太端的快活極了。從此以後。自己便有女兒了。以前兒子扮做女兒。只是個魚目混珠。不是真價實貨。現在有了這位姚二小姐做乾女兒。便是真價實貨的好女兒了。他在佛樓上面很志誠的念了二十徧經卷。然後回到自己常居的房廳上面。去進早餐。這時兩房媳婦都已到了那邊。來請婆婆的早安。大媳婦道。今天婆婆念經。比往日多了些時刻。大概不止十徧吧。周老太太道。今天加倍念經。一共念了二十徧。老身端的快活極了。其時正在吃湯糰。便道。有了這稱心如意的乾女兒。便是湯糰也要

多吃兩個。秀英暗暗好笑。他想少頃婆婆知道了底細。便是吃了一個空心湯糲。周老太太吃罷點心。笑問着二媳婦道。我的乾女兒還沒有起身麼。年青的人大抵喜睡。老身做閨女時也是這般的。二賢哉。休去驚醒他。由他多睡一刻的好。秀英聽了。忍笑不語。周老太太道。二賢哉。今天不能放姚二小姐回去。他已做了老身的乾女兒。那有乾女兒來望乾娘。不在乾娘房中住過幾夜的道理。昨夜爲着你和他有說有談。所以放着他伴你一夜。這是看你的面子。只好忍痛割愛。今夜卻不能看你的面子了。老身心愛的乾女兒。一定要搶他回來。秀英聽到這裏。這笑聲竟忍耐不住了。秀英一笑。旁邊的桃枝也笑了。周老太太被他們笑的莫名其妙。忙問有何好笑。周大娘娘也向着主婢倆呆看。猜不出他們因何好笑。秀英笑罷。走到婆婆面前。悄悄的說一句。要和婆婆借一步講話。周老太太知道其中定有別情。便顛巍巍的退到後面一間平時念經的靜室裏面。婆媳倆都坐定了。掩上了門。秀英便把昨夜的經過。一一告稟婆婆。

知曉。卻把周老太太的一腔歡喜。化作雲烟。忙道。這便如何是好。看來老身苦命。命裏不該有女兒。好好的。一個青年女郎。怎麼「眼睛一霎。雞兒變了鴨。」秀英道。媳婦有一個計較在此。婆婆依舊可以和他常常相見。只不過乾女兒變做了乾女婿。周老太太道。誰做老身的乾女兒呢。秀英便把翠兒陪伴余美顏。業已訂定終身的話。述了一遍。假如婆婆把翠兒認做了乾女兒。那麼余美顏便是婆婆的乾女婿了。不是可以常常見面的麼。周老太太笑道。這也有個預兆。昨天翠兒要佔便宜。卻喚老身做乾丈母。自稱爲乾女婿。誰料只隔得一宵。乾女兒變做了乾女婿。乾女婿也變做了乾女兒。一會子陽變爲陰。一會子陰變爲陽。這不是變了陰差陽錯了麼。秀英笑道。畢竟婆婆福分好。這個乾女婿是多才多能的。婆婆無聊時。可以召他來講講故事。奏奏樂歌。解解你老人家的寂寞。周太太道。非但可以解除寂寞。逢到記念我瓊枝時。看看乾女婿的纖纖蓮鉤。也似見了女兒一般。老身一切都依着你的計畫而行。翠兒這丫

環。雖然是個原生脚。面貌卻好。人也玲瓏。你便去喚他前來拜認老身做乾娘。至於這個人妖。他已做了老身的乾女婿。誰都不能欺侮他。秀英道。那麼媳婦告退了。秀英出了房廳。翠兒已在那裏打聽消息。秀英道。你的運氣好。快去叩見乾娘罷。翠兒大喜。便到裏面去拜老太太做乾娘。不在話下。忽的桃枝來報告道。二少爺回來了。他不知道少奶奶在這裏。他已上堂樓去了。秀英聽得丈夫回來。他有許多話要和丈夫面談。便急於登樓。去見文賓。彼此相見後。文賓便問秀英。家中究有什麼要事。今天我在吟社中宿醉困人。尙沒起身。周德便來促我回家。我問他什麼事。他又不知曉。令人墮入五里霧中。所以一到了家中。便上堂樓來找你問話。你又不在了樓上。正待下樓。卻聽得你來了。悶蘆葫悶了良久。快快揭開這葫蘆蓋吧。秀英道。這裏不是談話之所。請到房裏去談。於是夫婦倆同入房中。並坐細話。文賓聽到三人都是桑沖餘黨。一個自首。兩個被王天豹瞧破祕密。所有奸謀。都歸失敗。才覺驚魂略定。便問這個自首的現

在那裏。秀英道。他在樓下。你回來時沒有瞧見麼。文賓道。沒有瞧見。大概他聽得我回來。先行躲避了。但是他雖自首。我們卻不可姑息養奸。須得送往官廳。追究餘黨。才是除惡務盡的道理。唐子畏太覺假惺惺了。只爲他把人妖從寬釋放。以致「移禍江東」。才敢到周王兩姓來嘗試。我們再也不可縱容了。趁他還在樓下。趕緊把他鎖住了。送往錢塘縣裏。從嚴的懲辦一下。才是道理。秀英聽了。又好氣。又好笑。尙沒回答。只聽得紗窗以外。有那悽恫悽恫的哭聲。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王天豹一試弄丸故技。可請快人快事。鐵丸可弄。肉丸其可弄耶。此與性命有關。雖欲不喊救命。不可得也。容姿二人。孽由自作。偷亦如美顏之臨崖勒馬。跪地自首。則此痛可免矣。

回目中之天道好還四字。最宜着眼。一部續四傑傳。無非以天道好還爲宗旨。有唐伯虎追秋香之舟。自有房聽梧追九娘娘之舟。有九美人花團錦粧。

供養唐寅一人。自有余美顏喬粧改扮。希圖一箭九鷗。有王天豹認男作女。閨樓伴妹。自有王秀英認男作女。閨樓伴嫂。有周美人喬粧女子。混入王姓閨樓。自有余美顏喬粧女子。混入周姓閨樓。一言以蔽之曰。天道好還而已。作著善於滑稽突梯之中。暗寓晨鐘暮鼓之聲。是故續四傑傳者。非尋常詼諧文章。乃有功世道之文章也。

慧婢吐真情。可謂詞林妙品。吾讀至此。不肯輕易讀過。攜往綠蔭之下。子細讀之。其時好鳥枝頭。弄舌不已。吾笑曰。翠兒之舌。巧於枝頭之鳥多矣。與其攜酒聽鷗。不如攜酒讀續四傑傳之第六十二回。定有好語好珠。流轉於銀光玉版間也。

第六十三回 戒之在色 傻公子受冤 別矣消魂 猷秀才揮淚

文賓正待把人妖送往官廳。卻聽得紗窗以外。有那悽恫悽恫的哭聲。不禁發怒道。這人妖倒可惡。竟敢私上堂樓。竊聽我們的談話。這個人還能輕放麼。哭也沒用。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秀英卻聽出這哭聲。並非出於余美顏。便笑着說道。這哭泣的不是人妖。卻是令妹在那裏傷心啊。文賓道。奇哉怪也。我那裏有什麼妹妹。正在奇怪時。素琴也走了進來。見過文賓夫婦。彼此坐下。素琴道。我昨夜好睡。一切的情形。直到今天。翠兒告訴我後。方才知曉。這件事也只好這麼辦了。聽到二爺在房裏發怒。這又何必呢。人妖雖然可惡。但是他肯自首。我們也該隱惡揚善。不予深究。才是道理。文賓笑道。二娘也是個婦人之仁。堂堂禮部府中。他有這般的大膽。男扮女裝。私上閨樓。再要和唐子畏一般。不加深究。他的膽量益發要大了。這個人非得重辦不可。秀英忽的轉變論調道。你周二爺的見識。畢竟和三絡梳頭兩截穿衣的大不相同。我們的姑息養奸。確乎

是個婦人之仁了。這個人妖非得重辦不可。文賓喜道。大娘你也明白了。快去傳喚家僮。把人妖捆住了。待卑人先來審判一下。審出了羽黨幾人。黨魁幾人。然後送往官廳。便可以一網打盡了。秀英點頭道。周二爺的辦法。確是老吏斷獄。我也主張要審出了黨魁。先把黨魁處以極刑。再把余美顏問罪。文賓見秀英這般的和調。未免生疑。便向秀英注視道。你這般的隨聲附和。敢是和我開玩笑麼。秀英道。規規矩矩的講話。誰和你開玩笑。文賓道。你也佩服我的辦法麼。秀英道。佩服之至。非常佩服。但是你要審問他的黨魁是誰。不用審問。我已知曉了。文賓道。原來你已審問過了。黨魁是誰呢。秀英從從容容的說道。所謂黨魁。罪逾於余美顏。心狠於余美顏。余美顏到了閨樓。會得良心發現。一進房中。便卽自首。便卽引嫌出房。那個黨魁。一上了閨樓。便要得步進步。中間坐了。便到外房。外房坐了。便到內房。內房坐了。便要同睡一牀。一樣都是男扮女裝。一樣都是混入閨房。不過把他們的罪狀比較一下子。余美顏兀自可恕。那個

黨魁便萬不可恕了。周二爺要重辦這黨魁。我也主張非得重辦不可。這時素蓮便笑將起來。秀英道。你回房吧。你是不宜多笑的。文賓皺着眉說道。大娘。你明明道着下官。下官知罪了。一切處置。悉聽大娘做主。下官不敢參加一詞了。忽聽得紗窗外。又是吃吃好笑的聲音。文賓道。笑的是誰。秀英道。又是令妹啊。文賓央告道。休得把我捉弄了。快快告我知道。於是秀英把一切情由。都告訴丈夫知曉。文賓當然不持異議了。非但不持異議。而且特地下樓。去和這位纖纖蓮鈎的乾妹夫談今論古。居然十分投契。不多時候。王天豹也上門來了。文賓夫婦急於要知道發落人妖的下文。忙到花廳上去見客。余美顏也跟到屏門後面去竊聽。究竟他們對於美容美姿作何發落。竊聽的結果。才知道王太夫人曾在壽康堂上審問人妖。美容美姿伏地陳詞。具述男扮女裝。並非自主。出於余天福的斂錢計畫。叩求太夫人天高地厚之恩。不咎既往。許他們洗心革面。以圖自贖。王太夫人沉吟了片晌。問他們若要豁免前非。可肯削髮爲

僧。他們說。只要保全生命。便做和尚也情願。太夫人想到風篁嶺的山麓。有一座王姓的家庵。住持的和尙。年齡已高。尙沒繼承的徒弟。他們既願爲僧。可肯拜這老和尚爲師。暮鼓晨鐘。以修來世。他們叩頭不迭。同稱情願。其時事有湊巧。風篁庵裏的老和尚。正到兵部來中來送經卷。王太夫人便令美容美姿。改了男裝。交付與老和尚帶回庵中。擇期披剃。所有遺下的符籙藥品等。魘魅東西。一齊燬滅。免得留在世上害人。惟有這個殺不可恕的余天福。倒便宜了他。我們遣人到西冷橋邊去追究。早已知風脫逃。屋子裏虛無一人。文賓聽了。便佩服他的岳母辦事敏捷。只這一番處置。斬斷了多少葛藤。但是余天福漏網。似乎便宜了惡人。秀英道。還是由他脫逃的好。若捉住了他。便要經官經府。興起大獄來。他一人死不足惜。但是只怕牽連了多人。王天豹道。母親也是這般說。天福一走。這件大獄便可消弭於無形了。秀英道。這個惡人。雖然倖逃顯誅。但是天網恢恢。結果一定不好。便算他留得殘生。但是活着也嫌無味。他耗了

十餘年心思。費了無數的金錢。造就了三個人妖。到後來盡成了鏡花水月。料想他回首當年。活在世上也乏味了。天豹又問起這裏的一個怎麼辦。秀英道。這個人很有天良。幸得他自首。妹子才有面目見人。我們已把翠兒嫁給他。叫他更了男服。在這裏做一名書記了。天豹拍手道。趣極趣極。小脚丈夫。大脚妻。這也算得聞所未聞的事了。屏後的余美顏聽得這一番談論。默默的念了幾聲「阿彌陀佛」。方才入內。由翠兒領着他去更換男服。拜謝周老太太。不須細表。花廳上的王天豹談了一會子。起身告辭。文賓夫婦留他便飯。他說。和林老夫子約定。今天須到林祠去吃飯。若錯誤了時刻。以後請假。便難邀准了。文賓夫婦不便堅留。只好送他出門。由着他到林祠去讀書。這一次。王天豹卻吃了一個大大的啞苦。回到林祠。見了林老夫子。吃過午飯。雖然繼續讀書。但因隔夕沒有睡眠。爲了人妖。鬧到了天明。現在坐定以後。未免呵欠連連。讀了幾句八股文章。便拜佛般的打起磕睡來。林老夫子連連的幾聲冷笑。他以爲昨

夜天豹急於回家。一定是拋不掉他的新娘子。今天這般困倦。昨夜的牀蓆工夫。當然告了一個「鞠躬盡瘁」。人生娶了妻室。是圖長久之計。何必在這一夜功夫。多費許多精力。這一天。林老夫子見他疲乏。便寬免他在燈下讀書。許他早寢。王天豹如得了皇恩大赦。晚飯才罷。王喜送臉水給大爺洗臉。天豹已似黃牛歎氣般的在牀上打鼾了。林老夫子搖了搖頭兒。歎一聲「孺子不可教也」。來日本非作課的日子。林老夫子偏教他多做一篇文章。題目叫做「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而且沈着臉兒。講這幾句的題旨。說什麼少年是有爲之身。怎能在血氣未定的時候。在色字上面。耗費去多少的精力。聖人提出這一戒。實在是對症良藥。凡做少年的合該敬而聽之。須知「血氣未定」。這四個字。少年人更須注意。爲着血氣未定。所以在色字上面。便覺得把握不住。全不理會着「適可而止」的節制辦法。色字上多一分消耗。精神上便減一分振作。以致日間讀書。便要睡思沈沈了。吃晚飯完畢。面都沒有洗。便倒在牀

上。連連的打鼾了。你作文時。須得現身說法。下一番自己針砭的工夫。王天豹聽罷。暗暗的喊一聲苦也。他想。昨夜回家的本意。當然要去敘敘歡娛。誰知爲了人妖問題。整整的鬧了一夜。上半夜是捉妖。下半夜是審妖。又加着出門訪妹。半途折回。陪着妹子談話。送着妹子上轎。六月裏天氣。夜間本來是很短的。經這種種的消磨。大好佳期。完全錯去。老夫子還要不諒。冤枉我色慾過度。又不好把昨夜的事。向他聲明。這啞苦只好吃到底了。只爲林老夫子是他妻黨長親。天豹爲着妻子分上。對於林老夫子是很嚴憚的。幸而他有這怕懼。所以這一科的秋試。雖然報罷。待到下一科。居然被他高中了一名經魁。這便是「師嚴道尊」的效驗啊。光陰忽忽。又過了十天。王天豹方才回轉家中。這一夜的「妻子好合」。當然無問題了。睡到半夜。柳春陽忽的想起一件事。便問丈太。你妹妹究竟有什麼祕密。爲什麼那一天婆婆談起大脚小腳的話。他和周解元都有此羞窘的模樣。後來六月二十四日這一夜。你又說什麼復仇不復

仇。經這一問。王天豹便不能把自己看燈搶親這一頁書。隱瞞到底了。只得從頭至尾。在鴛鴦枕上演講這一章趣史。柳春陽聞所未聞。當然笑個不停。丫環們聽得少奶奶笑了幾陣。又纏差了隔壁帳。累他們反來覆去的睡不着。明天起身。夫婦梳洗等事一切完畢以後。同到壽康堂上去請早安。王太夫人道及余美容余美姿二人都已薙度爲僧。一個法名悟因。一個法名悟本。居然潛心學佛。不萌他想。再者。又有一樁天理昭彰的事。錢塘江上浮來一個屍首。由善堂撩起收斂。發現着胸藏的絕命書。自稱是余天福。因爲機謀失敗。罪惡昭彰。無意偷生人世。在錢塘江中尋個歸宿。天豹聽了。頻頻嗟歎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果然不出妹子所料也。編書的附帶聲明。這明朝奇聞的人妖案。正德年間有那桑沖餘孽。在蘇杭一帶活動。幸而有唐子畏感化於前。王秀英消弭於後。總算無形撲滅。不致釀成了成化年間一般大獄。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妖的事實發生了。本書五十二回。老祝在興寧縣。接到周文賓的書信。書中

所說的蘇州唐宅來一狂童。杭州也有同樣的事實發生。便是指着余美顏的事實。書中又說去年一索得男。是素琴生的。取名叫做紹瑩。并問枝山。可知紹瑩二字作何解釋。枝山遠在廣東。怎知文賓兒子取名的緣故。但是編書的沒有不知道的。素琴在春間有孕。十月分娩。分娩的一夜。王秀英在自己房裏忽得一夢。夢見那吳郡女子崔瑩。自言吾和姊姊生死雖異。精神相通。你便是我。我便是你。今夜你添了兒子。便是我崔素瓊添了兒子。說時。張着兩手。把秀英緊緊抱住。秀英很覺詫異。正待掙扎。忽的崔瑩的身體。和自己合而爲一。忙在着衣鏡中看一看本來的面目。自己不是王秀英而是崔素瓊了。正在驚訝。忽的周文賓笑得進來道。好了好了。我們有了添丁之喜了。但是仔細看時。進來的又不是周文賓而是蘇州才子張夢晉。猛地裏一片聲音。驚醒了秀英的好夢。原來是房門外丫頭報喜。說姨奶奶添着狀元官官。秀英連忙推醒了文賓。披衣下牀。開了房門。同到姨奶奶素琴房中來看視。一聽啼聲。已知俊物。且又

眉目清秀。不愧周代寧馨兒。後來準備題名。秀英便講起那夜的奇夢。這個孩子。夢裏的崔瑩既稱是他的孩子。何不便取紹瑩兩字爲名。文賓聽了。非常贊成。這就是小周郎喚做紹瑩的意思。其時唐祝文周四解元。都有了小四傑。唐寅不會生兒。卻把姪兒玉麒作爲兒子。小四傑中。惟有唐玉麒居長。其次便是枝山的兒子祝續。祝天生。和祝續同年的便是文徵明的兒子文彭。文壽承。最小的便是周文賓的兒子周紹瑩。周文賓寫信到廣東的時候。周紹瑩兩歲了。文壽承四歲了。祝天生四歲了。唐玉麒七歲了。自來名父。必生名子。聰明當然有遺傳性的。所以七齡的唐玉麒。會把唐伯虎和周仲熊做對偶。四齡的祝天生。會得調侃老祝。說他嘴上的皮膚獨嫩。四歲的文壽承。會得認識小篆。兩歲的周紹瑩。會得認識千字文。「雛鳳清於老鳳聲。」將來小四傑的風流佳話。當然勝過前人。這是小四傑傳中的話。不在本書範圍以內。按下不提。且說祝枝山就任興寧縣以來。頌聲載道。本地人稱頌這位祝青天。說他是五百年來

未有的好官。枝山看看滿任。準備還鄉。誰知地方上的紳衿。早已具了公稟。在大憲衙門中呈遞。稱頌這位祝青天的種種政績。無論如何不能奪我使君。大憲見祝縣令這般的大得民心。便把他留任三載。以慰民望。人民是滿意了。渴望歸鄉的祝枝山。經這一留。不禁大大的失望。再三向上司辭職。上司總說上司的話。不是「該縣令民望所屬。毋得固辭。」定是「該縣令勉爲其難。有厚望焉。」祝枝山沒奈何。只好在興寧縣多做幾年知縣。多審幾件滑稽案。多吃幾頓蛇肉。多喚幾聲祝青天。幸而第二任沒有做滿。只做了兩年有餘。爲他官聲很好。榮陞南直隸應天府通判。這便遂了他的志願。他本是江南人。好在回到江南去做官。通判的職位。僅比縣令略高。但是應天府龍蟠虎踞。昔日太祖高皇帝奠鼎之區。氣象自是不凡。做了通判。便可號稱京兆。所以祝枝山又稱祝京兆。這是他做了通判以後的榮稱。興寧縣的紳衿。知道好官將去。當然又要臥轍攀轅。表示挽留的誠意。一方面聯名公稟。到省裏去挽留。但是批示下

來。卻碰了大大的釘子。略說。「官吏升調。非士民所得干預。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特斥不准。」大家見這批判。也只好歎了一口氣。挽留既然不遂。也只好待到枝山離任這一天。道路所經。都設着香案。歡送祝京兆榮歸。枝山回去的時候。兩袖清風。依然蕭條行李。但是多了數十對德政牌。數十頂萬民傘。以及其他紀念清官的書畫對聯。餞別清官的詩詞歌賦。到任時這幾個人。回去時也是這幾個人。不過多了一個牙牙學語的男孩子。這孩子便是小祝僮。是祝僮和錦葵的結晶品。所有受過祝青天恩惠的士民。都是衣冠濟濟的手執長香。夾着祝京兆的官舫。在兩面岸上送行。枝山好幾次遣發祝僮上岸。請他們各自回家。不勞遠送。衆人聽了。十停中只去了五停。還有五停。依舊在岸上步送。看看天色向晚了。官舫也要泊岸。枝山自上船頭。向衆士民連連拱手。請他們各自歸家。不勞再送。衆士民雖然散去了。但是到了明天開船。岸上恭送行旌的士民。五停之中。還留着三停。枝山怎能心安呢。到了午刻。又遣祝僮上岸去。

道謝。力請他們回家。於是三停去了兩停。只存着一停。待到晚間泊舟。枝山又上船頭。向他們慰勞一番。把他們都勸散了。以爲來日開舟。便沒有士民相送了。誰知明日啓行時。岸上執香相送的。還有一位身穿儒服的秀才先生。這秀才。便是滑稽控案中的馮二獸子馮國俊。爲着獸頭獸腦。才鬧出什麼糞狗屎培植蘭花。三才氣嚇壞婆子的笑話。自經祝青天喚醒癡呆。又監督他按期作文。遇有不妥之處。替他點鐵成金。每隔若干天。枝山又常到他家中去察訪。所以專鬧笑話的家庭。從此以後。都上了軌道。既無口角之聲。時有絃誦之響。到了後來。馮二獸子便成了馮二秀才。科舉時代的社會。對於秀才。都有相當的尊重。加着馮二秀才的獸氣。又好了許多。鄰里們誰都不敢再喚他一聲馮二獸子了。馮二秀才飲水思源。便歸功於這位祝青天。若沒有祝青天。他只好一輩子的糞狗屎。吹三才簫。一輩子的受人欺侮受人播弄了。所以他聽得祝青天挽留不住。足足的痛哭了三天。待到清官動身。他無論如何。總得步行。

相送清官。出了廣東省的境界。才肯回去。他一天天的執香恭送。無論祝僮怎樣的勸阻。枝山怎樣的慰勞。總不能遏止他的一片至誠心。直待到了廣東的邊境。馮二秀才方才依依不捨的揮淚而別。且說枝山離任的時候。不是便赴新任。他已呈明上官。請了三個月掃墓的假。待到假期滿後。才赴南京去上任。所以枝山到了蘇州。尙有三個月的勾留。蘇州人的口頭。往往輕薄的居多。聽說祝枝山做了兩任廣東的知縣。廣東是富饒的地方。老祝又是敲竹槓的好手。以爲這一次滿載而歸。大小箱籠物件。正不知要平添着幾許。老祝又是個色中餓鬼。料想所娶的廣東姨太太。不是十二金釵。定是兩行紅粉。誰料老祝上岸的時候。去時帶着一妻一子。回來時也只是帶着一妻一子。金釵沒有。紅粉渺然。人家只說人家的話。不肯恭維老祝。說他是愛惜官聲。只說這是雲裏觀音監督的緊。不許丈夫貪戀女色。所以他不曾納妾。枝山夫婦和祝續都進了牆門。接着便是箱籠物件。扛抬入府。衆人才覺得奇怪。只爲箱籠稀少。物件

不多。而且都是舊箱籠和舊物件。並沒有什麼新製的箱籠物件。可見枝山作官回來。並不是滿載而歸。誰料箱籠物件抬進牆門以後。接着有十多扛的東西。杭育杭育的從護龍街經過。上面多貼着興寧縣的封條。一時物議紛紛。都說祝枝山既入寶山。究竟不肯空手而歸。這十多扛的東西。他出門時是沒有帶去的。大概都是些民脂民膏了。但是看來又不像。繩網索幫。都是粗笨的東西。有些好像是木板。有些好像是竹竿。隨後幾隻大號板箱。都是很沉重的。衆人以爲這裏面定是民脂民膏了。大概老祝刮地皮。一定細大不捐。值錢的裝入板箱裏面。不值錢的竹竿木板。他也不肯放棄。須得帶回來晾晾衣裳鋪鋪地板。也是好的。誰知枝山已聽得他們的紛紛議論。故意的把這十幾扛的東西。一齊歇在門前的空場上面。枝山又吩咐須得一一的解開包紮。打開板箱。逐件的配置完畢。送入裏面。只這一聲吩咐。遂把這些肆口輕薄的人。一一都看得呆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王秀英痛罵黨魁。不減禰正平漁陽三搥。爽快極矣。所難堪者。一掀被頭討屁臭。之周二爺耳。明明道着下官。雖欲不屈服。又安得不屈服耶。

本書結束在卽。卻不肯草草表過。偏有餘暇。寫到林老夫子之諄諄訓徒。使人忍俊不禁。王老虎。王老虎。汝亦有受枉受冤之日耶。

續四傑傳之後半部。以祝枝山作縣令爲線索。一段杭州書。係周文賓信。中道及蘇州來一狂童。既入子畏之室。又至禮部之門。作者借此機會。因補述余美顏赴杭一段趣事。既已交代清楚。依舊歸到身作宰官之祝枝山。行文章法。一絲不紊。

蘇州名賢祝枝山。才子而兼循吏者也。三笑因緣中將枝山說得惡極無賴。幾使三百年來。希哲抱不白之冤。作者於續四傑傳。爲之竭力洗刷。老祝有知。亦當稱快於地下。

吳兒輕薄。往往不肯成人之美。十餘扛之循吏保證物。衆人乃以贓私目之。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矣。枝山於是乎有解開包紮打開板箱之舉。快人快事。是足以箝吳兒之口矣。

人 鑑
原 塔
著 道

書 出 版 二

整 許
理 蘆
父

八仙得道傳

集中古今軼聞 詳述民間故事

歷叙八仙得道前後經過：及種種困苦情形

可抵二十部武俠小說 有八百餘件歷代祕史

呂純陽如何得道？ 如何三戲白牡丹？ 如何被狗咬？ 如何背寶劍？

鐵拐李如何得道？ 如何會變醜乞丐？ 如何救孝子？ 如何護田螺？

韓湘子如何得道？ 如何到闕關救叔？ 如何施甘霖？ 如何除惡蛟？

何仙姑如何得道？ 如何搭救呂純陽？ 如何受磨折？ 如何殺淫婦？

尚有其他一切神仙及與神仙有連帶關係的故事 如

孟姜女前世何人？ 如何匹配萬喜良？ 如何受摧殘？ 如何變銀魚？

東方朔如何偷桃？ 如何頭落再生頭？ 如何殺龜精？ 如何尸行路？

張天師如何治鬼？ 如何得住龍虎山？ 如何被鬼迷？ 如何放妖魔？

海龍王如何出身？ 二龍因何而搶珠？ 如何鬧天宮？ 如何受譴責？

以上種種故事，雖說三頭二年，亦不能說完全書

請看本書 便知其中曲折情形

全書八册二十萬言 購書一部贈了雲先
裝一錦盒實價七元 特價四元 彩色八仙立軸一幅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售出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第六十四回 皓月映三潭銀蟾光滿 童年誇四傑雛鳳聲清

祝枝山這一番載譽回來。便是蘇州人不說輕薄話。他也得把帶回家中的一切清官保證品。給他們見識見識。何況一路行來。旁人都是沸沸揚揚的議論着。老祝發財回來。究竟發財不發財。一事實最雄辯。一須解開包袱。打開板箱。不由的把衆人都看得呆了。板箱裏藏着的竟是二十四頂萬民傘。三十六面萬民旗。繡的金碧輝煌。都是興寧縣的士民具名。傘上四個大字。不是「民之父母」。一定是「萬家生佛」。其他包袱的傘骨旗竿。也都取了出來。傘骨上套着寶蓋。旗竿上穿着旗幟。一起起擎的擎。一對對搨的搨。直把轎廳大廳上放的密密層層。旗傘送入府中後。又把包袱的德政匾德政牌一一打開。一一扛入府中。他做官六年。取回的只有這子民愛戴的紀念品。其他便是兩袖清風了。自古道。「舌頭是扁的」。說好說壞。都在這三寸舌上。有了事實做雄辯。衆人再敢說壞他麼。一切譏評的聲音。都已化做頌揚了。明朝年間的官吏。博

得人民愛戴。送旗送傘。這是很不容易的事。儘有做了一輩子的父母官。回來的時候。除卻豐厚的官囊以外。休想博得一旗一傘。一匾一額。現在祝枝山。有了這許多清官的保證品。立時變換了輿論。無論茶坊酒肆。都在宣傳祝大爺做了清官。而且祝大爺的清官。比着威靈顯赫的城隍老爺還得公正十倍。城隍老爺雖然公正。但是逢到老爺出廟賽會的時候。所有的萬民旗傘。不過五六件罷了。現在祝大爺府中的旗傘匾額。比着城隍廟裏多了十倍。這不是祝大爺的公正。勝過了城隍老爺麼。經着衆人的義務宣傳。又經着祝僮在外面演講大爺的德政。聽得衆人都是笑逐顏開。以爲蘇州出了這一位祝大爺。竟有這般的官聲。簡直替蘇州人掙得許多面子。從此以後。大家對於祝大爺。須得存一個恭敬之心。萬萬不可罵他一聲洞裏赤練蛇。說也希奇。自從祝枝山載譽回來以後。無論識與不識。談到祝枝山。不說祝大爺。定說祝先生。這洞裏赤練蛇的名稱。竟是無形取消。可見「止謗莫如自修。」祝枝山賭一口氣。做

了兩任的好官。人人頌揚都不暇。怎敢再去毀謗他呢。枝山回來以後。照例行客訪坐客。先到親友家中。一一暢敘離情。後來親友們都替他接風。一時竟有些應接不暇。唐家九位娘娘也是很殷勤的替祝大娘娘母子接風。席設在丹桂軒中。這時候正是金粟盛開的時候。並列着兩席酒。一席是祝大娘娘。文大娘娘。文二娘娘。祝天生官官。文壽承官官。下面相陪的。便是大娘娘陸昭容和唐玉麒官官。另一席是二娘娘羅秀英。直至九娘娘華秋香。一共坐了八位。六年不見。祝大娘娘當然略加蒼老。但是祝大娘娘看那衆人。除卻文二娘娘李壽姑似乎比初見時清減了一些。其他諸位娘娘都和六年前不相上下。祝大娘娘暗暗思量。畢竟不會生育過的婦人。易有駐顏之術。可以延長他們的青春美麗。在座諸位娘娘。只有李壽姑生過兒子。便是今日同席的文壽承官官。最奇怪的。唐家九美。誰都沒有生過兒子。假使唐玉麒不做繼承人。唐家叔叔不是缺乏了後人麼。又見席上只有文徵明的大娘二娘。而沒有三娘娘柳兒。

便問杜月芳道。三娘娘呢。杜月芳道。他捨不得離開小孩。所以不會到來。祝大娘娘笑道。畢竟府上的福分最大。有了兩位官官。原來文徵明生有兩子。一子是李壽姑所生的。便從壽姑的壽字上面取名號。單名一個彭字。是壽高彭祖的意思。所以取號叫做壽承。一子是柳兒生的。生的時候。文徵明恰從嘉興回來。單名一個嘉字。今年只有兩歲。尙沒有取得表字。這文姓兩雄。都是藝苑中的有名人物。文彭到了後來。由貢生廷試第一。官至國子博士。別號喚做三橋。非但工於吟詠。而且書畫都好。尤其是篆刻。凡是文三橋所刻的圖章。在藝苑中是很有價值的。評論家說。鄭虔有三絕。文彭卻有四絕。就是說他在詩書畫三絕以外。又有篆刻的一絕。文嘉到了後來。能詩善書。別號叫做文水。也能傳授他的家學。文徵明又是身享大年。壽至九旬。在四傑中間。確乎是文姓的福分最大。況且天啓年間的狀元宰相文震孟。又是文姓的賢孫。可見祝大娘娘隨口所說的一句「畢竟府上的福分最大。」真個成爲佳讖了。飲酒的時候。

衆人問及興寧的政績。祝大娘娘談到馮二猷子。博得全席大笑。後來說到馮二猷子受了感化。居然考取秀才。變換了性質。九娘娘華秋香歎道。可見天下無不可感化的人。便是東亭鎮相府中的兩位公子。現在也都考取科名。身列仕版。變換了猷頭猷腦的性質。相府中人都說。這是唐解元感化之功。杜月芳聽得感化兩字。也記起了一件事。便道。拙夫在上年被召進京。在翰林院中當差。除卻供奉內廷的書畫以外。所有一切勢要人物。誰都要向拙夫索取書畫。要是客氣一些。倒也罷了。無奈權門中人。都有一副頤指氣使的態度。尤其是佞臣江彬。把拙夫當做尋常的畫師看待。遣人傳喚到他府第中替他的姬妾描容。拙夫託病不去。他便大怒。要把拙夫置於死地。探得拙夫在京師時曾作「思歸詩」十餘首。詩中未免有些牢騷的意思。江彬便要興起文字之獄。以爲拙夫訕謗朝廷。大逆不道。便要假傳聖旨。把拙夫革職下獄。幸而江彬府中延請的一位西席先生徐翰林。再三央求。甚至向着東家跪地泣告。才把這事

挽回了。拙夫後來得知消息。便即乞病回南。從此以後。再也不敢向仕途中涉足了。陸昭容道。這件事。曾聽得文家叔叔談起的。但是這位徐翰林。爲什麼肯替叔叔這般的出力。卻沒有聽得叔叔說起。杜月芳道。我也在三天以內。才聽得拙夫談起這事的前因後果。原來拙夫種下的善因。還在五年以前。記得有一次揚州鹽商方和甫在閩門外花步別墅宴客。拙夫也在被邀之列。卜晝以後。兼以卜夜。席間有一位翩翩少年。應對如流。行令非常敏捷。大家刮目欣賞。是夜主人留賓住宿。主人爲着欽佩拙夫。特把全席紋銀酒器。置於拙夫住宿的房中。以備明日奉贈。拙夫心知其意。預備到了明天。一一原璧歸趙。誰知到了夜間。拙夫睡在牀上。隔着蚊帳。眼見那同席少年躡步入房。偷去一壺一碗。拙夫假作不見。只怕聲張以後。那少年置身無地。待到那少年偷了東西。回到自己房中。拙夫才隔着板壁。吟詩一首。以寓規勸之意。到了來天。拙夫託言賞識銀器。借去兩壺兩碗。過了幾天。便來奉璧。實則拙夫只取得一壺一碗。悄悄

地付與銀樓。催促他們照樣的趕造一壺一碗。情願優給工價。比及造好以後。拙夫帶着兩壺兩碗。特地訪問方和甫。算是自己歸還的。方和甫道。區區東西。奉贈與先生便是了。但是拙夫堅執不允。定要原璧歸趙。這麼一下子。拙夫既保全了少年的名譽。又不損礙着自己的清操。忽忽五六年。也就不記掛在心上了。誰知援救拙夫的新科翰林徐某。便是當年在花步別墅偷銀器的少年。陸昭容歎道。談起感化。感化的事很多咧。拙夫也曾感化過一個人。這人受了感化以後。現在杭州周府上好好的做乾女婿了。這事說來話長。過了一天再講與祝大嫂聽吧。這一天的接風酒。總算盡歡而散。住在杭州的周文賓知道老祝回來了。便遣着專差送信給老祝。請他到杭州來遊玩。一者。敘敘多年的契闊。二者。告訴他兒子取名的原由。三者。講這狂童混迹蘇杭的趣事。四者。聽聽興寧作令的政績。五者。果然政績不錯。便肯輸給他一筆東道金。後面還附着一個條件。假使不肯赴杭。這筆東道金。只好在見面時補送。老祝暗想不妙。

這番不到杭州。忽忽三月假滿。自己便要上去應天通判的任。周老二該輸的東道。便沒有機會向他索取了。當卽寫了回信。應許到杭州去敘會。枝山應允以後。那人又取出一封書信。是王秀英寫給祝大娘娘的。請他偕同祝大伯攜帶令郎一同到杭州去小住。祝大娘娘感受他的盛意。也便寫信應許了。枝山夫婦遣發來人去後。那送書人又到桃花隴唐府。天庫前文府。分別投書。都是請他們在中秋以前挈帶眷屬惠臨杭州。以便唐祝文周的盛會。從蘇州推廣到杭州。唐府中不能全家赴杭。唐寅父子偕同九娘娘華秋香。應允赴約。文府中也是一例。唐徵明父子偕同大娘杜月芳。應允赴約。送書人帶了回書。自到杭州清和坊去覆命。且說周文賓夫婦徧讀了各人的回書。不禁欣喜欲狂。爲什麼這般的大喜呢。只爲這一次的盛會。有三種難逢難遇。第一種。唐祝文周四人聚會。總在蘇州。而不在杭州。未免虎阜生輝。西湖減色。這一次江南四傑。都在杭州相會了。第二種。杜月芳王秀英華秋香。號稱桃隴三結義。只爲蘇杭

睽隔。三姊妹不能夠時時會面。便是會面。也只有王秀英到蘇州去和他們相會。卻不曾杜華二人同時赴杭。和王秀英相會。這一次。桃隲三結義圖中的人物。都在湖上遨遊。當然可以添入西湖佳話中了。第三種。唐祝文周四傑同集湖上。已是難得的機會。何況四傑以外。又有隨帶而來的四小傑。論到年齡。恰又次序不紊。唐玉麒十歲居長。其次祝天生七歲。文壽承七歲。周紹瑩五歲。唐祝文周四傑以外。又有唐祝文周四小傑。這般的盛會。簡直是難逢難遇的盛會了。好在禮部府中房屋很寬。唐祝文三姓宅眷。前來小住。恰是綽綽有餘。周老太太也是生性愛客的。他只在桃隲三結義圖中認識杜月芳華秋香的嬌容。任憑畫裏喚真真。總不及親見其人的好。好在不多幾日。這兩位美人兒。要來覲面相逢了。周老太太摩挲着老眼。只盼着嘉賓早早光臨。還有夫婦兩人。也在房裏竊竊私議。男的道。不多幾天中。桃隲三結義圖中的人物。都要在這裏聚會了。這三姊妹。宛比是金殿鼎甲。華是狀元。王是榜眼。杜是探花。三鼎甲

中。我只不會和探花會面。以爲憾事。現在可以無憾了。女的道。可惜你是個男子。你若是女子。和他們站在一起。也夠得上一名金殿傳臚。男的道。可惜你脚大。假如我的一雙金蓮。可以和你交換。這名傳臚。或者可以被你奪取到手。這說話的夫婦倆。聽他們的口音。便知道是小脚丈夫。余美顏。大脚妻房翠兒了。按下閑文。且說中秋的前一日。唐祝文三家的男女一行人衆。都已到了清和坊禮部府中。一切熱鬧情形。不須細表。唐祝文周四才子會面。當然有四才子的談話。四家閨眷會面。又有唐祝文周四家閨眷的談話。唐玉麒祝天生文壽承周紹瑩四位小傑聚在一處。大的十齡小的五齡。居然也都說得投機。小朋友自有小朋友的談論。編書的不能三管齊下。寫了一處。不免拋卻兩處。且說唐祝文周宴會的所在。便在水園中的舫齋裏面。彼此各敘舊情。編書的不加贅敘。總而言之。他們所欲說的話。都在席上說過了。祝枝山既知道蘇杭二處鬧的人妖案。又知道周公子取名紹瑩。原來爲着崔瑩入夢。要不是周文賓說

破情形。任憑枝山猜測。也不會猜破。周文賓又問起枝山的政績。枝山講的文賓未能深信。幸而唐子畏文徵明都肯作證。只爲他們眼見祝枝山帶回來的清官保證品。這是不能僞爲的。而且蘇州的輿論也變化了。談到枝山。大家都有相當的敬意。二兄所賭的東道。這一番是輸定了。枝山掀髯笑道。你說我三關難過。把我當做寧波人。以爲我一定犯關的了。誰知我祝青天。一關都不犯。五百兩東道。快快拿來。文賓笑道。東道金當然是我輸的了。但是你不要自誇祝青天。須知周青天。並不在祝青天之下。枝山道。老二胡鬧。你又不曾做官。怎好自稱周青天。文賓道。若沒有我周青天。怎會有你祝青天。只爲六年前替你餞行。你受了我的感化。才肯立志去做好官。若沒有我周青天。便沒有你祝青天了。只爲祝青天是被周青天激出來的。唐寅笑道。他是祝青天。你合配稱周藍天。豈不聞青出於藍麼。說話的時候。有一個孃孃婷婷的少年書生。在門口舒頭探腦。唐寅覺得面熟。便問文賓道。這人是誰。文賓道。子畏兄如何健忘呢。

這便是受你感化的余美顏啊。在這當兒。余美顏便即走進舫齋。向着子畏叩謝感化之恩。慌得子畏扶起不迭。又把他獎勉了一番。說他勇於改過。不辜負了本人一番相救之意。又問了幾句近狀。余美顏很恭敬的回答了。方才退出。枝山帶來的祝僮。他到了禮部府。宛比到了丈母家。他挈着錦葵同來。錦葵帶着孩子同來。周大娘娘隨見自己身邊的丫環。嫁得如意郎君。又生了兒子。當然特別優待。不在話下。這一天。賓主盡歡的過去了。到了明天。便備着大號畫舫。同遊西湖。這真叫做空前的大會。只爲正續四傑傳一百六十四回裏面的主要人物。都在西湖畫舫以內。已是難逢難遇的盛事。非但如此。便是將來小四傑傳中的主要人物。也都在這畫舫裏面。這隻畫舫。可稱爲「西子湖中小說船」了。他們徘徊了竟日。還有餘勇可買。便停舟湖心的三潭印月地方。各在湖心亭中。開宴賞月。這三潭印月的風景。很是不凡。昔人有詩爲證。

漲玉周遭淡欲無。三潭深處一亭孤。疏鐘度水寺邊寺。野艇依林湖外湖。日

落雲容渾自懶。春殘病骨未全蘇。開尊不用邀明月。已探驪龍領下珠。

可見三潭印月的風景。佔着全湖之勝。不在月夜。已可探驪得珠。何況更在中秋月夜。周文賓吩咐把船中備着的船菜。移到湖心亭中。一共三席。三席之中分男席女席童席。男席中坐的唐子畏。祝枝山。文徵明。周文賓。四傑。女席中坐的祝大娘娘。杜月芳。華秋香。王秀英。四美。童席中坐的唐玉麒。祝天生。文壽承。周紹瑩。小四傑。其時的湖心亭恰是新經修理。周文賓曾經捐募鉅金。所以今天宴客。可以拒絕遊人。亭中掛着十多盞五色明燈。燈光月色之中。坐着這十二位優秀人物。花好月圓人壽三者兼備。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美俱全。其時當空掛着一個水晶球也似的明月。三潭裏面。光彩萬道。無怪三潭印月。算得西湖十景之一啊。三席設於一亭。可以互相談話。互相應答。祝枝山歎道。今夜西湖。可稱爲天上人間。古往今來。難逢難遇的西湖。我們唐祝文周四家。家家都是圓滿的家庭。我們唐祝文周四人。人人都是圓滿的人物。今夜又是三

五月圓的中秋良夜。人和月。月和家庭。三者都是一般的圓滿。況且又設席在湖心亭中。周圍四望。都是圓滿的西湖。我們今夜的席上。無論男席女席童席。大家都要在圓杯子裏面。滿滿的斟着一杯酒。對着圓滿的明月。喝一杯圓滿的酒。枝山一言之下。衆人完全贊成。好在三席上面的酒杯。也分着三種階級。男席用大杯。女席用中杯。童席用小杯。所以衆人都是高舉着酒杯。毫不勉強的一飲而盡。於是各人自由談話。娓娓不休。男席女席上。固然是有說有談。最奇怪的童席上的小四傑。也是談笑不休。只爲童席上的談笑聲喧。男席和女席不約而同的停了談話。要聽聽他們小朋友談的是什麼童話。但聽得文壽承問着周紹瑩道。瑩弟弟。你可知道空中明明是月圓。爲什麼人家逢到月圓的時節。卻叫做月半呢。又聽得周紹瑩應聲回答道。宛比是天上明明的一個日頭。人家卻把所過的日子。叫做日脚。這般的回答。博得男席女席上面。一時贊聲不絕。祝枝山忽然想着文賓信中說起。唐玉麒有善於對仗的天才。便道。

唐賢姪。我有一個上聯在此。你且對來。

天上月圓。人間月半。

文徵明笑道。老祝。你的上聯太……太字以下的字。還沒有說出。大約是一個難字。但是唐玉麒並不爲難的答道。小姪對就了。

昨宵年尾。今日年頭。

枝山道。對得好。口彩也好。這是大年初一回憶除夕的話。何等堂皇冠冕。玉麒道。小姪不過一時觸機。恰才瑩弟弟說了日頭日脚。小姪才想到年頭年尾。文賓道。今日良會。既是難得。你們小弟兄不妨彼此說說笑話。以助興趣。玉麒道。取笑之詞。易於挖苦。只怕得罪了父執。枝山笑道。挖苦何妨。便是罵我赤練蛇。我也不怒。玉麒笑向天生說道。我。和。你。想。一。個。笑。話。挖。苦。這。位。壽。承。弟。弟。可。好。天生點頭贊成。於是唐祝二小傑見文壽承穿了一件綠色的海青。便從綠衣上生發。彼此咬了一回的耳朵。居然想就了。天生要玉麒說。玉麒道。我不說。你

說。天生道。好在爹爹說過。挖苦父執是不妨的。我說。有一個馱子。遊了西湖回來。人家問他西湖的景緻。他都忘卻了。只記得岳坟和蘇小坟。但是忘卻坟的名稱。只記得一個坟是大的。一個坟是小的。便道。我在西湖上面。只見那方方正正的是大坟。身上綠油油的是小坟。枝山道。小子放肆。你得罪文家二叔了。徵明笑道。說說笑笑。有什麼得罪呢。文壽承怎肯示弱。便道。我也來說一個笑話。有一個挑糖粥擔的。生了兩個兒子。央託人家提一個名字。人家替他取了小糖小粥爲名。大兒子喚做小糖。小兒子喚做小粥。有一天。那挑糖粥擔的。把擔兒歇在道旁。自己要去上廁所。吩咐兩個兒子。代爲看守。誰知兩個兒子。並不看守。卻到別處去游玩。以致糖粥擔被馬匹撞倒。損失很大。挑糖粥擔的見了憤憤。便喚兩個兒子來質問。他們彼此推諉。不肯認過。其父怒道。你們都不是個東西。待我先打小糖。後打小粥。杜月芳聽了。申斥道。壽承太沒規矩了。枝山笑道。言明在先。彼此打趣。有什麼要緊呢。我看這四個小輩。將來的風流佳

話。一定可以超出我輩之上。又可以造就許多小說材料呢。說話時。一陣涼風。送來湖中游艇上的一曲豔歌。唱的是

忘不了對攏雙袖。忘不了佳期月下偷。忘不了柳遮花映黃昏後。忘不了羅帳綢繆。忘不了紗窗風雨清明候。忘不了多病心情懶下樓。

枝山撫掌道。久不聞這嫋嫋餘音的榜歌了。子畏。你是個中人。比着追舟時所唱的歌曲何如。於是琅琅的吟着一首七律道。

桂花香裏月當頭。爲看冰輪集舊遊。一夕皎然如白晝。十年無此好中秋。笙歌宛轉聞鄰舫。烟樹參差倚畫樓。自是太平真景象。家庭圓滿幾生修。

這一部續四傑傳。便在家庭圓滿聲中。告一個圓滿功德了。列位看官。如有餘戀。將來編一部小四傑傳。和列位再行相見吧。

滄浪生曰。凡作長篇小說。往往至結束一回。不能博得讀者好感。其缺點有二。不是草率完篇。卽是凌雜無序。而正續四傑傳則適與此相反。正集百回

告終。而讀者之興趣。猶有餘戀也。於是要求作者成績集續集六十四回告終。而讀者之興趣。未必因此而終止。他日要求作小四傑傳之書信。又將來如雪片矣。

此篇從唐祝文三家闡眷口中。提出感化二字。感化者本書之要旨也。試從全傳六十四回中作精確之研究。其事萬殊。一言以蔽之。感化而已矣。

昔人云。「歡愉之詞難工。」其實不然。但觀正續四傑一百六十四回。純寫樂觀文章。正所謂歡愉之詞也。而一般讀者。手執一編。咸恐讀之易盡。然則歡愉之詞。又安見其不能工也。余謂小說之工不工。在乎藝術何如耳。藝術佳矣。卽歡愉之詞。亦覺其動人。藝術不佳。卽寫哀怨文章。亦不能邀讀者之一顧也。

枝山圓滿頌詞。可以代表唐祝文周四姓之家庭。亦可以代表正續四傑傳一百六十四回之文字。

續集始於唐寅之踏莎行詞。終於祝枝山之七律詩。唐詞以一愁字掀起無限風波。祝詩以圓滿二字。結束如許巨帙。如此結束。正有一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之妙。

著亞枕徐

亞

枕

墨

浪

初集
續集
三集
四集

每集定價大洋一元六折

本書為徐亞枕先生心血之結晶。內容豐富。有小說詩歌筆記。諧作等等。共計不下百萬餘言。可稱徐君個人之小雜誌。其中哀感頑豔。嬉笑怒罵。莊諧齊備。百體雜陳。一卷在手。百讀不厭。徐君不事著述者。約已十年。此為僅存之碩果。尤屬可貴。愛讀徐君之作者。不可忽略。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出版

四傑傳續集

全六冊

▲定價大洋六元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著者 程瞻廬

發行人 樊劍剛

印刷者 大眾書局

出版者 大眾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大眾書局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5249B



上海舊書店

第 6 册
售價 1.50

~~1615572~~